

普璞 著

——罪之法則

# 恐怖七宗罪



## 序 罪之源

在这虚无黑暗的世界里，什么也听不见。

没有你们，最浅的伤口也无法在我的胸口愈合。

你们为什么走了？为什么会喜欢人类？

“罪”曾是我们共同的名字，被神一分为七。

你们都走了，一去不回，只留下我在这里接受你们的背叛。

人类的灵魂就如一张孤独的纸，上面写满了字，也包括了我们的名字：饕餮，淫欲，贪婪，愤怒，嫉妒，懒惰和傲慢。

你们说那里才是乐土，去了就再也不会寂寞。

可能这是事实，但你们承诺过一定会回来的，忘了么？

是人类的欲望让你们迷失至此么？

不管怎样，我还想再看你们一眼。

你们曾说他们的举止就是灵魂的镜子，从中可以映射出无形的我们。

可是你们错了。

人类的灵魂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那映出的不是你们，而是一个个被污染过的混浊的茧。没有谁的灵魂只有单一的罪，没有谁的罪清澈而·明了。

所以请伟大的神原谅我做这个实验。

我要找齐七个人，在他们的灵魂上分别再添加七宗罪。添加的罪会驻入他们的灵魂深处，与本有的心融为一体，他们的举止会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本身才是你们真正的模样，是这世界的罪之本源。

我必须得提醒那些被我选中的人类，有罪必有罚，厄运将伴随不幸的你们。你们会随着我写下的罪来到此处，这比死亡还恐怖的国度。这里是你们命运的终点，也是你们命运之永恒。你们将永远陪伴我，经历远比地狱还残忍的苦痛。除非在此之前能念出我写下的字，那罪的名字，以你们的灵魂。

可是我怀疑这点，你们也和我一样，面对镜子也看不清自己的灵魂，分不清有多少罪。

你们无从知晓我写下了什么。注定无法救赎。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张千疮百孔的，你们最希望完成的虚伪面具。

# 目录

第一章 饕餮密室 .....	1
第二章 束缚 .....	22
第三章 罪之法则 .....	44
第四章 BUG .....	62
第五章 镜子与血的密室 .....	80
第六章 最恐怖推论 .....	100
第七章 仆人与硬币 .....	121
第八章 枪 .....	144
第九章 灰色的尽头 .....	168
第十章 犹大之窗开启 .....	184
第十一章 密室之门关闭 .....	211
最终章 传播者 .....	230

# 第一章 饕餮密室

1

难道这一切竟是真的？

眼前的景象让夏月呆住了，让她双腿一软坐倒在地。不一会儿，泪珠就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当一只手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之后，她失去了控制，单手撑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那个诅咒.....竟然是真的？！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可现在一切就摆在眼前还能怀疑什么？这让人窒息的犯罪现场就像是自己内心的写照，可愚蠢的警察还会以为背后隐藏了别的凶手，他们总是那样无可救药。

可这究竟是怎么啦？我是真的被神，选为了玩偶么？

是从何时起出了问题，现实为什么会比噩梦还诡异？

我的哭泣应该被那个人尽收眼底了，那位看起来已经快要退休的警察应该不会再怀疑我了吧？他会怀疑我是始作俑者么？

一边这样想着，夏月一边继续让自己的身子抽搐着，就像寒风中的稻草人。直到老警察再次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才渐渐让自己平复下来。过了一会儿，她从挎包中取出纸巾开始大声地擤鼻涕。

“这孩子，受的刺激太大了。小沈啊，你带她到后面去吧，给她一杯水。”

“好。”

一位女警察应道。她叫沈翎，二十六岁，脸孔圆润，眸子微微内敛，让整张脸看起来特别有神。她将夏月扶起来，领出了房间。

老警察这时压低声音问身后一位其貌不扬的警员：

“王峰，你怎么看呢？”

“如果是演技也可谓炉火纯青了。”王峰语带调侃，“不过章局长，不可以轻易放过她。现在我们还不能下任何定论。”

章局长点了点头，这一点不言自明。不只因为王峰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任何一个警察当面对这样的现场时，都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有牵连的人。

血腥的气味在空气里飘荡着，还混杂着腐烂的臭味道，但更让人发怵的房间本身所散发出的诡异气氛，它能把人的意志力像纸头一样轻易地撕破捅烂。这可能就是凶手的目的。

这里是他们能想象出的最严丝合缝的水泥笼子，是不堪入目且令人发指的水泥全封闭密室。与其说是犯罪现场，更像是地狱的刑房。警局的全部精锐都站在了这里，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峰“呼”地叹了一口气。

无论谁来描述王峰的外貌，都会想到“其貌不扬”这个词语。

三十一岁的他理着不太平整的板寸头，脸型四方，胡子也稀稀拉拉。不说话的时候眼角和嘴角会有点松垮，是走在大街上很不起眼的那种人。优点是牙齿护理得很好，洁白整齐，笑得时候会让人感受到亲和力。沉思时他的目光自会变得锐利，眼珠喜欢一动不动地看着某个方向。

自警校毕业以来，他破获过大小案件无数，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老局长的晋升，成为了他的助手。

在警局里不管谁都对他很客气，新来的也毫不畏惧，很喜欢围着他转。因为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都很温和，还隐隐有一种忧郁暗浮在他的脸上，这应该是典型的 A 型血天蝎座性格。不喜欢张扬的他甚至有时还会露出腼腆的表情，很受女同事的青睐。

要说缺点的话，一旦遇到了会让他不开心的事，不管任何场合他都会脸色骤然阴沉。这就像他的生理反应，往往会把他的不良情绪传达给周围的所有人。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最夸张的一次是有女同事说“我当时只是在隔壁房间，就感觉到了他正心情不好”。

他上一次这样是有人提到了“密室”这两个字。

“密室”是局里最大的忌讳，原因是三年前的那个案子。

那起案件因为过了很久，也少有人提起，所以流传下来的版本会有一点失真感，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敢去考证。

相传那时是在一家美发店里，一位形象设计师在狭小的洗手间内被人割破喉管而亡。刚开始门关着，大家都浑然不觉。直到一段时间

以后才有人察觉出事并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门被反锁住了。拼命撞开门后，受害人已奄奄一息，最后历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的结果是死者与凶手有过搏斗，脸部受伤，喉咙口有一处刀痕，脖子被扭断了，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器。

有同事当下推定这是一桩“密室”谋杀案。大家接着开始好奇凶手是怎样从密闭的洗手间离开的。只有王峰没有把思路钻在里面，他选择了脚踏实地勘查。最后的真相的确是很耻辱：

杀人凶手是那位撞门的警察。

死者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在用剃须刀刮脖子下方的胡须时不留神割破了喉咙，于是跑到洗手间处理伤口，因地滑不慎摔倒，头撞在门上后不省人事了。

死者这时的状态顶多是脑震荡，理发店的人打 120 就不会有事了，可他们选择了报警。

警员是新来的同事，看见血溢出门外先喊了几嗓子，见里面没有回应就拼命地撞门。不巧的是这时抵住门的正是被害人的脑袋。当门被撞开的时候，被害人也因此上了西天。

警察完全没想到当时是人高马大的他倒下时把狭小的厕所给堵住了。并且他摔倒时头磕在门上把插销也给带落了，落在了地上的血泊里。这后来被认为是“先被反锁住，因警察撞门而脱落”，让整个现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密室。

死者原先被自己割破的喉咙连带头上被插销碰撞的地方都被当成是斗殴造成的。头既然被硬物碰出血了，那一定有凶器——也就是那把插销。但它落在了血里，所以被忽视了，更让人有种凶手拿走凶器离开密室的错觉。

是王峰在死者的物品里检查到了那枚剃须刀片，上面只有死者自己的血迹和指纹，继续摸查下去才让真相水落石出。

那位撞门的小鬼被停职查办，“密室”二字从此成了局内的忌讳和同行的笑柄，它和“耻辱”两个字符串联在了一起。知情的人都绝口不提。

唯有这次除外。

哪怕让再没有常识的警察站在这里，他们也会立刻明白这“密室”是什么含义。不会去怀疑是否又是自己鲁莽的同事所为。

“彭浦新村接到一个诡异的案子，你有空过来看一下，顺带把你家小沈也叫上吧。”

接到报警后，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在外巡逻的李新华，这也是一切的开始。他近五十岁的年纪，为老不尊，经常揶揄王峰和小沈的暧昧关系。王峰苦笑了一下。当时他正在外面办事，没叫小沈就自己过去了。

那是一幢老式居民楼，五楼，503室。

一推门进去，王峰马上就傻住了。

站在客厅的他已经看不出主卧的门是否锁着，整道门连墙壁在内都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水泥。水泥污浊的灰色染满了墙壁，整个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分外肃杀，令人感到十分不适。

这里充满了恶意的不协调感。

房主正满脸怨气地站在客厅里咒骂，这也是可以想见的。谁的房子变成了这样都会怒不可遏，老李在边上陪着苦笑。

王峰向房东询问了房客的大致情况，当得知他是把房子租给了别人，租客是附近学校的大学生后，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沉着脸叫老李去对面那层楼观察一下这边阳台的情况。

老李很快就回来了，他说从楼下看了一下就发现阳台的窗帘布裹得很严实，可见度为零。王峰思索了一下，给章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一次，并让老李向邻居四下询问最近是否有所异常。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对门的老阿姨说平常这里一直有狗叫，很烦人，现在终于安静了，还谢了老李一番，以为他是打狗队的。

王峰神色更凝重了，章局长此时赶到。

“看情况不妙啊。”

“你也这么想？”

“那还用说，是因为你把我叫来，我才觉得不妙的。”章局长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道，“现在该你汇报了。”

其实情况一目了然，王峰没有说出自己的预感，他建议章局长可以派消防队从顶楼进入阳台先探下究竟。这已经是唯一的路径了。章局长犹豫了一下，不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王峰这般如临大敌，也就照做了。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虽然阳台上的铝合金窗户可以打开，但里面的窗户，阳台门，乃至整面墙也被一层厚厚的水泥给糊住了。别说开门，连门都找不到。

这样一来——“密室”——这两个字又出现了。

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止是密室这么简单。

他们遇到的状况是严丝合缝的水泥盒子，现在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不仅仅是把门反锁这么简单。

怎么看这都像是一起“大事件”，王峰才会第一时间把局长请到了现场。

尚不论房间内部的情况如何，单看阳台，把门和窗都封上以后，就只剩下窗外一条出路。这里是5楼，这幢居民楼一共是6层，不论是从上还是往下离开都非易事。而卧室的两个出口是彻底消失了，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房间似乎很害怕被谁进入，这是谁做的？

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里面发生了什么？

虽廉颇老矣，但章局长毕竟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在大家都面面相觑的时候，他打电话叫来了建筑方面的专家，让他们实地勘测，看如何进入房间内部最为妥当。

王峰提议不要从门口挖掘，因为那样会破坏门背后的现场。那里的线索可能更为重要，最好能从侧墙进入。他这个提议让所有人的面色更为凝重，这意味着可能里面会是一起刑事案件。

老李声明只要别让他来挖，怎么都行。

建筑专家先到楼下观测了同样的房型，然后又让房东凭记忆画出了内部的家具布局。这是一户二室一厅的房子，里面为主卧，18平

米，还不算太过狭窄，而那面墙也不是承重墙。于是认可了王峰的建议。

接下来，就是让施工队开始凿墙。

是局长亲自交代下的事，所以他们格外卖力。不消多久，在侧墙上就出现了巴掌大的一个洞口，里面泄出微微的光，是日光灯的白光。那名工人凑上前看了一眼，就呆住了，嘴也合不拢，就像有人把拳头塞进了他的嘴里。

王峰一把推开他凑到近前一看，就见房间一侧，一具肥硕的尸体正被绑在床上，血流满地。

接下来，当墙被如丧考妣的工人挖掘到可以容一个人钻过的程度时，看到的也就是夏月为之哭泣的场面了。

简单地说，里面是一个密室，是世界上最密不透风的绝对密室。

## 2

被害人是一个胖子，男性，肥硕无比。

他身子朝下，被人绑在房间内的双人床上，背脊上插了五把匕首，每一把都穿过一根如擀面杖粗的手指刺到尽头，黑红色的血迹流淌得到处都是。死者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遍布着被殴打的痕迹，猩红色的伤口上翻出白而泛黄的脂肪，让人不忍卒睹。他那张臃肿发暗的眼皮下是一对正瞪着地板的眼珠，已经分辨不出上面写的是恐惧、愤怒抑或绝望。

他的手与其说是被扭在身后，那更像是从肘部被直接打断了。他左手的手指已经被砍了下来，露出了红肉包裹的白色指骨。他没有穿袜子，两个脚底心分别被利器挖掉了两块脚底心肉，留下了两个一厘米深，三厘米直径的血洞。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不让他走路吧。他身上有数不清的类似伤口，不知生前遭受了多少虐待。

比起尸体，更让人震撼的是房间内的环境。

凶手就像是已经陷入疯狂的变态，竟然把房间内部的所有墙上也完完全全地涂上了水泥。水泥被涂抹地异常平整，就像是以一种艺术家且缓慢的心态小心翼翼地完成。一下，再一下，可以想象出凶手那

不紧不慢的动作。他完全没有感受到尸体散发出的血腥气息，仿佛知道他的艺术品终有一天要呈现于世人眼前，所以来不得一点马虎。

进入这里之后就会被无所不在的灰色环绕住。可以想象自己乳白色的卧室墙壁突然被人泼满了水泥的诡异场景，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恍然觉得世界被摧毁了。压抑，躁狂，被捆绑住，渴望解脱和无法填补的欲望，各种不良情绪倏的从心底被激发出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不夸张地说，定力不足的人站在这里会担心自己的魂魄都会被这诡异的气氛给吸走，似乎那个胖子也是被这惨灰色的墙壁给杀虐至死。

老李已经打电话让法医赶往这里。

经过王峰的初步鉴定这里就是第一犯罪现场。致命伤还需要等法医来进一步检验。死者背上被匕首穿过的手指是死者的左手手指，从伤口肌肉的收缩情况可以判断出是死后才被砍下来的。这么做是出于恶趣味还是另有喻意，目前还不得而知。

房东从之前的怒气冲冲一下子转为了心惊肉跳，他没有再说死者一句坏话，只是朝卧室里张望了一下之后就缩在了客厅一隅，再也不敢看里面一眼。

“哎……这……，我可以走了么？”在交代完死者的大致情况后他申请离开，看到王峰点头后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转身告辞。

死者是 S 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现读大三，名为王水明，已经租了这个房子一年有余。

听说他整日闭门不出，很少去上课。除了那只黑色很吵的小狗之外，这里平日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现在这条小狗已经不见了。

死者固然值得同情，对于王峰而言，更在意房间为什么会水泥封死。

直接地说，案发现场是一个严严实实的水泥盒子，可以用严丝合缝来形容。

虽然不知这样做的动机为何，但身为警察的他马上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凶手在杀死王水明之后是如何从这里离开的？

这似乎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般情况下，哪怕现场真的是被反锁的密室，在办案程序中也可能会被忽视。警察只需要捉拿凶手就行了，而制造密室的手法不是最重要的。

凶手落网以后，可能会反驳警察：

“既然认为人是我杀的，那你说说看我是怎么逃出来的？”

“靠，你以为玩侦探游戏啊？我们只管认定是你杀的人，各项证据都锁定你是凶手，至于你怎么逃出来的还来问我？！”如果真的发生了以上的假设，警员们大概也会把桌子拍的“啪啪”作响，“你怎么不问我你妈是怎么把你生下来的？”

接下来犯人只有郁闷的份了。

总之不可能出现密室的手法破解不出，局长就宣布大家可以收工了，不用去抓凶手了，反正抓住也没有用的情况。-

或者警察到时还可以这样来打发凶手：“喂，你是问我你怎么从里面离开的么？那么说当时你就在里面了？什么？你只是打个假设，好，那我不妨告诉你，我到现场时明明看到大门敞开着，哪有什么密室？怎么，你有什么不同意见么？”

凶手总不可能蠢到脱口而出：“不对！我当时明明都锁上的！”

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站在这个现场的王峰，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种瘆人的东西存在。这是一个问号，是好奇心，也代表着恐惧。

这间 18 平米的卧室，如果只是阳台被水泥封住，或者卧室的大门和客厅被涂上了水泥都不足为奇，因为这些都可以从外面办到，只需要花点工夫就行了，关键在于房间内部竟也被水泥涂抹成了严丝合缝的程度。

人们一般一辈子也很难看到这么封闭的房间，站在这里看向四周，门已经消失了，窗户亦是如此。原先门的地方被一堵新墙取而代之。那应该用砖头新搭的，上面被均匀地涂抹上了水泥，连同其它墙壁一起把整个房间从内部坚固地封闭起来。从这一点说没有从门口入手挖掘实乃明智之举。

想象着这里被挖掘之前的景象，似乎能感受到从四面八方传递而来的压迫感。拜这厚厚的水泥涂层所赐，那时的这里已经没有了门，也没有了窗，一个小孔，乃至一道缝隙。灯关掉以后，这里就是世界上最暗无天日的犯罪现场。

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把这房间变成密室，直接把人杀了离开不行么？

这样做有什么原因么？

恐怕这一切都只能去问犯人自己了，可既然已经是密室了，更让人犯愁的问题是：犯人为什么不在房间里？

这完全解释不通，在这从内部也绝对封闭的房间里躺着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犯人又是如何离开的？

这诡异的布局不是死者能代劳的。

假设死者是被追杀到这里再糊上水泥，也无法将自己绑在那张床上。

那种绳扣的死结不是他能完成的。

更不用说他死了以后手指还被人砍了下来，像某种宗教仪式般用匕首插在死者背部。这么做的人必定无法离开这房间。因为这里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密室。连一只苍蝇也无法离开。

那谁能说一下凶手人在何处？

一般的密室纵使解答不出，其所勾起的好奇心也会有限。这就像是数学试卷上的最后一题，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定会有一种解法，答案终会揭晓。

而现在的情况就等于老师直接在向人们宣布：大家可以走了，这个密室没有任何解题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解法！

好吧，那为何案件还是发生了。

“会不会凶手砌墙的时候预先留了个洞，等自己走出去后再把手伸进来继续砌墙，最后补上一块一面涂有水泥的砖头，等水泥干了以后就这样了？”章局长一脸复杂地问王峰。王峰还没开口，旁边的施工队长就跳了起来：

“操！开什么玩笑！你试试！这怎么可能？！”施工队长把之前的压抑都发泄了出来，也不管面前站着是谁了，“你看，表面这么匀，绝对是有人在里面糊的，如果是你说的那样，必然会出现不平整的缝隙！”

“呃……我想也不可能。”章局长没有生气，他的眼里只有肆虐现场的水泥，“那又是谁在里面糊呢？……”

王峰叹了一口气，把目光望向天花板，天花板也没有缝隙。地板衣柜等地方早就被地毯式地搜索过了，也找不到任何问题。至于进入这里的整个过程自己是全程参与的。从始至终他都全神贯注，不可能有机会让犯人逃走。除非他是能穿墙入室的神仙，在杀人之后穿壁而出。

施工队长说的一点也没有错，这密室最关键之处是内部的水泥被涂抹得很均匀。在水泥变干之前凶手一定就在房间内部。如果他当时出去，从外面把水泥墙合上的话，必定可以从里面看出痕迹。那种方法会让结合处不平整，这是无法掩盖的瑕疵，而不会像现在这般。

王峰完全没有头绪。

凶手人不在这里，却把恐怖留在了现场。

由于出租房的缘故，卧室内的家具布置相对简单。除了一张两米宽的双人床以外，家俱只有一个大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张计算机桌以及两张陈旧的方凳。搜索一遍真是易如反掌。现在连同家具后面的墙壁，每个犄角旮旯，甚至连同死者的每一件衣服，都被拎起来清查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痕迹。

唉，这他妈的怎么回事。

王峰暗暗叹了口气，“密室”可是局里的忌讳啊，可这次实在太狠了。看看四周，每个人都脸色阴沉，也像被涂上了一层水泥。这里到处都是水泥，真希望能早点解脱。

“这下麻烦了。”老李喃喃地说了句。

“老李，是谁报的警？”王峰突然问道。

“一个女孩，也没留姓名，但从报警服务台那边可以查到号码。”

“快去查！”章局长此时嚷了起来，“所有在场的都给我听着，凶手可能是变态杀人狂，这件事从现在起给我严格保密，不得走漏半点风声！王峰，你把警局其它人也叫来！”

在老局长洪钟般的喝令下，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不一会儿两位法医也到场了，他们的初步鉴定和王峰的结论吻合，但因为尸体太庞大，背上又插着匕首，这里不方便做详细的鉴定，死因可能为失血过多。

报警女孩使用的是座机，所以没费什么事就把她请到了现场。

这位名叫夏月的年轻女子，在看到尸体时就像见了鬼一样。即便她不是凶手也可能知道什么线索，只是先得等她情绪稳定下来再问。眼下最麻烦的事就是怎么把尸体给搬回去。

哎！看着如此硕大的尸体，王峰开始同情起站在一边的施工队长了，自己可帮不了他。

3

好冷！

静静独坐的夏月身体突然开始发抖，仿佛正置身于冰天雪地之间。

每当感觉到悲伤或恐惧时，她都会感到身体发冷，可是身边并没有温暖之物可以取暖。她把双手放在膝上不停地揉搓，想以此分散心中的寒意。可没有用，王水明真的死了，这是难以接受又恐怖的事实。

那些按部就班的警官完全不了解现在的状况，就连她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虽然她早就知道王水明可能要死了。

21岁的她今年大二，和王水明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她读的是营销专业，正值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如果不马上想出解决的办法，她也会步王水明的后尘。念及此处，夏月不禁又要掉泪。之前的恸哭完全不是为了那头肥猪，而是将来的自己啊。

讨厌，我可不想死。

可现在的感受就像站在鬼门关前。

——“不过，还是有微弱的存活可能呢”，这句话蓦地在她脑海回响了一下。

姐姐说得没错，并非一点存活希望也没了！

夏月的眼神蓦地坚毅起来，仿佛是在暗暗下着什么决心。

柳眉在这瞬间紧锁，她连目光也变得冰冷起来。这个表情和之前判若两人。幸亏这狭小的休息室内空无一人，否则肯定会诧异她的变化，同样也没人能听见她的低语：

“姐姐，在摆脱警察之前，我会完成你交给的任务。我会查出他是否就是‘饕餮’。”她喃喃地说道。

事情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发生了，她深知这一点，全部的恐惧，都来自于一封不想回忆的“罪之源”来信。

一开始没人会相信这是真的，信的大意如下：

你已被我选中，你的灵魂对于我而言就像一张纸，我可以在上面任意写字。从此刻起，我把饕餮，淫欲，贪婪，愤怒，嫉妒，懒惰和傲慢这七宗罪中的一个写在了你的灵魂上。从此以后，它将和你心中原有的罪恶混为一体，进而影响你的举止，并带给你灭顶之灾。请不要问我为什么选择你，我只能以人道精神提醒你，不幸的人，只有判断出我写的是什么罪，再用灵魂加以印证才能将它抹去。每个人的机会只有一次，若你印证错误，必将遭受严惩，从此万劫不复。

这种可笑的东西应该没人会信吧。

夏月一开始也只是把它当成一宗蹩脚的恶作剧抛在了脑后，继续没心没肺过她的大学生活。她的大学生活简单而惬意，平日里喜欢看那些充斥帅哥美女的韩日剧，和室友整天讨论的当然不是营销大师飞利浦·科特勒，而是明星们的八卦新闻。除此以外，她也很乐于制造班上哪个女生和某某某的绯闻。大家经常在寝室里这么互相调侃着，好不快活。

可以说她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很容易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是没有缺点，有时她虚荣心也会很旺盛，也有很隐私的那一面，但她的缺点往往妨害不到别人。可慢慢的，事情开始有了某种的转变。在那封信出现以后，仿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不安在她的心底生根发芽。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但确实能感受到。

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心情不好，她经常会觉得憋屈烦躁，恨不得抓起东西朝墙上砸去。抑制住这种冲动也没有用，无处发泄的不良情绪会进而产生幻觉和不好的欲望。比如跟室友聊得正开心的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觉得对方是一只愚蠢可笑的动物，正张牙舞爪地在对自己说这说那，真是讨厌！等回过神把这种杂念摒弃掉时，气氛已经变得尴尬了。

她也会变得喜欢自慰，当独自坐在床上看书时，她会用胳膊隔着衣服摩挲自己的乳头，细微的快感让她无法忍住，就像已养成了习惯一样。

再有就是上课的时候，以往即使昏昏欲睡，她也会跟着老师做完笔记，这其实只是因为讨厌老师，不想和他们有什么额外的“交流”。但现在像有人故意和她作对似的，她上课时的注意力总是无法集中，眼神喜欢窥视同班的男生，会像女色狼一样盯着他们裸露在外的肌肤（包括侧脸，脖子，手腕和白皙的手指），不知不觉一堂课就没了。下课铃声响起时，她才发觉面前摊开的本子上只有寥寥几个字。这太反常了，以往的她不止对老师，而且对身边的男生都会有一种排斥心理。表面热情开朗的她，心里会和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可现在的自己就像被谁喂了春药。

此类微小的变化不胜枚举，并且数量与日俱增，让她浑身感觉不对劲。夜里她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然后会迷迷糊糊地难以入眠，以至于让白天的精神状态更糟糕。形成了讨厌的恶性循环。

是不是月经要来了？

或者最近压力太大了？

等月经来过之后，她的情绪仍日益恶化。说到压力，她现在应该是一生中最轻松的时段才对，那种可以抄小纸条的大学本科考试想通不过都有难度。不想谈恋爱工作也不必找，哪有任何压力可言。

可随着时间的过去，自己独处时冒出的怪念头越来越恶心，诸如“在讨厌的人杯子里小便会怎样”或者“同学 C 有没有帮她男朋友口交”

之类的恶心想法，脑海里会伴随着龌龊的画面。此时她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自己被坏东西感染了，有什么东西像病毒一样在影响和侵蚀着自己。

这种疾病看医生也没有用吧。

自己像被阴暗面给控制了。

不可否认，谁心里都有阴暗的一面。

比起那些不良学生，夏月自觉已经够完美了。平日里老爸的迂腐教条和老妈的絮叨吝啬她都能默默承受。她考进了还算中等的学校，和老姐保持亲密的关系，生活可说是一帆风顺，没有污点。她的阴暗面只存在于心里。

虽然她会暗暗嫉妒朋友 A 买了昂贵的衣服，也曾希望同学 B 快点被帅哥男友抛弃，有时又会暗自想象男女亲热的场景，但谁又没有过不可告人的念头呢？这种只是潜藏于心里，害不到别人，也并没有想去实现，还不行么？

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对此加以克制，一个纵容它伤害别人。她是这么认为的。

不止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好人，在大家眼里她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朋友，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淑女。虽然她知道自己没有外表那样纯洁，但这和化妆是一个道理，谁都希望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

她以前时常喜欢拍照，把漂亮的照片发到博客上，听到赞美声。

可现在当面对镜子时，却体会到了一种陌生感。

这是一张鹅蛋形略显青涩的脸庞，皮肤白皙，嘴唇的色泽和轮廓都很诱人，显示出一种女性特有的柔性魅力。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长在恰到好处的位置，更妙的是眉毛的弧线带来一种俏皮的喜感，让整张脸显得生机勃勃。美中不足是鼻子有点塌。如果还要说什么缺点的话，就是颧骨下方略微偏宽了一点。她希望的是那种瓜子脸，现在头发盘起时会有点不美，于是就烫了卷发披下来，正好完美地化解了

这点。镜子里映出的她绝对是一个美人。如果能再白一点就好了哎！以前她总会这么想，为此也用不少化妆品。可现在每当她比昨天稍白一分时，反而会感到恐惧：

——这还是自己么？

哪怕是再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改变，都会让她如惊弓之鸟。

这个世界是从何时起开始不对劲的？

如果是从那封恶作剧信开始的，那就把晦气去掉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夏月决定投石问路查清真相。坐在计算机前，她登陆了学校的 BBS，进入匿名版块，她发了一个帖子，题目是“谁也收到一封搞笑的恶作剧信件啦？”，内容就一句话，“号称是神写的哦，收到的不妨交流一下，我的邮箱是 [lily2008@xxxx.com](mailto:lily2008@xxxx.com)”。

因为是匿名板块，所以能隐藏自己的身份。

此后她不停地上网，看有没有人会给她发邮件。

后来想想也觉得奇怪，为何给她恶作剧信的人没有了下文呢？

平常不是应该过个几天跑过来对她说“嗨！上次那封信把你吓到了吧？哈哈，其实是我做的啦，瞧把你丫紧张的~”。

但是没有。没人和她提过关于那封信的一个字。如果不是朋友做的，那么学校里别人也有可能收到。

她故意在那个帖子里留了校外的邮箱，给这个邮箱发信需要打开另外的网页，这样可以减少无聊的骚扰。

而那个始作俑者正好看到这个帖子并继续捉弄她的可能性也不大。

总之，那个邮箱能收到回馈的概率是极低的，除非是和她有一样困扰的人，这正是她所要找的。

她等待着其它的“受害者”。

没想到几天之后，电子邮箱里就真多了一封信。主题是“你那封信的具体内容是？”，署名是“Wang”，内容只有一句话“我快要疯了！”。

看到这样的邮件，夏月蓦地一惊。她马上回复“我收到的是罪与灵魂之类的奇怪东西啦，真不晓得谁会这么无聊，给我发这种东西^\_^”。

这次仅过了两个小时她就收到了“Wang”的回复：

“我跟你一样，也收到了这个。我不想活了，但我要试一试。我的手机是 138171XXXXX，如果来得及的话，你还能联系到我。”。

这次在信件下方多了一个署名：“王水明”。

4

“你就是夏月吧？”

“嗯。”

夏月点了点头。他们是约在复兴公园门口见面的，这里离学校不远。在电话中夏月告诉了对方她的真实姓名。而眼前的这个肥硕男子，正是王水明无疑。

粗粗打量了一下他，王水明皮肤白净，浑身臃肿，让人吃惊的是虽有接近 2 米的身高，但从远处看他就像一个大气球。一个人竟胖成了这样！这种身材一般只在美剧中才有吧，真有点像……

（啊！）

夏月几乎要惊叫起来，“饕餮”这个词在这瞬间划过了脑海。

饕餮，意为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现实中用来比喻贪吃的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被列为七宗罪之一，和那封“罪之源”信件有着某种重合。

——这意味着什么？

仿佛理智从此刻才开始觉醒，某种真相正在浮出水面。她拒绝去想。

“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王水明的声音细声细气，与他的体型形成鲜明反比。他气喘吁吁地往公园里走去，也不理会夏月。

一样？开玩笑，我们两个有哪点一样？

夏月在心里想着，默默地跟在身后。

其实心里蛮紧张的，没料到同样收到信的人竟然完全不认识，和自己也看不出任何瓜葛。并且他还说什么要去死。在搞什么飞机啊？收到这种信即使会让人不舒服，也不至于这样吧？并且还长得这么“有特点”。

虽和她同读一所学校，但王水明在夏月的心里是一个十足的怪人。要不是现在正“同病相怜”，自己是打死也不会和这种人说话的。

“我对这一切都已经看透了。”王水明这次好像在补充刚才的话，“其实，我们都是神的玩偶。”

又来了，你有没有搞错？

越听越让夏月觉得他脑子不正常，她索性闭上嘴，不发一言。

“不过我不会等着自己去死的。我准备好去做了。”王水明这时停了下来，选了一个路边的长椅坐了下来，长椅不堪重负地发出“嘎吱”声，而夏月站又不是，坐又不是，忽然，她看到王水明对她展眉一笑：

“你现在找到我，算你运气好。不管怎样我都会让你多一条线索。”

虽然对方是在笑，夏月却感到那笑意怪怪的，似乎那背后隐藏了什么，一时却又说不清楚。

“这是一条用性命才能换到的线索，怎么样，不错吧？”王水明又补充了一句。

一种焦虑陡然袭来，夏月仍旧不语。

“那封信，信上说有一种方法可以幸免于难，就是用灵魂去确认它写下的罪名。”

“等等……”夏月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她不是想来听这些的。其实她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但开始后悔在网上发布那条信息和见这个怪人。他说的一切都不是她想听到的。她只想听到他说“那种恶作剧信你也信？我近来过得很好啊，你别多心了。”可是王水明没有理会她，只是自顾自说下去：

“从小，妈妈就让我不停地吃啊，不停地吃，我几乎尝遍了所有能买到的美味。那样的感觉真是美妙，这就像强迫症一样让我身不由己。而现在，可能就是报应来了吧。夏月，你是叫夏月么？虽然我不

知道你被写下了什么罪，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要向神忏悔我的‘饕餮’之罪！对，就当是因果好了，我要用我的生命作为赌注，赌它在我灵魂上写下的是‘饕餮’！出于缘分，我把这条线索告诉你，你以后应该会有用的！”

王水明越说越激动，他突然站了起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在等待他迫不及待去做一样。他向夏月挥手告别：

“很高兴认识你，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得回去了，我还会给你发邮件的。”

虽然夏月很吃惊，也只能伸出手，轻轻地摆了摆。对方根本没有在意，早已头也不回的向远处走去，姿势滑稽得像一头熊。

对于这次会面他所说的话，她是在以后才慢慢了解其含义的。这也正是王水明生命走向终点的过程。

## 5

“你就是夏月吧？”

“是……是的。”这位警察正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瞅着她，正是他的话把她从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她不由慌张地响应。这种失态是否会让他起疑？夏月不禁有点担心。

“吓了你一跳，不好意思啊。”王峰很客气地道歉，然后把话锋一转，“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同学。”夏月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沉着应对。

“仅仅是同学么？”

“是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这真奇怪呢，他跟我说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联系我，就是已经死了。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预防万一还是报了警。”关于这一点，她没有骗人。

“这么说来，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咯？”

她欲言又止，这时回答“是”也不好，说“不是”也不行。前面明明已经声明过“仅仅是同学”了，但若不是“最好的朋友”，这种事又怎会跟她说呢？警察看来在刺探她。

“其实……他有喜欢我。”夏月只能编了一个谎。

“呃……”王峰没有再深究下去，这种事随当事人说，其中一个已经死无对证了，“那你能和我谈谈他的情况吗？谈谈生前的他。凶手很可能是他的仇人，你能告诉我一个名字么？”

“什么名字？”

“你心目中的嫌疑人。”

“其实我和他并不熟，也不了解他的生活。”

“那你有别的男朋友么？”

夏月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心想这警察智商低下且很八卦。

对于身边的男性她总是感到排斥，所以从没谈过男朋友，甚至想过以后要当剩女甚至老处女。她喜欢女性超过男性，无法想象让一个男人闯入自己生活这种事。虽不乏追求者，但怎么也轮不到让王水明这种货色得逞吧。警察居然会怀疑我们是恋人，真是白痴。不过他似乎认定了这是一起仇杀案。那现场应该没有什么财物遗失吧？否则无法排除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为了保险起见，她决定还是确认一下：

“这会不会是入室抢劫的人干的呢？”

“不会。”王峰立刻回答，“王水明的家境很富裕，钱包，银行卡，还有 5000 多的现金都好好地搁在抽屉里，原封未动。凶手并没有四下翻找，而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在折磨死者以及用水泥涂抹墙壁。所以我认为除非对方是随机杀人，这应该就是一起仇杀案。这一点很明确。”

夏月点了点头，这一次真没白来，她已经得到了两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警察还完全蒙在了鼓里。

这两条线索会在今后告诉姐姐，而现在必须要想办法脱身了。

“你曾经来过这里么？”王峰却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

“没有。”夏月摇了摇头，她的视线停留在王峰脸上。她忽然发觉眼前这位三十出头的警察仔细看还蛮帅的，属于样貌不出众但耐看的类型。特别是他的嘴唇非常性感——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可能会有点奇怪，但夏月一时又找不到其它词语。他的嘴唇看上去厚实红润，有着完美的棱角和弧线，说话时温柔地一张一翕，声音低沉和富有磁性，露出后面洁白的牙齿，让他看起来很有修养。

如果能用自己的舌头与之纠缠，感觉该不错吧。

（不要！）（又来了！）

明明应该很排斥男性才对，这是不可能有的念头，却像蛀虫一样钻进了大脑，该死的！自己的心又和自己作对了，真讨厌！夏月暗叫不妙，拼命把思路引向其它地方，这时脑海中映出姐姐的脸庞。

“妹妹，你一定要小心，知道么？”姐姐好像正轻轻地搂住她，还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面对警察时不要紧张，我们一定要一起活下去。”

“一定会的。”夏月回答。

渐渐的，视野恢复了清晰，浮现出王峰正在问话的脸，她的视线停留在了王峰眼睛上。他正用疑惑的目光注视自己。

“咦？刚才你在说什么？”夏月装出失神的样子，心里暗道好险。她明白“罪”又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让杂念在心中丛生。如果不是浮现出和姐姐有关的回忆，一定会出糗的。

“没什么，你需要休息一下吗？”王峰皱了一下眉头，露出同情之色，“你今天受的刺激太大了，可能已经不适合再问你什么了。”

“没事的。”夏月含糊地否认，用右手揉了揉眼睛，“其实我真的希望能帮上什么。毕竟大家也是同学一场。”

“肯定会有的。”

“请问死因是什么？”

“法医正在做鉴定。”王峰苦笑了一下，“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事。要不，你再跟我去现场看看？”

要去么？那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线索。对了，自己给王水明的邮件还待在他的计算机里呢。

夏月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情，却被王峰会错意了。

“呵呵，那里我们已经打扫过了。”他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只是想让你看看他的日常用品，不知作为‘同学’的你是否能有什么发现。”

他指的是线索。大家都需要线索，这很公平，可她有点受不了他的眼神，低下了头，仍感到被注视的地方变得灼热。

这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她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自己能重回犯罪现场，是企图在她身上找出什么破绽吧，刚才的失态已经引起他的怀疑了！

“好啊。”明知如此，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王水明的房间里的确可能会遗漏什么线索，如果能找出来，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关系到自己的生死。与之相比，警察的怀疑又算得了什么，事态的危急程度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

当第二次踏入犯罪现场时，恶心的尸体已经不在那儿了，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回想起了王水明生前的那个微笑，突然，她又见到笑意背后那若有似无的东西。

那是恐惧。

它涌进房间内，连水泥也遮挡不住。

被选中的人具有不同的罪，但会有一样东西相同。

这就是恐惧。

恐惧并未因王水明的死而减少，就像他还住在房间里一样。

## 第二章 束缚

1

灰色的墙壁散发出传染病人的叹息，把整个屋子包裹在一种令人不适的氛围中。

夏月看到那为了搬运尸体而扩大的墙洞时，心里有一种紧张，好像心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当众揭开了。

警察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形势有多严峻，还有心思怀疑是谁把墙壁涂成这样。不过对于这一点夏月倒是很清楚，这么做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水明本人。这源自于一种来自内心的恐惧。恐惧在他心中抽出丝来，把他自己包裹住。周遭环境正是他内心的映射。似乎只有在这个水泥筑成的“茧”里，他才能寻得片刻心理上的慰藉。对于这一点别人自然不会了解，只有夏月清楚，并且这水泥还有另一层含义。

在和王水明第一次会面之后，她虽也感到了惶恐，但并不信他的话。

什么“饕餮”，“自杀”，“线索”之类的，脑子进水了么？她甚至怀疑王水明就是这起恶作剧的始作俑者。不过，他至少有一句话没有骗她：

第二天，他又给她寄来了邮件。

“夏月，你好，在跟你会面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一直以来我的压力都很大，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承担这种非人的折磨。老实说，在看到你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也会被选中。坦诚地说，我为此感到了心理平衡。我是个将死之人，这般唐突想必你也不会怪我。我忽然发觉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中，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有时我真希望我嫉妒的或者憎恨的人能被选中，请原谅我这种阴暗心理，我只是想说出真实想法。此刻我正一边吃着 KFC 全家桶一边给你写信，反正我灵魂上已经被写上了‘饕餮’，这已经是身不由己啦。如果被写的罪不是‘饕餮’，那我还是难逃一死，索性死前多吃点也好，不是么？我只是想说，如果这种悲剧真的发生，我想把

那天定为下个月7号。没有别的理由，因为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并祝你好运。”

邮件署名“王水明”。

读完之后，夏月心里越发阴冷。“王水明”究竟是在搞什么？这三个字就像是不详的符咒，她从心里感到厌恶和排斥。但她还是飞快地用鼠标点开计算机的时间，数了一下，离他说的日子只剩下十五天了。

还有十五天，他就要去“试”一下了。

她不理解所谓“试”的含义，也不想理解。只是隐隐感觉结果多数是不好的。他是在冒险，还特地选在了生日那天，会不会是在企盼奇迹发生？

马上下一封信又接踵而至。

“我相信恶魔正在逼近，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宁。我也许无法坚持到4月7号了。”他看起来突然很悲观，“我要去买足够多的食物，足够多！这会让我可以撑很久！我还要买水泥粉，买很多水泥，把整个房间都封闭起来！恶魔就无法接近了！4月7号，4月7号，4月7号！……如果过了那时，也就是4月8号，我还没有联系你，就请你赶快报警！请你务必相信我所说的！说不定那时我还会有救，但如果不幸真的发生，当你看到我的尸体时，就会相信那封信是多么真实了！”

用水泥把整个房子封起来？

神经病！最好去看下心理医生吧！

王水明的想法让夏月感到他接近崩溃了。

在恐怖片里如果用一堵墙就能抵挡住恶魔，那还是恶魔么？夏月一边想嘲笑，继而又察觉自己竟然也能体会那种心情。

他只是想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如果对手真的是恶魔的话，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否则还能怎样呢？

这种对于王水明的理解，反而让夏月感到惶恐。

——“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

王水明的话似乎就响在耳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寝食难安。

竟然有人会被恶作剧性蛊惑，让她有一种灾难即将发生的预感。一条鲜活的生命开始灰暗，自己还和他说过话。他只是喜欢吃东西罢了，东西吃多的人应该肥胖，但不应该脑瘫。谁来告诉她一切是多么荒谬，还有她脑中时不时跑出的齷齪念头以及室友都猪狗不如的想法并不是自己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可笑之极的。

想找谁倾诉一下，否则自己也会跟着发疯。于是她想到了老姐。

说出来肯定会被她笑话的，那还能怎么办呢？一个人可能快死了，自己是唯一的知情者。他如果真死了怎么办？这种事情怎么和警察讲？从来没有过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还是先和姐姐商量一下吧，不能再独自承受下去了。

几经犹豫之后，她终于拨通了姐姐的号码，她名字叫夏雪。

“咦，是小月啊？”

“嗯。”

“都多久没联系啦，现在才想到有个老姐啦？”

那头传来的话语可人如初，夏月的眼泪不由淌了下来。

哽咽了许久，她把事情原委向姐姐合盘托出。

“那人是叫王水明么？”

“是啊，他像疯子一样。”夏月应道。

“你别报警，也别阻止他，必须要让他尝试一下，这很重要。”

夏月的身体一下子就僵住了。

不等她发问，夏雪就接下去说道，“因为这样的确会增加一条有用的线索。”

“你……你在说什么？”

“直接地说，那封信是真的。要救自己就必须知道灵魂上被写下的罪，这有两种可行的方法：第一种，是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比如原先若对美食无甚兴趣，突然间大快朵颐起来，就很明显是‘饕餮’了。”电话的那头顿了一下，“如果不能这么幸运，无法根据自身条件来进行推断的话，幸免于难的方法还有一个，那就是‘推理’。如果你能得

知其它六个人被写的各是什么罪，再运用‘排除法’，自己被写的罪也就一目了然了，不是么？”

“你竟然相信那封信？！”

“当然。”夏雪的声音像变了一个人，骤然冰冷下来，“小月，我爱你，不过你难道还不明白么？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像我们这种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同被神选为了玩偶，不也很正常么？”

“这不可能！”你究竟在说什么？什么叫玩偶？这还他妈的正常？！

“那封信是真的，虽然很残酷，但你别再怀疑了。我是你老姐才会这么好心提醒你。”夏雪像是叹了一口气，“现在你该想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怎么活下去。你现在离死已经不远了，必须找出自己的灵魂被写下了什么罪才行。不快点的话，你会死得很惨的，小月。”

从这一刻起，整个世界瞬时崩坏了，夏月的心情被绝望的灰色所填满，正如眼前的这堵墙壁。未来被灰色给堵住了，其它颜色都消失不见。

——“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

这句话又在耳边回响。是的，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的灵魂都遭遇了可怕的诅咒。再次穿过被加固过的墙洞，看着满目疮痍的房间，她清晰地感觉到这就像走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灰色的。

连同把整个世界都渲染成了灰色国度。

王水明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被写下的罪不是“饕餮”，他肥硕的尸体正在等待被解剖。谁也不会知道他生前所承受的恐惧有多么巨大。

在这面墙被凿开之前，他一定是一个人躺在里面，印证了饕餮之罪，等待着谁的宣判，祈求着七分之一的生存机会，他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也没人能再打扰了。

2

“我姓王，你叫我王峰就行。”

那位其貌不扬的警察做了自我介绍，夏月轻轻应了一声，他虽是警察，却给人比较容易亲近的感觉。

“你看这里，”王峰用手指了一下只剩下床板的木质双人床，用淡定的口吻说，“王水明被发现时就被绑在上面。”

夏月点了点头，她当时又不是没看见。那时王水明的手指还被切了下来，刺在背上。可能这是他拿取食物的惯用手吧。直到那一刻，她才真正相信了那封信所传递的讯息，相信了姐姐的话，相信了自己已被卷入了匪夷所思的恐怖之中，以至于再次进入这个诡异的案发现场。

“他死得可真惨呢。”

见夏月表情漠然，王峰显得有点失望，他搓了下手掌，“被人砍了那么多刀，还被折磨成那样，想必他都会后悔来这个世界。因为凶手的力气很大，把他搬到这床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推测凶手是男性，你觉得呢？”

“应该是吧。”

夏月敷衍地应了句，在她心里凶手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她马上会亲自见到凶手本人。

他肯定也是被罪选中的人。这次一共有七个人卷入了这起事件，除了王水明和她们姐妹之外，剩下的四个人中必定有一个就是凶手。姐姐联系到了他们，并会安排彼此的见面。

她曾问过姐姐，如果王水明死了，是被神杀死的么？

这么说也没错，姐姐如是回答，只是神不会直接杀人。神的惩罚全部是通过“我们”来代劳的。“我们”中的一个人会被神选为制裁者。如果谁印证错了，制裁者就会去杀死他。至于谁会被选为这个制裁者，这完全是随机的，每次也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制裁者自己也印证错误的话，就会被别的制裁者杀死。

那又是如何来杀呢，那个人会运用神力么？

这不可能，神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通过“罪”来改变制裁者的心灵，让他去完成杀人的使命。心灵再怎么强大也挣脱不了肉体的束缚，也

就是说神无法改变制裁者的肉体，不会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获得特殊能力。至于杀人的过程则完全取决于那个人的特点，这方面神并不能代劳。

那我也会去杀人么？

这个念头当时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可能是太不可思议了也没有细想下去，现在却突然开始担心起来。不是因为自己会成为凶手，而是没想到王水明会死得那么惨，这么做的人就潜伏在姐姐身边，这不是太危险了么？虽然从某种角度讲他是“无辜”的。但他真的是“无辜”的么？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来杀人呢？

“我其实很在意凶手是怎么从这里跑掉的？”王峰看着夏月，嘴里突然跑出了这样的疑惑。

“嗯？”夏月有点不明所以。

“你难道不感到奇怪么？”王峰的眸子闪了一下，“你知道当时的情况，这屋子四处都被水泥给封死了，这显然是凶手干的。可他把自己也封死在了里面，后来又是怎么出去的？”

“是奇怪呢。”

夏月让自己装出疑惑的神情，但心里在想：靠！现在还有工夫在意他如何离开房间的？如果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你会更奇怪的。

自从收到那封信开始，奇怪的事就层出不穷。这位警察不去关心死人而去关心凶手如何离开房间，这本身也很奇怪。不过这也许是警察的侦破思路也说不定，她是不懂这些啦，对她而言，只要能找到和“罪”相关的线索就行了。

说到线索还真不好找，这需要对“罪”本身有更多的了解才行，而这方面因为之前是持怀疑态度并且准备工作太过匆忙的缘故，很多疑问她都忘记让姐姐来解答。

在床前的地板上，摆着两个大拖鞋，鞋面污浊，是王水明生前所穿的。计算机桌上，显示器死气沉沉地摆在那里，屏幕暗着。想起之前他就是穿着这双拖鞋坐在这里给自己发邮件的，夏月有点恍惚。对

了，这台计算机里还有他和自己的邮件往来以及一封“罪之源”邮件，得找个机会删除掉会比较好。

“你想看一下他的计算机么？”

“没啊。”夏月暗暗一惊，在心里迅速地回想自己与王的通讯过程，她只是回了一封简单的邮件，后面都是王水明自己在发，应该没事的吧。不过若是“罪之源”的内容被曝光，剩下的六个人就有大麻烦了。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灵魂印证成功（这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不是被警察带回去问讯和扣押。

一想到这里，夏月就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接二连三的凶案。纸包不住火，警方早晚会了解到这一切的，那时该怎么办？

不过先没办法想那么远了，现在时间就是一切。有些事情比起自己在王水明的现场调查，不如直接找制裁者问个明白更好。他既然杀死了他，可能也得到了相关的线索。

出于对现实法律的忌惮，制裁者很可能会隐瞒自己的身份，不会主动站出来才对。以现实社会的法律他可能会被判以死罪，又怎么会无私地把秘密和别人分享？夏月想到了这一点。

“对了，你前面说凶手不可能从这房子里跑掉？”

夏月现在的注意力已经由“罪”转向了“制裁者是谁”。

既然制裁者不会自己站出来，就需要交由她来推理了，然后以现实法律要挟他说出线索。

这关系到她和姐姐存活下去的概率。

“理论上说他是没法从这房间离开的。”王峰的眼珠无奈地朝上看了一下，这里情况一目了然。

看着王峰的样子，夏月突然有点绝望。

警察都无能为力了，她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真找出了制裁者，未必能真的要挟他，其实制裁者也知道她无法报警，只要有一个人把“罪之源”内容告诉警察，剩下的所有人都

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制裁者还会因此恼羞成怒，继续肆无忌惮地残杀，他们也无能为力。

从刚才对线索的期待到现在的危机感，只在转念之间。

事情开始不妙了。

夏月继而想到第一个制裁者还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感。对于现实法律而言，杀一个和杀两个区别并不大。大家又都不敢报警，那么他就可能会成为其它人的老大，让大家唯命是从。

那老姐的处境也会有点麻烦，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王水明成为尸体的画面这时又浮上脑海，她强行忍住胃部的抽搐。这时，她的脑海中又跑出另一个念头：

老姐会不会怀疑我就是制裁者？

在这起事件中，似乎只有她和王水明有过联系，他们还是一所学校的。姐姐最怀疑的人，也可能就是我。

这个想法不由让夏月心中一惊。

不管姐姐之前是如何地信任自己，一旦我被选为了制裁者之后都会身不由己地去杀死王水明。这个结果不会以自己原先的意愿为转移。那么姐姐肯定也会怀疑我，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但转念一想，她又放下心来。

姐姐特地强调了神只能改变制裁者的心灵，改变不了肉体，也没有赋予制裁者任何特殊能力。那么王水明的死状就证明了王峰的话，凶手是个男性。这点她只需要向姐姐说明之后，姐姐就会相信自己了。

她暗暗舒了一口气，她们下次应该互相保证如果谁被选为过制裁者都需要诚实地告诉对方才行，不论遇到什么局面都共同进退。因为她们是一对好姐妹。

那如果有一天，她们被神选为了杀死对方的制裁者之后又该怎么办？

夏月咬了咬嘴唇，她忽然悲伤地醒悟了：

——信任这东西也许早就消失了，也许从没存在过。也许的也许，王水明真的是被女人给杀死的。那个死状只是用了某种障眼法。

也许姐姐是凶手也说不定。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么？”

王峰见她半天没有说话，突然压低了声音，“其实你不必拘谨什么，在这种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都很厉害。你可能就是死者最亲近的人了。我会把你当成是死者家属看待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哦……那我能不能看看他的计算机？”

他的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夏月没有理会，她因难过而心不在焉。

“当然没问题，我帮你开。”

只见王峰弯下腰，按下王水明计算机主机的按钮，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开着，马上就跳出了开机画面。

在王峰的监视下，她能删除掉邮件的机会实在有限。

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确认一下王水明的邮件收发系统。希望不是OUTLOOK，这样会把邮件保存在硬盘里，想删除会很麻烦。如果他是使用纯网页来收发邮件的话就会好很多。一来警察不容易找到，二来如果她能把网页的缓存给清除掉就可以放心了。完成这一切仅需要用鼠标点两下，她不是没有机会。

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一张穿比基尼的亚洲美女出现在桌面上。上面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图示，除了聊天工具以外大多数都是游戏。其中有几个是漂亮性感的大腿，疑似色情游戏。夏月的手还没碰到鼠标，突然一排浏览器打来开来把她吓了一跳，几乎都是不堪入目的画面。清一色的欧美女孩们蹲在地上用陶醉的表情在为男人口交。她使劲地把目光移开，面颊已经微微发烫。这时，站在一边的王峰突然沉声问道：

“你就是夏月吧？”

“嗯？”夏月奇怪地转过脸去，发现他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凝视自己，面色变得阴沉。

“你给人的感觉很奇怪。”王峰撇了撇嘴说道，“你起初很在意王水明的死，这给了你很大的打击，你哭得泣不成声，我说的没错吧？”

他是指自己刚见到尸体时的情况，夏月想听他后面说什么。

“但你现在恢复得太快了，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常。我感觉不到你对凶手有什么恨意。我甚至都感觉不到你的悲伤和难过。你的模样只像是来网吧上网罢了。这前后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人。”

原来这才是他让自己过来的目的？夏月吃了一惊，自己明明很害怕的，为什么他没感觉到呢？

“你看这里。”王峰突然指着床板的轮廓，“这里，还有这里，都能看到血污。还有这地上，这里到处都是。空气的味道也很难闻。尸体搬走才一小时，即使是同行过来都会忍不住想离开。而你却这般淡定自如，还有心思看他的计算机？”说到这里，王峰瞅了她一眼，又看了一下她面前的网页，露出调侃的表情，“我让你打开它，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罢了。”

难道说……夏月瞳孔骤然放大，难道被他看出来了吗？

她还站在这污秽的案发现场，一个活生生的人刚被残忍杀死，自己却产生不出对凶手的恨意。不止如此，她还在这里若无其事地打开他的计算机，只为自保。这难道是被写下的“罪”又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自己？

可怕的是这个过程她始终都浑然不觉。

若换成两个月前，当听说身边有人被残杀那肯定会惊恐万分，更别说镇定地坐在案发现场了。所以也不能怪眼前这位大叔像看变态杀手一样注视自己。她暗暗地吸了一口气，不知该如何回答。

“罪”这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她不想再欺骗自己，虽然它总是默默地行动，默默地改变每个人的心。

“不好意思。”

王峰突然走到夏月面前关掉了她显示器电源，用一种怪异的口吻问道，“请问4月7号这一天，你都做了什么？”

她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还是被怀疑了！

她调整了一下呼吸，尽量用缓而平稳的语调回答：“前一天，我被姐姐叫去她家玩了，今天才回的学校。”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有联系方式么？”

“夏雪，手机是 139186XXXXX。”

王峰掏出本子把号码记在了上面，然后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意思是我会去核实的。夏月从中看到了露骨的怀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让她感到很沮丧。

“小沈！”王峰这时别过脸，对着门外大喊了一声，“把这台计算机给搬回局里，让技术组给我彻底查一遍！”

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女子应声走了进来。她就是先前给自己倒水的那个女人，原来她一直就守候在门外。

她先是走到夏月对面打开衣柜，取出一个类似针孔摄像头的器材。再走到夏月身边，熟练地打开显示器电源并操作鼠标关上了计算机。整个过程她都不苟言笑，脸上像涂了一层寒霜。

在想搬计算机主机时女人瞅了一眼夏月，示意她让开。夏月闭紧嘴，把脚往边上一挪，然后就垂下脸盯着自己膝盖，不再看别处一眼。

自己不是被简单地怀疑了，而是被当成了重点嫌疑犯，夏月心想。

3

再企图获取线索已经不可能了，夏月马上提出先行一步。王峰只是深深地注视了她一眼，没有多做阻拦，只是让她不能离开 S 市，手机也必须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态。但他们没有证据能扣押她，夏月明白这一点，并且人也确实不是她杀的。

被罪附身已经很背了还要被警察怀疑，心情变得更为阴郁。离开了王水明的住处后，她径直向学校的宿舍楼走去。

她的学校偏离市中心，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时常会有卡车跑过带起弥漫的灰尘，人行道边的店铺也大多破落陈旧，让这一带显得有点没落。夏月朝东南方向望了一眼，那里有一家易初莲花大卖场，她平时买东西都会去那里。

她的宿舍楼虽然是新建的，装修也不错，但禁止学生夜归，并且会在 12 点钟断电，这会让很多人不习惯。王水明之所以会出来住，可能也和这种管理模式有关吧。他把房子租在学校附近，这是不能让同学来为自己作不在场证明的原因。

从警方的话来看，死亡时间的确是4月7号当天。

难点在于这一天的时间跨度很大，自己无法一直粘着同学做到形影不离。即使短时间分开，也可能被怀疑是去杀王水明了。老姐的思维很缜密，她还提出王水明若是死于4月7号凌晨，那时同学都睡觉了，谁能给她作证呢？于是最后决定让住在市中心的姐姐来完成这个任务。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烦呢？自己根本就没有杀人嘛。

现在一切都乱糟糟的。她整个人似乎从里到外都被搅浑了，让她欲哭无泪。

也许自己就要死了，死得像王水明那样悲惨。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还被警察怀疑成杀死王水明的变态杀人狂，反过来才像吧。看来警察在面对那种现场时也乱了阵脚。

当看到王水明的尸体时，夏月最有印象的是用匕首插在背上的手指。姐姐说杀人的过程取决于制裁者的自身特点。那么他的特点就是变态。姐姐要小心为好。

想到这里，夏月突然觉得很烦躁，她朝路边的一个石子踢去，被脚上帆布鞋击中的它迅速滚向路边，击中草坪的围栏后，反弹回人行道上。

这是她以往不会去做的举动。

他妈的，干脆去死好了！

为什么大家不全都去死呢？

王水明说不定是个聪明人呢，那样才是真正的解脱也说不定。

说来奇怪，夏月至今都没有谈过男朋友，没有品尝过恋爱的滋味，也没有暗恋过谁。她一直以为像自己这种人全国也很少吧。虽然外表不错，但她和周围的任何男生都保持着一种心理的距离感。她不想付出什么，也没有损失什么。她按部就班地生活，以至于人生一直稳妥地行进在预定的轨道上，沿途没有波澜壮阔，也没遇到过让人窒息的美丽风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如果要她许一个愿，不是遇到白马王子，而是永远都一帆风顺。似乎只要如此，她这一生都能心满意足。

可现在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我的下场也是死亡吧。

“你们会随着我写下的罪来到此处，这比死亡还恐怖的国度。这里是你们命运的终点，也是你们命运之永恒。你们将永远陪伴我，经历远比地狱还残忍的苦痛。”

这句话蓦然响起，意思是死也不会得到解脱。

为什么会选中我呢？

她突然冲向那块石子，又狠狠地一脚踹上去。可这次她鞋底太早地蹭到了地面让身体失去了平衡，加上又用力过猛的缘故，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与其说是疼痛，倒不如说是一种热辣的感觉，她的右手胳膊擦破了皮。血丝慢慢渗出了白嫩的皮肤。

路人投来诧异的目光，远处似乎有一个小孩在偷笑，她没有理会，只是拍了拍尘土，坐到了旁边的石阶上。抱住膝盖，她把脸埋在了上面。过了好一会儿，她嚤嚤地哭泣起来。

她不想谈恋爱，也不想受伤害，不想象母狗一样被人压在身下，不想替男人口交。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肮脏的，可问题在于她既不想当贤妻良母，也不想堕落在快乐中，她给了自己一个局外人的定位，似乎只要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行了。她只想戴着面具在世界的夹缝里行走，直至终了。

别人的故事都和我无关，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不想当一个女人了，却也无法摆脱这种身份。

渐渐的，哭声止住了。

她掏出纸巾，发现只剩下了最后一张，想起在包里还多备了一袋，她便开始用它大声地擤起鼻涕，然后随手往草丛里一扔。什么淑女形象啊，都见鬼去吧。王水明不是“饕餮”，他失败了，他死了，自己该怎么办？

还是舍不得放弃生存的权利，她想要活下去。

她不想被充满恨意地杀死。如果换个别的死法，她也许就不挣扎了。她并不喜欢现在的世界，却为何还要为留在这里而努力。

（以前我不是如此消极的。）

这个念头突然让夏月惊醒，她咬紧了牙关，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自己的心肯定又被“罪”给侵蚀了，才会冒出之前如此消极的念头。她虽然不觉得生活有多美好，但也从未这般轻易地想放弃。

消极，灰色的属性，正不知不觉感染了她的灵魂。

“我一定要活下去！……”喃喃地默念了几遍之后，她感觉大脑稍微清醒了些。

接下来想想自己能做什么吧。

只要能确认自己灵魂上被写的是什么“罪”的话，就能把它抹去，自己也就可以幸免了，生活会恢复原状的。

虽然没有学会去爱，但父母喜欢，被朋友喜欢，被同学喜欢，偶尔也会收到几封求爱信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她还是可以拿着枯燥的书本坐在教室里，一天天地等待毕业，有朋友的陪伴。

到底我的灵魂被写下了什么罪？

只要能搞定这个，似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她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

这有点像买彩票的感觉，一共有七宗“罪”，只要去印证的话，谁都会有  $1/7$  的生存率。跟一些恐怖的疾病比起来，现在的情况也并非走投无路。

她从包里掏出了一本小本子，翻到空白处，在上面涂写起来：

①饕餮：这个完全没有表现，可能性为 0%（太好了，生存率直接升为  $1/6$ ！耶~~）

②淫欲：从各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是这个，有 50%的概率……（虽然有点尴尬，但也就是说有 50%的存活率咯？）

③贪婪：似乎没有，暂且算 5%吧（我不贪心的啦，从小就不贪，现在也没有！）

④愤怒：似乎没有吧，不过刚才自己踢石子的表现……？哎，算 15%吧（谁遇到这种处境都会想要发飙的啦~）

⑤嫉妒：不清楚，暂且算 10%吧（小嫉妒谁都会有的，但最近没有嫉妒过别人。老实说，是已经无暇在意别人了。）

⑥懒惰：不清楚，暂且算 10%吧（懒的洗衣服算么？）

⑦傲慢：也不清楚，可能有一点点，暂且算 10%吧（姐姐倒有点种傲慢的感觉，不过她生来就如此，有女王气质^-^）

在画上了一个笑脸以后，夏月对着这张纸反反复复地研究了起来，就像是面对期末考卷，她并没有多少把握。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她觉得肯定需要修改，而笔尖第一次变得如此沉重不堪。不过情况也似乎没她所想的那么糟糕，毕竟生存的概率已经超过 1/7 了。她叹了口气，真希望所有做过亏心事的人都来填一下这张答卷——尤其是那些侮辱过女人的男人。

从小她就对“性”有一种很排斥的态度，进而演变成对所有男人的排斥。可结果真是讽刺，现在竟然自己是淫欲的概率最大，所谓的神真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

不过能锁定为特定的“罪”总归是一件好事。

接触了其它被选者以后，也许能再排除掉几宗罪，那结果就明朗了。

如果能早一点获得解脱，就美美地去吃大餐一顿！

（喂喂！别增加自己“饕餮”的嫌疑好不好……）

对了！夏月忽然想到“罪之源”信上所说的“除非在此之前能念出我写下的字，那罪的名字，以你们的灵魂。”——也就是姐姐所谓的“灵魂印证”——具体又该怎么做呢？

王水明似乎很清楚这一点，但没和自己说。算了，老姐肯定知道，到时问她一下就好了。

总算这次任务完成得还算 ok，获得了两条线索，已经可以向姐姐交代了。姐姐到时会带她认识其它被罪选中的人。希望他们别再像王

水明一样怪异了，最好其中有一个可以让人放心依靠的大叔，能有 Johnny Depp 般的魅力就更好了。

真会做梦啊！她笑了起来，心情不知怎么又好了。

姐姐似乎把被罪选中的人都称为带罪者。

如果他们 5 个人都印证成功了，那自己存活概率就会增长为 1/2。总之后印证总归是核算的，开始的线索实在太少了，王水明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现在从他身上得到了不错的线索，姐姐当初让我劝他去印证果然是对的。

想到这句话时，夏月突然怔住了。

第一个印证的人基本就是送死。姐姐必定知道这一点，换句话说，自己当时是在劝王水明去“死”。

也许本来可以有某种方法救他的。

比如姐姐完全可以先召集大家碰头，再一起来想活下去的办法。可是姐姐没有这么做，而是：

——让自己鼓励王水明去“死”。

这都是为了那一条线索。

夏月摸了一下额头，手指变得湿湿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自己可是谋杀王水明的帮凶啊。

这也许是一个误会。她喘起了粗气，不管怎么想说服自己，她都隐隐地感到事情的发展有点不对劲，好像一切都走在错误的轨道。她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老姐会为了获得线索而杀死我么？

回忆起姐姐主动提议帮她作不在场证明的神情，夏月的表情蓦地呆住。

4

三步并两步赶回了宿舍，打开门一看，室友们都不在，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她们应该结伴上课去了，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对自己而言变得好遥远。

仰面躺在了床上，夏月不安地思索着自己是否还能信任姐姐。强行安插在每个人心中的“罪”让原本建立好的信任纽带脆弱无比。就连自己有时也会无法控制地生出邪恶的念头，也可能哪天被选为制裁者去杀死人，那还有谁可以真正相信？

拿起手机，她打开了通讯簿，一页一页翻动着那些原本熟悉的名字。

当“老爸”、“老妈”这几个字引入眼帘时，她倍感亲切，可生怕他们灵魂也被写上了恐怖的罪。

不管怎样以他们的人生经历是绝对不会相信她现在的处境。他们只会以为她的脑子短路了。别说帮她出谋划策，不让她去看精神科就已经很好了。他们却是这世上和她最亲近的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无助感油然而生。她现在有点后悔没有找一个男朋友了。不过真有男友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也早就跑了吧。他唯一想做的只是把她压在床上蹂躏，要说起责任这种事，最多只会在自己堕胎时陪在身边罢了。男人在她心里就是这样。

从这点上说，有老姐和自己作伴也算是足够幸运了。对她来说也理应如此吧。姐姐有男友了么？

应该没有吧，老姐这点和自己很像，都讨厌男人。

这是有原因的，夏月明白这一点。

她把名字移到了“夏雪”一栏，正犹豫着要不要按下去时，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把她吓了一跳。

正是姐姐。

她忙跑到了阳台上，怕万一门外有人偷听。

“小月，方便说话么？”

“方便。”老姐的声音很急促，让夏月心里一紧。

“不好了，出事了！”

“怎么？”

“我们中的……一个……”她似乎是在想该怎么表达，过了好一会儿才接下去说：“被杀了……”

“什么？！”夏月惊呼出声。

“这是刚知道的，她……她……”说到这里夏雪的气息急促起来，“她……被奸杀了……好惨的……可能是尝试失败，遭受惩罚了……”  
“……”

“这次应该是‘淫欲’做的吧。”

这句话让夏月感觉被雷击中了一样，自己应该是“淫欲”才对啊，她不禁脱口而出：“没有别的可能了么？”

“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还没有报警，因为问题不在这里。”夏雪的声音压低了，“现在已经不能再让警察插手了！”

“为什么？你倒是要赶快报警啊！”夏月几乎快喊了起来，“他既然是‘淫欲’的话，不把他抓起来我们会很危险的啊，并且既然已经知道他是什么‘罪’了，留在我们身边也没有用。他说出我们的事我们可以逃走。”

“小月，你冷静点！你现在还不了解情况，你先听我说，我问你，王水明那边你是不是去过了？”

“嗯。”

“他死了对吧？昨天？”

“没错。”

“果然，刚才有个叫王峰的警察打电话给我了，他叫我去一次，我已经拒绝了。”

“什么？！”姐姐她该不会……？夏月之前不好的想法似乎全都应验了。

“你冷静点，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我们得赶紧逃走了。”

“你别总是叫我冷静！”夏月按捺不住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当初不是说好了你来替我作不在场证明么？你逃走那不就等于承认我就是凶手吗？！”

“不是的，小月，你别误会，那个你听我说，已经搞定了。”夏雪这时的语气很镇定，“你曾告诉过我王水明把自己的房间涂满了水泥对么？”

“嗯。”

“那个被奸杀的女孩名叫费冰欣，也是死在涂满水泥的房间里。”

“然后？”

“你好好想一想，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都死在这种特别的现场，你说警察会怎么想？”

“这个……”

“费冰欣可是我的同学啊，你再好好想想，王水明是一个，现在又多了一个费冰欣。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死法一样，警察会怎么看呢？也许本没有联系，但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一个是嫌疑犯，一个是嫌疑犯的证人，我们还互为姐妹……”

听到这里，夏月的心就沉了下去。当警察掌握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直接拘留她们了，到时一切都完了。

“小月。”电话那头又传来了夏雪的声音，“我没有报警，正是想保护你，你还不明白吗？”

“那……王水明的事现在警察怀疑我怎么办？”

她在王水明死的当天的确不在学校，除了姐姐以外，谁还能帮自己作证啊？

“你听我说，我前面只是说我不能亲自去警察那边了，但在电话中我已经作证说过当时你的确和我是在一起了。还有你忘了么？当时除了我们还有其它人在场，我已经把他们的名单和联系方式都提供给警方了。”对！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真是当局者迷啊！那边夏雪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经暂时没事了，不过我们得赶紧准备跑了，一个尸体摆在那儿，一个大活人死了，我们是瞒不了多久的你知道么？只要费冰欣的尸体被警察找到，我们就一起死。”

“就没有办法把尸体先处理掉么？……”从嘴里吐出的这种话连自己都觉得像一个罪犯。

“天呐，尸体哪有这么好处理的。”感觉姐姐好似哭笑不得了，“你想让我挖坑还是分尸呢？哎，那附近连绿化带都没有好吧？时间真不多了，我们现在逃还来得及。”

“呃……”夏月沉吟了一下，那么说得赶在费冰欣尸体被发现前把一切都搞定才好，之后随时可能会被当成嫌疑犯拘留。

“总之我们先汇合吧，再一起去其它地方，去其它城市也行，你快点收拾点东西，带上手机和换洗衣服……”夏雪继续在那头催促着。

夏月这时打断了姐姐，“你刚才说现场也是被水泥封住的？”

“是啊！刚才不是说过了？让人挖了半天才进去的。”

“我想去看一下现场，行么？”

“你要去那里？”姐姐似乎很奇怪她这个想法。

“嗯！”

不知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她对水泥筑成的现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绪，想要再去体会一下。最关键的是：那里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线索。

那端沉默起来，话筒里能听到夏雪微微的喘息声。夏月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就像是姐姐在她耳边吹气一样。她喜欢这种感觉。过了半晌，姐姐开口了：“随你，不过得抓紧了。”

记下了地址，夏月迅速地挂上电话。时间的确不多了。开始还以为和他们碰面这种事就像参加一个 party 或者讨论会，现在才醒悟过来原来是集体逃亡。

回宿舍先找出手机充电器搁进随身的包里，再用一个手提袋装了一些内衣、袜子和一件替换的上衣，夏月就飞快地跑下了楼。

到了学校外面，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此时她的心情有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冒险，而前方不知有什么在等着她。

如果能活下去，她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希望这次的经历会让她的生活做出改变。至于是什么改变现在还说不准，也许会找一个人好好地谈一场恋爱，不去计较结果。

既然“淫欲”另有他人，她会是什么罪就失去了头绪。

从两个犯罪现场的相同迹象来看，她隐约感觉有什么线索穿插其中，这就像一把贯穿一切的透明钥匙，自己一定要得到它。所以她让自己一定要去看一下现场。即使某天她也被残忍地杀死在某个房间里，死前还受尽凌辱，只要能从事件的最初开始见证每一个过程，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再怎么悲惨，也要让自己来掌握命运。

姐姐，对不起，我已经不能完全相信你。夏月在心理默默地说着，并坚强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出租车启动，朝不可预知的目的地驶去。夏月的双手紧握在了一起。她把脸转向窗外，只看到匆匆行走的人群如浑浊的河水般涌动。他们没有被神选中，他们每天做的事只有重复。也许是快乐，更多应该是悲伤。小孩们被这世界欺骗，大人们不再相信这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重复这个桎梏，永远不得跳出。现在的时间是下午 5 点，路上应该还需要两个小时。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一场冒险来为麻木的人生做出改变。

情形也不算太坏，至少那个被强奸杀死的女生不是自己，也不是姐姐。那个女生一定很痛苦，垂死挣扎还是被命运抛弃了。

生命有时就是如此不堪，如果真的有神，也应该是用来保护女性才对的吧。在很多时候夏月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女孩。虽然她很漂亮，有女人该有的一切。可在第一次月经到来之前，她就已经对这种身份感到了悲伤。

当时不看到就好了，也许自己的人生就会不同了。

画面中的姐姐嘴被堵住，双手被缚在身后，洁白无暇的身子袒露在一个老男人身下。

那一年姐姐只有 15 岁。

当时不看到就好了，夏月努力地想把它抹去，可它就像一张粗陋的蜘蛛网，粘在了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与以往的杂念不同的是，这个景象源自于真实。从那时起她开始讨厌起身边的男性，讨厌谈恋爱，讨厌被压下身下！她甚至讨厌牵手和亲吻。讨厌异性之间最普通的亲昵。而听说现在谈恋爱男人会要求做更下流的事，她都开始同情起身边的女生。不知她们怎么想的，反正自己是死也不会做的。

从此她对未来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她还记得姐姐当时所有的拼命反抗，都变成了徒劳。

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女生？

念及此处，夏月的眼泪淌了下来，不知是为了姐姐的过去，还是将来的自己。

这涉及到一个秘密，是姐姐最大的秘密，自己是当事人以外唯一的知情者，而姐姐并不知道自己目睹了一切。

当时的吃惊是无法想象的，就如同这次，她也没想到两个小时以后会见到那个男人。

### 第三章 罪之法则

1

遇上了堵车，对此夏月早有觉悟。她的心情又恢复成焦虑状。看着窗外夜色悄悄降临，她想思考一些问题，但思维的齿轮却不听使唤。关于姐姐被强奸的回忆干扰了她的思路，那是一个不堪入目的夜晚，她们姐妹俩的关系也因此被疏远了。

要不是因为这次的事件，可能自己很久都不会去找她见面，只会在平常时聊几个电话嘘寒问暖。她害怕姐姐突然会跟她说：

我知道你那晚都看见了，你全都看见了。

是的，我其实全看见了。那个强奸姐姐的男人是学校的语文老师，还记得是姓李，夏月看过他的板书，字体漂亮工整。

那一年夏月是十二岁，刚进初中还没多久，女生们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她也不方便和男孩在一起玩耍。她只是很羡慕那些能大声叫喊跳跃的男生，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总是会咧着嘴朝她傻笑，当被她看时又会腼腆地低下头。他有时会呆呆地注视她，再眨下眼睛，似乎他心里有很多的话想和她分享。那一年她的身体开始发育了，很多事情都让她感到懵懂和兴奋。不像大年纪的女生已经开始交男朋友。即使已经意识到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改变着什么，她们也永远只是几个女生凑在一起玩儿。大家叽叽喳喳地聊个没完，什么都显得很单纯。放学之后她有时会去找姐姐玩儿，夏雪是她的堂姐，在她心中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地位。

她相信姐姐也这么想。

那时夏雪的身体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她皮肤非常白皙，胸部鼓鼓的，腰则很细，身体有着美妙的弧线。当穿着T恤打羽毛球时，夏月会一直盯着她的胸脯看，弄到夏雪不好意思了，嗔怒地过来掐她才作罢。不管是嬉笑和生气时夏雪的模样总是很美，这一点让夏月很羡慕。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在外貌上不输给姐姐。气质上是没法比了，姐姐身上有种贵族的气息，还有那与生俱来的威严感让夏月印象深刻特别在

跟她的同学说话时，姐姐有时会浮现出不怒而威的神情。夏月与其说是敬畏，倒不如说是仰慕。

并且姐姐对生活的各方面都力求完美，争强好胜之心绝不亚于男生。她曾说过如果有谁敢欺负夏月的话，她就会出面摆平，不管对方是谁。

她还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那时当个“官”是很有面子的。父母们聚在一起时当听说谁家的孩子是课代表或班干部时，都免不了要称赞一番。每当此时，夏月就会看到姐姐露出喜悦之色，脸颊旁会出现两个漂亮的小酒窝。这时的姐姐实在太美丽了，这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那件事以后，夏月总会回想起这个画面并这么以为。

那天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太阳已经隐去，只留下红彤彤的晚霞留在天际。婶婶让夏月进屋后就去做饭了，她只是回来做个饭，经常要晚上赶回公司加班。而叔叔因为在船上当电工的缘故常年会不在家。

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真是很无聊呢。要不玩一下捉迷藏的游戏吧。先藏起来，等姐姐来找我，说不定会很有趣。

夏月躺在姐姐的床上发了一会儿呆，回想起了以前常玩的游戏。

从写字台上找出笔和纸，她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字：“我是温柔的空气，没有形状的彩虹，你找不到我的~~”写完以后，她先是钻到了床板下面。红褐色的地板很干净，而她也不是很爱惜身上的这套衣服。校服，是她最不爱穿的衣服啦。床沿垂下的粉红色格子床单，给了她一种隐蔽感。这样过了一会儿，姐姐还是没回来，夏月缩在那里，幻想姐姐平时坐在床边，光着脚丫子抖来抖去的情景。

今天的姐姐怎么放学这么晚呢？早知道就不来了。

在床下待得实在无聊了，忽然跑出了恶作剧的念头。她很好奇美丽又威严的姐姐在一个人独处时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学可爱的猫叫或者在白纸上写满某个男生的名字呢。想着想着，夏月就从床下钻了出来。她把写字台上写好的纸条放到了不起眼的位置。再打开屋子角落的那个黄褐色大衣柜蹲了进去。

只有在这里才能观察到姐姐的表情。而她知道在姐姐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会躲在这个衣柜里不见人。对姐姐的这一举动她一直觉得有点奇怪，正好现在可以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感觉。

衣柜里黑黑的窄窄的，世界一下子就缩小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这让夏月感到有点害怕，她不敢动，蜷起身子缩在里面。

姐姐今天回来得特别晚。天色已经全暗了，夏月饿死了。婶婶已经做好了菜，饭也在电饭煲里，可她想等姐姐回来一起吃。

她闭上眼睛斜靠在衣柜里，把一件姐姐绵绵的连衫裙抱在怀里。在这种慵懒闷热的氛围之中，她全身乏力，抵不住席卷而来的倦意昏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恼人的噪音把她吵醒了。她睁开眼，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响。还没有完全清醒，只隐隐约约察觉有人回来了，把日光灯打开了。白色的光束从大衣柜的夹缝中照进来。像有谁引导般，她马上把眼睛凑到了门缝上。

一个上身穿深色老式T恤的男人正光着屁股，把姐姐压在了下面。姐姐的嘴被什么布塞住，双手被男人按在头顶。她被堵住的嘴里还是发出了“呜呜”的声音，上身的校服已经被扯开，露出了雪白的乳房，樱红色的乳头像鼓点一样跳跃。她拼命地扭动着腰，想把坐在身上的人掀下去，这画面比灯光更强烈地刺入了夏月的眼球。

夏月还以为这是梦魇，或是看到了恐怖而萎靡的幻觉。等她确定自己神智已恢复时，才意识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有多么恐怖。

我得救她！那个人正在伤害姐姐啊！

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身体却动弹不得，像被注入了麻药一般。

恐惧？

还是意识到自己挺身而出也救不了她？

害怕自己也遭到侵害？

再也无从知晓了。

那个男人后来才认出是教语文的李老师，和站在台上讲课时的他表现判若两人，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得很凶残，没有打姐姐，也没有拿

出匕首之类的凶器。但姐姐也无法挣脱被压在下面惨遭蹂躏的命运。她脸色苍白，泪水顺着脸颊横淌下来，过不了多久就放弃了抵抗。过程就是这样。完事之后，那个李老师竟也哭了，他把姐姐抱在身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嚎啕大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看到了女儿被欺负而伤心的父亲。不止如此，他还突然跳下床跪着认错。这景象让她感到匪夷所思。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描述都联系不到一起：

——语文老师，强奸犯，恶棍，窝囊虫。

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

“滚！”

姐姐突然嘶声力竭地喊了起来，一丝不挂的她几乎无法站起来，她在身上披了毯子，大腿在微微颤抖，表情像要杀人。恐惧在李老师的脸上滑过，他用乞怜的眼神看了姐姐一眼，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二话没说就走了。

剩下的时间对夏月而言就是煎熬，房间里就剩下她俩了，她真希望自己不在这里，今天没有来过就好了。她现在也不能出去，虽然很想把姐姐抱在怀里，但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她怕姐姐这般责问。她能做的只是把自己蜷缩在狭小的黑暗里，听姐姐独自啜泣。

不知过了多久，她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婶婶终于回来了，那时姐姐的哭声早已停止多时。她俩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闲聊起来。夏月不知姐姐是怎么做到的。与其说是敬畏，自己反而感觉姐姐很冷酷，已经不像是人类了。至少在衣柜门被打开的那一刻，她是害怕得要死。

她假装自己睡着了，从没有醒来。她在柜子里身子僵硬地等待出去，也害怕着这一刻。

然后终于，门“哗”的被打开了。闭着眼的她看不见姐姐的表情。

“居然让妹妹在这里睡着了，你怎么搞的？”

传来了婶婶的责备声。姐姐沉默着，而夏月庆幸自己的脸埋在黑暗里。

随后，她假装醒了过来，然后借口太晚了匆忙离开。这时的她只有选择逃避。希望姐姐真的以为自己那时睡着了就好了。

自此以后，夏月开始讨厌男性，尤其反感男老师。就连那位喜欢对她傻笑的男孩也顿时变得恶心起来。他似乎在嘲笑她。

相反对于身边的女性，她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姐姐，夏月总是竭力地示好。似乎关系一旦疏远就暴露了自己那天醒过来的事实。不过她再也很少在姐姐独自一人时去拜访了。

那件事发生之后姐姐似乎变得孤僻了起来，总会一声不响地沉思，以前的威严感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苟言笑的表情和失去色彩的眼神。而婶婶看到夏月来玩时都会很欢迎，婶婶对姐姐这种变化也显得很无奈。

幸好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悲伤总是会被冲淡。

在中考时夏雪义无反顾地填写了女子寄宿制高中。这对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顺利考上之后，姐姐渐渐恢复了以往开朗。夏月为此感到高兴，也在内心松了一口气。因为姐姐住进学校宿舍的缘故，彼此见面的机会都大为减少。慢慢的，那件事开始从心底被淡忘，连同那肮脏悲哀的画面。

所以当出租车停下来，夏月疲惫地望向窗外时，又以为见到了可怕的幻觉。

已经过去八年的光阴了，这就像一个漫长的噩梦还没有苏醒，她竟然看到姐姐正和当年的那个李老师并肩站在一起。

他们挽着手，表情平静，正直直地注视着她。

夏月的脑海“嗡”的一声。

他们怎么了？

怎么又会在一起？

莫非是驻扎在姐姐心里的“罪”让她发生了这样的改变么？

和那个老男人站在一起的姐姐，似乎已把当年发生的事忘得一乾二净了。

2

出租车缓缓停靠在了路边，司机扭过头问她拿钱的时候，夏月还处于一种恍惚之中。

“39块，拉卡还是现金？”

“呃……现金。”

夏月侧过身拿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百元面钞递给司机。她有交通卡，但让司机找钱可以多拖延一点时间。出租车这狭小的空间就像当初的那个衣柜，她害怕走出去。余光中发现他们有了反应，在向她走近了。

“发票要么？”

司机递回找零时笑了一下，夏月微微摇了摇头。虽然还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但还是鼓起勇气拉开了车门，头一低钻了出去。

她对迎面而来的姐姐做出生硬的笑容，姐姐也回笑了一下，彼此的笑容中都夹杂着疲惫。

夏月对着那位曾经的李老师打量过去，男人似乎到了一定的年纪模样就不会改变。他几乎还是当年的那张脸，下巴很尖，脸颊两边凹陷下去，额骨平扁，头发稀疏了一些。但他的眸子比以往要锐利了，从表情看似乎对她怀有某种戒心。

夏月的胸口有点发闷，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和一辈子都最讨厌的人碰头，她几乎恶心得想呕吐。如果他也被罪选中的话，那还真是“罪有应得”！

夏雪似乎察觉到了夏月的异样，表情有一点不自然，缓缓松开了和男人握在一起的手。

她似乎想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让这一瞬间的气氛有点凝滞。

“他是？”

夏月装作不认识他，首先打破了冷场。

“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你不记得了么？”说话的同时，夏雪用右手的食指摸了下嘴唇，这是她常做的动作，“他也被卷进来了。”

“我叫李富胜，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当年的老师了，你姐常和我提到你。”男人开口了，声音比以前尖细，像个太监。

他们彼此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

她注意到他说了“常”这个字，到底是做语文老师出身的，用一个字就说明了他们的关系，并暗示待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长。

“我们走吧，小月，很多事我们需要边走边谈。”

“你们先过去，我附近兜兜。”

这时李富胜识时务地给她们让出了独处的空间，正合了夏月的心意。

夏雪走近了，轻轻捋一下夏月的头发，然后姐妹俩顺势拥抱在了一起。夏月有点紧张，也感觉到了温暖。半分钟之后，她们松开了身子。趁这个机会夏月仔细打量起姐姐。她脸颊和五官的轮廓都和以前一样漂亮，已经可以用无可挑剔来形容，只是少了以往那种单纯的气息。她没有过于化妆，只是淡淡的粉底让原本美丽的双目显得尤为醒目，那一抹口红映出了原本没有的妩媚和些许颓废，脸蛋下方微微凸起的婴儿肥流露出性感的意味，完全没变的只是姐姐的鼻梁，仍然倔强地坚挺着。她生来就是一个美人胚子，这一点无可争议。

“我们走吧。”

夏雪把手环抱在胸口，看了一眼夏月，夏月点了点头，她俩一起快步朝前走。今天姐妹俩穿都是蓝色的牛仔裤，夏雪的颜色稍深一点，衬得腿部很细。她上身是一件黑色紧身T恤外加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皮鞋。夏月则喜欢穿帆布鞋，上身是亮红色长袖T恤配淡粉色马甲。她把乳白色的包背在肩上，左手拎着装衣服的绿色手提袋。

“从这里到案发现场还有一段路，李老师垫后以防有人跟踪，我们现在做什么都需要非常小心。”

很想问她为什么会和那个男人这样亲昵，他不是强奸过她么，但话到嘴边就变成了：

“我们将来该怎么办？”

“虽然有点麻烦，但我们现在还是掌握主动权的。神也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法则，未来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对夏雪的句夏月有点似懂非懂，她对死亡本身还不太理解。

“警察那边没事了？”

“暂时没事了，我给警察的那些电话号码一定能把你的不在场证明搞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对了，你这次调查到什么线索了么？”

整理了一下，夏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饕餮；2，淫欲；3，贪婪；4，愤怒；5，嫉妒；6，懒惰；7，傲慢。

在这七宗罪中，夏月从王水明的案发现场已经获得了两条线索：

①王水明被写下的罪不是“饕餮”。否则他不会死，“饕餮”活在我们剩下的六个人中。

②凶手被写下的罪不是“贪婪”。这从警察说现场有财物但没有遗失可以见得。如果凶手的灵魂被写下了“贪婪”，不管原先他多么拾金不昧，都应该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而把钱财洗劫一空。夏月是这么理解的。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记下的。”听完之后夏雪点了点头，“不过在所有人都是一条船上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杀人凶手伏法，我们只需要判断出他被写下了什么罪就行了。”

排除掉六宗罪就是胜利，但在这之前最好不要让警方介入，夏月明白姐姐的意思，可自己冒着莫大风险得来的线索只换来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让她暗暗有点失望。

“那个老师可信吗？”

“可信，我和他是情人关系。”在夏月看来这是荒谬之极的事，夏雪说得没有任何犹豫，“现在我要带你去第二个凶案现场，死者费冰欣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平时和她关系还算不错。”

夏雪说完加快了脚步。

夏月悄悄地注视着她，发现姐姐现在走路的姿势稍稍有点驼背了，全身有种缩紧的感觉。她的马尾辫随着步伐向上一翘一翘的，黑色发丝遮掩下的脖子显得分外苍白。夏月盯了一眼，脑海中浮现李富胜压在她身上吮吸这里的画面。

“她工作还没有多久，和上个男友分手之后一直一个人住。我有时会过来这里看她，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去灵魂印证了。我怀疑杀死她的人就是我们之中的‘淫欲’。”

“她忏悔的是什么‘罪’？”

“这没和我说过，否则我不会让她这么快就印证的。对了，我们管这种行为叫‘灵魂印证’，上次简单和你说过了。”

她所谓的“我们”也包括其它带罪者吧。

看来他们已经在某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大家如果能团结一致的话对彼此都会有利。但……为什么每次受害人都死得那么惨？每次的制裁者又是谁？

王水明的现场她是亲眼见识过了，费冰欣又死于奸杀，想想要和这种人一起相处就感觉头皮发麻。

“杀死她的人真在我们中间么？”

“没错。这是‘罪之法则’决定的。”似乎夏雪的思路被什么给干扰了一下，她用食指摸了下嘴唇继续说道，“‘罪之法则’在‘罪’的世界里是至高无上的法典，也是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所在。等下我要详细跟你说明这个。”

“罪之法则？”

“嗯，这是我们能否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姐姐对它的在意程度让夏月诧异了一下，过了半晌她又问：

“姐姐，你说王水明和费冰欣都是一个人杀死的么？”

“有这种可能。”

夏雪似乎又在想心事，只是简单地回了句。

夏月有点不乐意了，于是闭上了嘴。

她的不快主要还源于姐姐怎么会和那个男人走在了一起，而“罪之法则”之类的重要事项没有早点告诉她倒没什么。姐姐似乎现在什么事情都瞒着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有多远了呢？

她们径直穿过一个小区门口，穿棕色制服的保安没有注意到她们，只是低着头在看报纸。夏雪这时压低声音说了句：“就快到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已经经历过了王水明的死亡现场，那种地方看多了也会麻木的吧。夏月倒不担心这个，让她更在意的是姐姐的事以及刚才提到的“罪之法则”。

这法则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她收到的信上什么都没有说，这是神对她的歧视么？

那神一定是一个色老头！

心里骂归骂，她还是一本正经地问道：

“姐，那你为什么会知道‘罪之法则’呢？”

“我们中间有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幸存者’，他可以说是我们的领导者，‘罪之法则’也是他传达给我们的。今天，你就会见到他的。”夏雪总是把话说得欲言又止，让夏月赌气地加大了嗓门：

“那‘幸存者’又是什么？”

“在我们这七个人之前也有一批人被神选中过，跟我们现在处境相同，其中有一个人生还了，他就被称为了‘幸存者’。没想到这次他又被选中了。但这对我们倒是一种幸运呢，因为他知道许多事情。”夏雪看了夏月一眼，继续说道，“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并且想带领我们一起度过难关。他不想让悲剧重演。”

“那其余的人都死了么？”

夏月问的是上次的七个人。

夏雪默默地点了点头。

七宗罪，猜中的概率是七分之一。上一批的生存人数正好与之吻合。这就是现实么？

夏月愁眉苦脸地跟在姐姐身后走进一幢高层居民楼，一想到马上就要看到案发现场了，还是不由紧张起来。

“是在 15 楼。”

夏雪在电梯前按了一下箭头按钮。

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突然在这时响起，夏月翻开包，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外屏，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你是夏月么？”

“你是谁？”

“我是今天问你话的警察，你快点来警局一趟吧！”

“为什么？”

夏月吃了一惊。他电话里的声音跟现实听起来有所不同，一上来没听出来。

“别多问了，总之你快点来就是了！”

“我现在在外面。”

“我不管你在不在外面，你马上过来协助办案！”

“请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讲话，我也会有自己的事。”

就在这时，电梯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满脸笑容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出来。夏雪走了进去，紧接着是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他回过头张望了夏月一眼，在疑惑她是否要进来。夏月赶忙一步跨入电梯。

“我叫你来……是……你……别……王水……”

电梯的门合上了，已经完全听不见对方在讲什么，老式电梯就是这样。他似乎提到了王水明的名字，但其它基本就听不清了。夏月索性喊了一句“现在信号好差，待会儿再打给你”就挂上了电话，也不管那头是否听见了。

是逃亡的事败露了么？

夏月蹙着眉头看了一眼姐姐，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立在那里。现在的确也不方便说话。

到 15 层时，电梯的门开了，没有警察蹲守在那里让夏月舒了一口气。她俩快步走出电梯。学生一言不发地按了关门按钮。如果有一天这里的命案曝光了，他可能会指证她们。事先应该先乔装一下的，这点疏忽了。

“刚才是谁？”

夏雪的语气有点不高兴，她似乎也忌讳被那个学生看到了行踪。如果夏月不执意要来，这也就不会发生了。

“是警察，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一边说着，夏月一边挽住了姐姐的胳膊，“他想让我去警局，会不会是怀疑我了？”

“不可能，那个人本来就不是你杀的。”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要打回去么？”

“他再打来的话，搪塞几句做出惊吓的样子就行了，多争取些时间也好。”

“嗯。或者干脆我打过去吧？”夏月拿起手机，她有点后悔刚才挂了电话，说不定现在罪名会变成拒捕呢。

“别！”这时，夏雪先是挣脱了夏月的左手，然后一把按住她的手机，“还是别用手机了，说不定会暴露位置，这里可是命案现场。”

“对。”

美剧中曾看到过这样的桥段，说不定刚才的电梯已经救了她们呢。不过夏雪的手好凉，像在冷水中刚浸过一样。走廊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夏月才看清她的脸色很差，用了不少粉底来掩盖，双眼泛出了死鱼一般的气息，似乎是全力支撑着才不倒下。真的好让人怜惜。这都是被“罪”折磨的吧。

“发短信应该没问题，不联系也不好。”这时姐姐提议。

夏月点了点头，在手机上编辑了一条短信“我的心很乱！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想和人说话！”就发了过去。

王峰马上就回信了：“你别误会，我不是要逮捕你，我只是想保护你，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夏雪和夏月相视一眼，表情都有点错愕，夏月忙用短信回道“你在说什么？”。

“有人在警局击伤了法医，再次对王水明进行了虐尸。他背上的匕首也被抢走。据判断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他很危险，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

这是真的么？看到王峰回的短信后，夏月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那个人是制裁者的话，等会儿就要相见了，他会对自己下手么？

他又为什么还要去虐待王水明的尸体？人死了制裁者的任务不是就结束了么？

他是不是还隐藏了其它的秘密？

如果杀死费冰欣的也是他的话，那会不会对费冰欣也.....

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姐姐已经打开了费冰欣的房门。另一个灰色的世界赫然在目。

3

夏月跟在后面走进屋子，就见夏雪先打开了灯，然后像猫一样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似乎太累了，她把眼帘垂下，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句：

“关上门。”

在门关上的那一刻，一种微妙的感觉在夏月的心底产生，又说不清楚。

可能是和刚才的短信有关，夏月努力想保持镇定。制裁者的二次虐尸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行为，不，对整起事件她都有太多地方无法理解。

是动机么？夏月紧张地想着，她似乎触到了某个问题的关键。包括姐姐会和那个男人走到一起在内的太多事情她都想不明白，周边的一切就像陷入了某种诡异的漩涡之中。

房间里卧室的墙上果然也涂满了水泥。

卧室的木门上被凿出一个洞口，这可能是姐姐和李富胜做的。那位名叫费冰欣的不幸女孩应该就在后面。

又是一个死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灵魂印证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水泥包裹住的房间，就是‘罪’的巢穴.....”夏雪闭上了眼睛，发出喃喃的低语。低语在这样的夜晚就如来自另一个世界旋律，在进行某种祭奠。

夏雪突然睁开了眼睛，她似乎感到了寒冷，把双腿抬了起来，用手环形抱住，像猫一样缩在了沙发上。

这已经不是当初的姐姐了，夏月突然看清了这一点，“罪”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被卷入了恐怖的事件，人生也偏离了预定的轨道，那尽头或许是谁都不想到达的永恒：

——“你们会随着我写下的罪来到此处，这比死亡还恐怖的国度。这里是你们命运的终点，也是你们命运之永恒。”

我一定要活下去！夏月攥紧了拳头为自己鼓劲，深呼吸了一下，她朝那个门洞走去。

低头钻进去之后，她发现整个房间很暗。借着洞口照进的灯光她在墙上找到了电灯开关，按下去之后，刺眼的白光就把一切照亮了。

虽然有一股不好的味道，但这景象比她预想的要好上许多。房子是精装修过的，毕竟是女人的闺房，即使墙壁上是满目疮痍的水泥也难掩原先温馨的氛围。莫非是这灰色的墙壁她已经看习惯了。这里的地板是暗红色调，窗帘是桔黄色的纱窗，天花板洁白无瑕。

而尸体就在床上。

那淡黄色的席梦思上有一个人形物体赫然在目，下面伸出了三分之一的小腿和脚丫。她身体的其余部位都被一张淡黄色的薄被盖住。

这应该是姐姐盖的吧。不知她当时看到的情景又是如何，至少此时的死者已恢复安详。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这个房间比起王水明那里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夏月发现那台崭新的 29 寸电视机的正面也被涂上了一层水泥。电视机的外壳是亮银色，和显像管上那污浊的水泥非常不搭，甚至让人感觉有点恶心。

是这被单下的女孩做的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发臭了么？”

客厅传来姐姐的问话。

“有一点。”

夏月之前就嗅到了，她想看一下死者的模样，就走到近前揭开了那条空调被。一股异常浓烈的恶臭顿时扑鼻而来，她的胃酸一下子就涌上食道。她捂住了嘴，双目圆睁地看着床上。

这是一个短发女孩，头发留到脖子这里，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圆润的脸蛋虽不能说有多美，但也是蛮可爱的。她的眼睛紧闭着，眼皮红肿发暗，眼窝发黑深陷，泪痕的印迹在发黄的脸颊上很明显。下巴右边被打肿了。嘴唇变成了紫色，很小巧，是她脸上最精致的部位，现在只是毫无生息地微张着。脖子上可以看到一道凝固的暗红色血痕，那是勒出来的吧。她身上的睡衣是和床单配套的淡黄色，已经破破烂烂的。她胸口上有一个碗口大的洞，一把暗银色的匕首正插在黑红色的心脏上，左侧的乳房被割了下来随手甩在肚子上，就像它从来不属于这个身体。

夏月逃命般地跨过洞口，冲向卫生间。

站在马桶前她大吐特吐起来。过了许久，她才气息微弱地来到了洗手池的镜子面前，里面的脸苍白的更像是别人。

她抹去泪痕，又把食指伸进嘴里抠了起来。马上，又一股黄绿色的半透明液体流了下来。等实在呕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她才靠坐在墙边，感觉整个人已经要虚脱了。

她不敢站起来看镜子，怕里面的样子会吓到自己。不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过了半晌之后，她勉强让自己站起来走回客厅。姐姐把头埋在臂弯里，对她的反应不为所动。

这是多么悲惨的后果，都是先被罪附着在灵魂上，再印证失败而导致的，夏月渐渐明白了姐姐的改变，比起如何活下去，或许直接自杀比较好。这是一种比死亡更巨大的压力，很显然，姐姐比她更了解这一点。费冰欣的死一定让她的精神遭受了更大的摧残。

“小月。”夏雪这时扬起了头，眼神瞟向那个洞口，“事态已经出乎预料了。我想现在就把‘罪之法则’都告诉你，这关系到你能否活下去，也关系到我。我知道从小你的记忆力就很好，现在你必须一字不差地把它记住。如果你做不到，就用那把刀把它刻在皮肤上，就像神把罪

刻在我们心中一样。在‘罪’的世界里你可以谁都不相信，但必须相信‘罪之法则’。”

“那把刀”是指插在费冰欣心脏上的刀么？夏月感觉心脏像被猫用爪子挠了一下，那个场景太触目惊心了，一个伤口有时会比无数个伤口更让人觉得恐怖。过了半晌她才开口，语调中流露出一种柔弱：

“姐，我会一直相信你。‘罪之法则’我会一字不差地记住。”

“好，我也想相信你。你要努力活下去，至少你要向我保证你会尽力。”

“我会的。”

夏月咬着嘴唇点了点头，虽然这么说着，她忽然觉得幸存的希望很渺茫。

“其实被选中的人有一种方法可以百分百幸存。”姐姐像是看穿了她的想法。

“啊？真的有这种方法么？”

“没错。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中有一个幸存者，他之所以能从上一轮幸存就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方法，而其余六个人全都死了。”

“这是什么方法？”

“他还没有告诉我们，但很肯定这个方法就是从‘罪之法则’中得到的。”

“那真是厉害啊，他为人怎样呢？”

夏月突然对这个素昧蒙面的人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

“他好的不能再好了，而且是大帅哥，怎么，你想嫁给他？”

“哼，不跟你闹了。”夏月眉头一扬，撅了一下嘴，“我对男人没什么兴趣。”

“那我也不跟你闹了。”夏雪话锋一转，“妹妹，我必须直接地跟你说，你现在的处境有点不妙。”

“怎么了？”

自从收到“罪之源”到现在，她的处境就没有妙过。

“我们不止是神的玩偶，也是那个幸存者的玩偶。”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么？既然他能让我们幸存，那我们对于他而言，就是可供随意玩弄的畜生，两者没什么区别。”

夏月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姐姐的表情又不像在开玩笑。

“唉，你还是像以前那么天真，你什么时候才会觉悟呢？”夏雪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你觉得世上会有谁肯无私地帮助我们么？神制定了游戏规则，规则出现了 bug，而他找到了。所以他能百分百存活，而我们幸存的机会只有七分之一。于是他就像神一样统治了我们的生死。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我们得绝对服从他的一切命令来换得生存的机会。我们既没有势力也不能给他大把的钱，所以对他而言我们的肉体是唯一可以交换的筹码！你以为还能怎样呢？他会善心大发么？他会让可供随意玩弄的女人从手心溜走么？我们不但必须言听计从，还得摇尾乞怜地讨他欢心你知道么？我希望你已经不是处女了，因为把你叫到这里来也是他的主意。”

“不可能！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为什么？！我都已经这样了。如果不能把你顺利交给他，我就是死路一条。你还不明白么？不是我，而是他策划了这一切，包括把大家集合和召集你，我无法违抗他的命令。在罪的世界里，他就是绝对的国王。”

夏月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危险感在这瞬间席卷全身，还伴随着悲哀的绝望。没想到从一开始就被骗了，而这个骗她的人正是姐姐！

姐姐的眼神变了，不，她已经不是当初的姐姐了！虽然依然是那张脸没错，那眼神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散发出灰暗而颓废的光芒。她似乎抿起嘴角微笑着说：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你还记得么？你为什么还会信任我？你难道能指望他平白救你么？世上有谁会平白搭救另一个人？”

夏雪的目光骤然凶狠起来，紧紧地盯着夏月的眼睛，夏月手足无措地低下了头。

当初在姐姐落难时她也没有伸出援手。

当时可能还没意识到那样的苦难会摧残掉姐姐的一生，真的没有想到。

现在又怎能指望姐姐放弃生命救她或让一个陌生的人平白援手？

这就是所谓的报应么？

夏月回忆起了缩在大衣柜中的夜晚。那时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没能救姐姐。当时的姐姐肯定多么希望谁能挺身而出。可惜危险在天枰的两端时，人们往往只关注靠近自己的一边。

“姐，你是不是……”夏月想问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她当时正醒着，也许把一切都说开了自己也会好受点，不过马上就被打断了：

“我们毕竟还是姐妹，所以我会给你一条生路的。你也许不用受到任何凌辱就可以幸存，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接下来我就会告诉你最为重要的‘罪之法则’。”悲伤和冷酷在这一刻同时浮现于夏雪的脸上，就像是一座等待融化的冰雕。夏月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姐姐，她的语气也近乎于死亡的冰冷，不夹杂任何个人情感，“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用身体所换来的。那种遭遇和耻辱是你无法想象的。我只希望你在见到幸存者之前能找出‘罪之法则’的 bug，让我们全部人都能百分百幸存，否则你的下场绝不会比我好。”

不好的预感真的应验了。果然姐姐已经不能信任了。肉体是她，血液是她，声音是她，而灵魂早已不是。

这时，背后传来关门的响声。不知何时李富胜已经走了进来。他手上拿着另一把钥匙。他踱到了客厅中央，先看了夏月一眼，再用那种尖细的嗓音对夏雪说道：“雪儿，放心吧，没有人跟踪。”

墙壁反射出灰色的光芒，好像照出了他心底的想法。而夏月的目光在此刻涣散起来。

## 第四章 BUG

1

打击太沉重了，摇摇欲坠中夏月都快昏了过去，耳边传来姐姐的声音，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已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小月，你先坐下来。”

像被陌生人叫了“小月”感觉怪怪的，她重新审视了姐姐一眼，那确实还是原先的脸，美丽中夹杂着一种肉嘟嘟的性感，依然用惯用的食指摸了一下嘴唇，外在唯一变化的部位是目光，变得具有控制欲和颓废。

夏月楞了一会儿神，然后选择靠墙的椅子坐下。

“坐到房间中央。”

张口想说什么，还是放弃了。夏月听话地站了起来，把椅子挪到客厅中央，重新坐下。

李富胜这时缓步到她身后，还用手拨弄了一下她的后脑勺，让她感到像被老鼠咬了一口。李富胜又把手指触到了她的背，就像蛇爬到了她的背上。

“我想你现在看到水泥了，它顽固肮脏，正是‘罪’的象征。”夏雪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就是被它所选中的。”

听到所熟悉的姐姐的声音，夏月禁不住又唤了一声：

“姐姐……”

“闭嘴！我正在给你讲重要的事情，你给我认真听好了！”

夏雪就像一个课堂上的老师一样，这似乎让李富胜很满意，嘴里发出了“哼哼”的得意声。夏月沉默地了，只是咽了一下口水。

“你得感谢我，我还当你是我妹妹，所以才告诉你这么重要的‘罪之法则’，如果有一天你能活下去，那一定是靠它。在死亡来到之前的短暂旅程里，它是不二的法典。之前我曾告诉过你有两种方法可以明确自己的‘罪’：第一种是根据自身的特征变化，第二种就是运用推理排除法。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找出游戏规则本身的漏洞，来

利用它得以幸存。这其实才是最直接和最强的途径，只要能做到这一步，神也可以无视！

“就像这个世界我们会生老病死一样，任何世界都有它的法则，‘罪’的世界也不例外。我在你被凌辱前赐予了你这个机会。当你直接见到‘幸存者’——也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以后——就会步我的后尘了。就因为我们是姐妹，我才不希望这样，你不知道我付出的学费是多么昂贵，这以你的床上工夫是绝对办不到的。不过有机会我以后可以教你。”

“3P！”

李富胜这时哈哈大笑起来，夏月不知该说什么，只感到欲哭无泪。

她目光空洞地望向那个通往卧室的门洞，可以看到床脚和苍白的脚趾头。是害怕变成那样，姐姐才会如此堕落吧。

“我们把规则的制定者称为‘罪神’，它选择了我们，把‘罪’强加于我们的心魂。不过称之为‘罪神’并不意味着它肯定就是神，我们对它并不了解，它也许是外星人，也可能是超人或者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类。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它确实能把那‘七宗罪’之一强加于我们的心上。它残酷冷漠，不感情用事，藐视人类，并且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也正因为最后一点，我们才有机会幸存。”

“它为什么会选择我们？”

“这我不知道，所以也无法回答你。可能是随机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你当成是天灾就行了，所有的天灾都没有‘为什么’。”

“那它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你只有去问它自己了，也许它是觉得有趣吧。当然你以后也有可能知道其它的答案，但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活下去。”

“为什么会是那‘七宗罪’呢？”

“只要找到自己写下了什么罪，再印证正确就行了，对么？”

“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七分之一的生存率。”看到她这么积极，夏雪似乎感到了满意，“不过每个人印证的机会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王水明和费冰欣就是例子。”

“你又怎么知道神肯定会遵守那套法则？”

“直接地说，正因为它是神，所以才根本不会介意人类的生死，它只关心自己的游戏是否顺利和有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那还有什么刺激？我能感觉到它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存在，就像科学家面对被植上癌细胞的小白鼠一样。而‘幸存者’能活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据。”

“它不会偏袒谁么？”

“你会偏袒笼子里的小白鼠么，你能分辨出它们中谁更好看一点么？不要把神看得和人类一样好不好？”说到这里，夏雪朝卧室的方向瞟了一眼，似乎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可夏月还是继续追问着：

“神又为什么要制定这么残酷的规则？”

“你觉得残酷么？你瞧我们自来到这个世上开始，就已经陷入进各种更残酷规则之中，只是你一直恍然不觉罢了。”

“可我不觉得这世界残酷。”

她指的是原来的世界。

“哼，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已经被规则同化了。我问你，为什么一棵树能生长千年，而人类只能活百年？为什么鱼儿能潜在水里鸟儿能任意飞翔人类只能挤在混凝土结构里？这一切都是规则导致的你懂么？这都是上帝制定的古老的游戏规则。只是你早已习惯了各种不公，没错，我们的特性就是接受那些看似无法改变的规则，并将之想成理所当然。”

夏月还是不依不饶：

“拜托！这跟我们现在处境不同好不好？”

“小月，你真太让我失望了。如果你只是抱着这种觉悟，就等着和欣儿一样吧！她老老实实接受了规则，所以才躺在那里！”

“这是情况太糟了才导致的啊！”夏月突然激动起来，“有些灾难的确难以幸免，我承认现在的处境是很危急，但你不能把费冰欣的死归咎于愚蠢啊！这不公平！”

“我跟你讲！只是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七个人被选中，你才会觉得被选中不公平。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被‘罪’选中了，你就会心理平衡了对吧？然后你会像接受人总会死一样接受自己 1/7 的生存率。到那时候，你还会把生七个小孩看成是理所当然！”夏雪的语气充满嘲讽。

夏月还想反驳，李富胜在背后咳嗽了一下，这是一种警告。警告无疑是有效的，夏月生气地睁圆了眼睛，但还是放弃了争辩，改口道：

“好吧，你说什么我听着就是了，那告诉我‘罪之法则’是什么吧。”

“你也不该再浪费时间了，浪费的都是你自己的思考时间。”夏雪揉了揉额头，又朝卧室看了一眼。当她回过头时，换了一个坐姿，“真的没必要为别的争论，接下来直接讲重点。我们这一轮中一共有七个人被选中，灵魂上被写上了七宗罪，这你是知道的。而一切都遵循了七条‘罪之法则’。”说到这里，夏雪把目光瞄向地面，像背书一样用低沉的口吻讲述起来：“规则一：每个人被写上的罪各不相同；规则二：罪会改变心灵，但本身的属性不会改变。它是指不可能会出现心灵改变‘罪’的情况。心灵无法对‘罪’进行净化。而‘饕餮’也不会自行转化为‘贪婪’。‘罪’只要被写下了就不可改变；规则三：除了改变被选者的心灵，罪不具有其它任何能力。也就是说‘罪’只能影响被选中者的心，并不能直接加害别人，也不会给予被选中者任何的特殊能力。它唯一能做的只是让我们心灵变‘坏’，但并没有增加任何“破坏力”；规则四：被选中者想要去除罪，必须在涂满水泥的房间内进行灵魂印证，如果不进行灵魂印证，在特定的时间内就会直接死亡。至于特定的时间是多长，每个人是不固定的；规则五：灵魂印证的机会只有一次；规则六：如果灵魂印证失败，被选中者会被杀死；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

夏雪流利地说完之后，吐了一口气，感觉她已经把上面的话倒背如流。

“你清楚了么？这就是你所处的世界。”李富胜这时用尖而沙哑的声音冷冷地说道，“对处女可没有任何优待哦。”

“这些都是怎么得来的？”夏月想了一会儿，然后问。

“都是阿西讲的。”

“阿西？”

“阿西就是幸存者。你马上就要见到他了。”

“你能保证他告诉你的都是对的？”

“你别小瞧了我。”夏雪的脸上浮现出一股恨意，眼睛眯了起来，“我知道男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实话。”

这时李富胜咳嗽了一下，插嘴道：

“阿西就是根据‘罪之法则’来找出百分百幸存 bug 的，我希望你能取代阿西。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你做不到，你的下场会比你姐姐更惨。阿西似乎更喜欢你这种抗拒的类型呢。你现在去陪陪你的同伴吧。你要么根据规则找出那个可以幸存的 bug，要么步她的后尘！”

“同伴”指的就是费冰欣。

一想到她的下场，夏月顿时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这时李富胜一把抓起她的胳膊，想把她拽起来。她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没有再做无谓的反抗，顺从地走往卧室。在经过夏雪身边时，只听到耳边传来“哼”的一声。她一下子挣脱了李富胜的手看向姐姐，似乎是在祈求她最后的怜悯。

而夏雪一下子把头扭开了。

2

被关在了卧室里，夏月靠墙坐着，就坐在坚硬的地板上。从客厅通过洞口看不到这里。

包和手提袋都被没收了，换洗衣服在手提袋里，手机在包里，现在她已经被软禁起来，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长时间的奔波和辛苦只换来了这样的待遇和几条残酷的规则，这并不是最让夏月难受的，而姐姐的背叛提醒了她“罪”所统治的世界是多么无情。

所有带罪者都向阿西俯首称臣，她明白这种心理，他就像即死之人眼里的救命稻草。他象征了生还的最后希望和可能。他是一个王，可惜是一个暴君。他并没有同情处于死亡煎熬的他们，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三条：一、死亡；二、被阿西凌辱苟且偷生；三、自己推理出被写下的罪或找到法则的 bug。

唯一能选择的就只有最后一项。

把“淫欲”和“饕餮”排除掉的话，她有 1/5 的机会能印证成功。

干脆在受辱之前先偷偷地进行灵魂印证吧？如果失败那就老老实实地等死。至于姐姐说的什么去找规则的漏洞，对她而言还不如自杀来得爽快一点。她的一生都循规蹈矩，那种事只有黑客才会做。

那印证什么呢，“懒惰”么？

现在想放弃的念头是不是就源于“懒惰”？

不过自己平时也挺懒的啊。我懒得复习，懒得早锻炼，也懒得上课。懒得给父母打电话，懒得回家，甚至懒得出去吃饭，经常吃泡面加鱼肠。哎，如果我之前是个没有“罪”的人现在该有多好。原有的种种罪干扰了现在的判断，不，应该说是把线索全混淆了，完全无从着手。

夏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任思路驰骋。过一会儿她感到屁股疼了，她站了起来，感到大腿麻麻的。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仔细一听，似乎是肉体最私密部位碰撞的声音。夏月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隐隐还能听到姐姐细微的喘息声。夏月不愿去想象正在发生的画面，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费冰欣裸露在外的小腿上。臭味正源源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她今天没吃一点东西，看来还是明智的。

过了一会儿，客厅里的声音平静了下来。李富胜毕竟已经年老体衰了。鬼知道经过了当年那种事，他们还怎么能成为情人。姐姐应该是复仇心很强的人才对，不可能再次就范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这似乎也是一个谜，不过现在没时间关心这个了。她脑海里突然印出了王峰的脸。如果他能来救自己就好了，像勇敢的骑士一样破门而入拯救自己，看来平时真的是电视剧看多了。

他应该正在为王水明的死而伤脑筋吧，还不知道这里又多了一具尸体。不过话说回来，费冰欣是被谁杀的呢？

是阿西么？

虽不是法医，但结合姐姐的话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大致可以推断出死亡时间是在今天上午。突然，有一个念头闯进了夏月的脑海，它就像灵光冲破了迷雾，照亮了残酷的黑暗。夏月一下子愣在那里。

“姐，你能告诉我第七个带罪者是谁么？”

夏月突然冲到洞口问道。除去死去的两个带罪者、自己、姐姐、李富胜和阿西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人，从没听姐姐提过他。

“没想到你还有工夫关心这个。”

夏雪的衣衫有点不整，正靠在李富胜的肩上，李富胜正在抽烟，斜睨了她一眼。

“我知道了这个，就有可能找出规则的漏洞。”夏月大声地说。

“哼，还有一个人可是真正的幸运儿，也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不用在意阿西的人。”

“为什么？”

夏月这时才注意到这扇门的门板很薄，上面的水泥也很稀薄，似乎是被刨了一下之后涂上去的，所以凿开这里并不是很难，并不像王水明的门口还被砌上了砖头。

“我之前其实已经给你举过他的例子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罪就是‘饕餮’。以前他只吃三餐和水果，别的一律不碰，连汽水也都很少喝。但现在只要看到了食物他就会有很强烈的欲望，开始不间断地狂吃。因为特征太过明显的缘故，所以他都不用推理什么了。要问我他现在在哪里的话，可能是全天躲在自助餐厅里吧。”

夏月脑海中浮现出服务员们看着他窃窃私语的场景。

“他妈的。”这时李富胜骂了一句。

那七个人已经凑齐了，夏月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她已经隐约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在涂满水泥的房间里进行灵魂印证具体是怎么进行的？”这个问题她很久前就想问了。

“看来你想得挺长远的嘛，告诉你也无妨。当房间被水泥全部封闭之后，就被看成是你处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在这种场合下你只要集

中注意力全力在脑中思考那宗罪就能完成灵魂印证。至于注意力需要有多集中并没有一个标准，但要让它看到你的诚意。”

希望不要是诚意越大死得越惨。夏月暗想着，默默地坐回了之前的地方，靠在了被水泥覆盖的墙壁上。

费冰欣死前一定很孤独，被封闭在房间里，她只能不停地通过看电视来排忧解难。在她眼里电视就成了这个房间的窗户，通往外面斑斓的世界。所以当决定去印证的时候，才会下意识地也在上面涂上了水泥吧。

这台电视曾目睹过房间里发生过的一切，夏月一眨不眨地盯着它，仿佛当时的画面正在一幕一幕地重演。

过了一会儿，夏月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沉思中。

3

这个房间正是解谜的好场所，也是费冰欣的死让一切有了头绪。

从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可以得知杀死王水明和费冰欣的凶手就是其它带罪者。

现在除了王水明、费冰欣和自己以外，还有四个带罪者，他们分别是：

姐姐，李富胜，阿西和幸运者。

关键的一点是姐姐认为李富胜是可信的。可能是因为李富胜一直和她在一起或是其它缘故。而幸运者既然能确定自己是什么罪，就已经解脱了，他很可能已经灵魂印证完毕，不再受到“罪”的控制。

以此来看，阿西是最大嫌疑人。

他对姐姐的加以玩弄也符合了“淫欲”的特质，是他奸杀了费冰欣。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她不是警察，知道凶手的名字也救不了任何人。关键是在知道凶手是谁以后的衍生推理，其中却掩藏着可怕的逆转。

全拜“罪之法则”所赐，人类所具有的思维定势被完全逆转了。

越害怕接近恐怖的真相，真相就越要破茧而出。

她突然发现：

——自己，姐姐，李富胜，费冰欣和王水明现在几个人的罪都不明朗。排除了“饕餮”和“淫欲”之后，每个人差不多都是 1/5 的猜中机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是凶手，也没被选为制裁者。

但阿西的情况就不同了，当夏月推理出他是凶手的同时，发觉他被写下的“罪”也就一目了然起来。

从“规则二：罪本身的属性不会改变”和“规则三：除了改变被选者的心灵，罪不具有其它任何能力”可以看出：

——制裁者在杀人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展现出和“罪”有关的人性面。

是“罪”操纵制裁者去杀人的。

比如阿西若被写下了“贪婪”，在杀死王水明的同时必定会把现场洗劫一空，而他没有，所以他不是“贪婪”。

当他被写下了“淫欲”之后，在杀死费冰欣的过程中想不玷污她的肉体也不可能，这是“淫欲”对心灵所会产生必然影响。

这些对局外人而言是事后得出的推理。而对于凶手本人，这是杀人过程中就会反映出来的事实，根本就不需要费心去揣测。

打一个比方，若他没有去杀人，比如阿西没有奸杀费冰欣的话，他反而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罪。于是，从这个事例结合“罪之法则”就可以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

推论一：在无特殊线索的情况下，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罪，被罪引导去杀人是最直观的方法。

在这条推论中，人类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了。在这七个人的团体中，杀人不但得不到惩罚（其它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也不会去向警察告发），反而会有重大奖励。

这奖励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幸存。

这可能就是罪之法则的本质：

——罪会带来死亡，不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死亡是这一切的本质。

只有当死亡发生时，才是最直接面对和了解“罪”的机会。

夏月突然醒悟过来，在这起事件中凶手总会最先胜出，这就是阿西得以幸存的诀窍！

真变态！

夏月咒骂起来，她发觉现在的情况对自己更为不利了。首先不能把这些告诉姐姐，让她知道杀人会有重大奖励肯定会不利于自己。与此同时，这条推论还完全否决了姐姐之前的方法。她曾说过推出罪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自身特性。她看来并没有那样的运气。而第二种是根据知道其它六个人是什么罪来推断自己的。这乍看没问题，可完全就无法实施。

从刚才得出的推论来看，只有凶手才能尽快确定自己是什么罪，到其它六个人的罪都确定以后，自己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不可能有六个人能确定自己罪，总人数只有七个人，再怎么排列组合，都不可能出来六个凶手。

在自己不杀人的前提下，最幸运的是 ABC 杀了 DEF，而自己正好是剩下的 G。即便如此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罪。因为其中死人的罪是无法确定和排除的。

假如王水明、费冰欣和自己都可能是贪婪、懒惰、愤怒中的任一个，要如何来做进一步排除呢？

而对于凶手来讲，杀一次人也未必就能清楚自己的罪。碰到不巧的情况他可能还要杀第二次，第三次。

这种事其实已经发生过了，身为“淫欲”的阿西在杀王水明时，罪就完全没有加以体现，只有当他杀死费冰欣时它才被明确。因为总人数是永远不变的“7”，于是就有了第二条推论：

推论二：越早被罪引导去杀人，能明确自己罪的概率就越大。

面对这条推论，夏月继而想到即使没有那个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被选为制裁者——不是一样可以通过杀人来明确自己的罪么？

杀人是最大限度的直视自己内心罪恶的活动，人类每天都在发生着，他们都没有被选为制裁者，所以“推论三”也就应运而生：

推论三：即使没被选为制裁者，也可以通过杀人来明确自己的罪——其准确性相对于制裁者直接被“罪”控制去杀人要低，但其准确性相对于做其它恶意的都要高。

做越没有道德底线的事，也就越能认清自己的罪恶。

从这点上说，幸亏费冰欣当了一回挡箭牌。

否则阿西就会一直杀到自己能印证成功为止。

现在的他可能已经在抓紧印证了。等结束之后他即使还想继续充当统治者，至少已经不需要再去杀谁了。

接下来可能就会是其它人导演的杀戮。

夏月此时才明白“罪之法则”所暗示的东西并不像姐姐所想的那么天真，这完全是恶魔的法则！

如果它被公布出来这团体里将会出现不只一个凶手。而是 N 个。

4

夏月缓缓跨过了狭小的门洞。看到夏雪正头枕着李富胜的腿躺在沙发上，真像是父女之间的依偎。李富胜还在抽烟，旁边的烟灰缸里摆了几个刚熄灭的烟头，这时他转过头看向夏月：

“嗯？替老子找到幸存的方法了么？”

“没。”夏月摇了摇头，看向夏雪，“姐，我放弃了。”

“你是什么意思？”

夏雪此时的脸色显得比之前红润，虽然眼旁出现了黑眼圈，但眼睛仍旧很漂亮，里面流露出了明显的失望之色。

“我真的找不出什么 bug。”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刚刚已经……”

“你把我交给那个幸存者吧，我想死。这样你也就能完成他交代的事。”夏月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但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么？”

“你说。”

“只要别让他碰我。”夏月指了一下李富胜。

夏雪看了李富胜一眼，点了点头：

“这个我答应你。不过你真的就放弃了么？”

“嗯，我承认输了，我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觉得死也是一种解脱。”

“你想怎么解脱问过我么？”这时李富胜突然怒吼一声，把夏雪吓了一跳，夏月反倒很镇定，静静地看着他：

“那你想怎么样？”

“你说呢！”李富胜说道，“我觉得把你直接交给阿西简直是浪费了！”

“你给我老实点。”夏雪打断道，“难道你希望阿西生气么？他的玩物怎么能让别人先碰。”

“哼，我还指望这丫头能想出来什么来呢，我这是为她好。”李富胜的声音轻了下来，但还是振振有词，“你想把妹妹的第一次给那种人？操！”

夏月回想了一下，好像没和人说过这是她的第一次，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姐，你还记得当时么？”夏月的眼眶突然有点湿润了，“你跟我说过‘妹妹，你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一起活下去’，这都是在骗我么？只是为了把我骗来讨好阿西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阿西看上你的话，我自然就可以休息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么？”夏雪把目光直直地看向夏月，“不过妹妹，我并没有骗你。”

“你还有脸这么说！”夏月大喊了一句。

“你还记得那封信么？”

“什么信？”

“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啊。”

夏月不记得给姐姐写过什么信。她从来就没写信的习惯。

难道……

莫非是那个？

——“我是温柔的空气，没有形状的彩虹，你找不到我的~~”

夏月想起了这张纸条，神色一下子变了，这是在捉迷藏前写给姐姐的。

“看来你终于记起了。”一种跨越时间的忧伤爬上了夏雪的脸庞，“妹妹，我当时早就看到鞋柜里多了什么，没看到信我就明白了一切，我只是装作你不在。从那时起我心里就一直在重复那句话，我憋了很久也没有讲出来。如果一直不说出来的话，我会很难受的。”

——“妹妹，你一定要小心，知道么？我们一定要一起活下去。”  
姐姐轻轻地抚摸她的头。

这原本是一种至深的爱意。

夏月从这一刻她才明白，原来是姐姐在对当时的她说这番话。那时自己正躲在狭小的衣柜里不知所措。而姐姐正被坏人压在了下面，那不知在心里重复过多少次的话，终于以某种方式告知了她。

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姐姐才忍住没有向她求救。

这种感情原来早已化作了灰色的回忆，像水泥一样被涂抹在了灵魂之上。水泥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去，人们可能会永远生活在它筑成的牢笼里。

“我现在带你去阿西那里，他就在你熟悉的地方。”夏雪慢悠悠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像没有看到泪珠正在从夏月的脸颊滑落。李富胜骂骂咧咧走上前，用他皱巴巴的手指推搡了她一下，还趁机在她乳房上摸了一把。

夏月只是缩了下身子，低着头看泪珠落在脚旁。

在这个世界可能还是死亡比较好。

她开始相信这句话，这种淡淡的心情在大脑里弥漫。

5

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夏雪坐在副驾驶位，夏月和李富胜坐在后面，这样是防止她逃跑吧。

她的两个包都放在李富胜的另一边。

李富胜没有再对她动手动脚，他瘦削的脸颊一直面向前方，气焰全无。他的小腿好像因为紧张而轻轻颤抖。难道他如此害怕即将碰面的阿西？

夏雪对司机说出了熟悉的地名，没想到会是那里。

大家都各自想着心事，一路无言。过了大约半小时左右出租车拐进了夏月小时候一直来玩的街道。

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夏雪，她只是定定地看着前方，脸上没有表情。

车子停在了那栋楼前。

下车后夏雪走在前头，上了四楼之后，她熟练地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靠近走廊的门。

这里是夏雪的家。

鞋柜上都是灰尘，客厅的餐桌已经好久没有用过。

迟疑了一下，夏雪推开了卧室的门率先走了进去。夏月是第二个，李富胜跟在最后。一踏入房间夏月就忍不住打量起来，一切的布置都和原先一样。只见那粉红色的床单，绛红色的窗帘，红褐色的地板，还有赫然醒目的黄褐色大衣柜都是那么熟悉。只是日光灯有点发暗，让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里是夏雪的闺房，夏月小时候经常来玩儿，没想到又回到了这里。

但床上的那个物体竟会是“人”？

“嘿，我们也许是宿命的相见呢。”

夏月听到那个“人”先冷笑了一下，顿时吓了一跳。然后从“他”的嘴里继续发出了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

“夏月，我知道有关你的故事，我等你很久了，为什么这么慢呢。”

“你就是……阿西？”

夏月呆住了，她没想到对方居然是这副模样。他声带似乎出了问题，讲出来话语非常模糊，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听清。这还没什么，只是他竟然是一个丑陋无比的侏儒！

“对！我就是你们的领导者。”他继续发出难以辨认的声响，眯得细长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夏月，从他的表情来看似乎很满足，“我已经幸存了一次，我也能让你活下去。”

不敢正视他，夏月忙把视线移向旁边。只见这时夏雪和李富胜都成了温顺的绵羊。他们的眼睛朝着下方，一声不吭地立在夏月左右，就像是侍奉皇帝的奴才。

房间内的其它布置连细微之处也和原先一样。相框、笔筒、维尼熊玩具等细小的摆设都像在提醒以前的记忆。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夏月就再也没来过这里一次了。姐姐考上高中心情变好了之后，她的负罪感就减轻了许多。再加上大学住校，她连家都懒得回，所以和姐姐也只是偶尔通电话。现在看来，婶婶应该是买了新房搬出去了。

整个房间里唯一的变动就属面前这个格格不入的“恶心东西”了。他坐在夏雪的床上，简直让人无法正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住在这里也是无可奈何。以他的外形在外面实在太“显眼”了，所以不适合住旅馆。直接地说，他是夏月看到过的最丑陋的侏儒和最恶心的怪胎，是这两者的复合体。

目测他身高还不足一米，四肢就像木棍一样插在他的身上，手指像老鹰的爪子。可他的脸却是成人的，像直接接在胸膛上。说话的时候他需要仰着脸。而他的脸就像是一个塌陷的橄榄核，褐色的皮肤，嘴和眼睛都是细长的，和其它五官一起搓在中间。唯一正常的部分就是头发，可又疏于打理，说鸟巢已经是抬举了，瞎了眼的鸟也不会在这上面筑巢，成为蟑螂的巢穴倒有可能。但最受不了的还是他的声音，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听清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幸存的代价是要变成这样，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去自杀。

眼角余光中她看到姐姐的眼神失了色彩，像是两个变暗的玻璃球。夏月闭紧嘴唇，不禁感到了悲伤。她忽然明白了姐姐经过了怎样的屈辱，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以及为何会这样对她。面对这种统治者，谁都希望有人能取而代之。身为他的同类，就已经是大家的不幸。

念及此处，夏月不禁有点犹豫，暗想自己现在放弃是不是太早了。她知道死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死在他的手上就更恐怖地没话可说了。换种角度说阿西激起了她想要活下去的斗志。并且，即使被出卖，夏月发觉自己还是很在乎姐姐。她不希望姐姐受到伤害。

也许这是一个机会，不止可以救出自己，也可以救出她，以补偿曾经给她的人生造成的伤痛乃至摧毁。也许就此她会开始宽恕自己。我们除了憎恨，还可以原谅的对么？

“阿西。”夏月开口了，“我想和你单独谈下，你让他们先出去。”

“唔嘿。”阿西发出了类似笑声的怪音，“你是想讨好我么？”

夏月没有回答，闭上了嘴，只是脸上的表情显得很坚定。

“别……”

夏雪张口似乎想说什么，但看到阿西的眼神后还是缩了回去。

“您多保重。”

李富胜在退出去前露出了谄媚的微笑，做作之极。

等他们关上门后，夏月瞅着眼前的怪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咱们就直截了当吧。我已经知道了你得以幸存的方法。”

“哦？”

阿西身子动了一下，眼里投射出感兴趣的利光。

夏月知道这时不能露怯，她捏紧了拳头，和他讨厌的目光对视：

“所以我才叫他们出去的。你肯定也不想让他们听见对吧？如果他们听见了，你也会变成他们的猎物。”

“……”顿了顿，阿西开口了，“哼，小姑娘挺有气势的嘛，那你不妨说来听听。不过我事先声明，我可不会被你唬住。如果你说不出那个方法就甭怪我对你做什么。”

于是夏月把从“罪之法则”衍生出的三条推论以及它们的理由复述了一遍，等待阿西的反应。

“原来是这样，有意思。”阿西发出了刺耳的怪笑，“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原来这规则竟然这么有意思。”紧接着他神色一变，“不过小姑娘不好意思了，我得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死费冰欣。是的，我玩弄过她，但我从来不会杀死乖乖供我玩弄的女人，更别再说我没有那个时间。”

一闻此言，夏月立马大惊失色。可他看起来明明不像是在骗人，也没有必要骗她啊。但如果费冰欣不是他杀的，又是谁杀的？是姐姐和那个男人么？是他们串通好了来害自己么？不，不止是这里！这起事件还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夏月发觉自己对整起事件的了解仅仅是雾里看花。

如果阿西不是“淫欲”，也事先不知道那三条推论的话，又何以幸存？他用的什么方法？

处于混乱之中的夏月，完全没注意到阿西这时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前，他突然握住她的手往床上一拉，夏月就像稻草人一样栽倒在床上。她惊恐地望着他，没想到体型如此小的人，行动却如此敏捷，力道又是如此之猛！怪不得姐姐和李富胜对他如此忌惮，原来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怪物！

“等等！等等！！”

就在阿西就要扑上来的刹那，夏月嘶声竭力地呼喊起来。这是本能的呼救，可阿西可不管这些，把她粉红色的马甲往外一拽，扣子一下子全解开了，露出了里面亮红色的T恤。来不及细想，夏月急得脱口而出：

“其实你就是叔叔对吧！”

“什么？”

“你就是夏雪的父亲对吧？”

说完之后夏月自己也楞在了那里，她觉得刚才的话十分可笑，天壤之别的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是父女。

阿西身子也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就像面对猎物时的野兽。过了半晌，他的表情突然松弛下来：

“你究竟在说什么？”

夏月完全不知该如何回答。阿西绝不可能是夏雪父亲的，只是从夏雪的口中一直听到对他的抱怨，所以对叔叔的印象一直就很不错，现在看阿西出现在这里，才情急之下说出了极其可笑的话吧。

“小姑娘，你的想象力很奇怪，但你永远也想不出我是如何从上一轮中幸存的。我想说罪之法则的漏洞真的很伟大。而你，永远也只能成为被我玩弄和凌辱的羔羊。这就是你的命运难道还不明白么？即使你真的想出了那个漏洞，也依旧改变不了命运，你已经终身都成了我的奴隶，除非你这么快就想死！”

夏月脑海中绝望地浮现出了费冰欣惨死的画面，也许他说的没错，原来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使自己幸存下去，与阿西的对峙没有任何筹码可言。自己为了活命还是会被任人摆布。如果报警，现在也已经太晚了。

她对整起事件的严重程度还是太缺乏了解，不知道一两个简单的念头，就会颠覆掉自己的整个人生。现在的经历和以前完全不同，自己都还没有适应过来。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靠坚强抗过去的。在没有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女人永远是弱势群体。

她终于还是输了。

失去了一切，输掉了人生的大考验。

绝望在这瞬间把她紧紧地勒住，让她丧失了意志。

就像是无可避免的一幕，阿西咧开嘴扑了上来。被压住的夏月只徒劳地挣扎了几下就放弃了抵抗。

阿西撩起了她的T恤，雪白柔嫩的小腹暴露在他如饥似渴的视野里。就在肌肤被他粗糙的手指触到的刹那，夏月突然心中一颤，她把目光朝壁橱那边移去，那就像是错觉，壁橱里似乎有一双眼睛正在静静地注视着一切。

就好像当年的自己。

## 第五章 镜子与血的密室

1

当合上了眼睛，整个世界就陷入了黑暗之中。

世界并没有欺骗我们，阻挡我们看到一切的只是自己的眼皮。

可是睁开眼就能看到真相么？

这时，柜中人正屏住呼吸，仅通过一道狭小的缝隙注视着外面的世界。

不知为什么，那床上的女孩已经察觉到柜中有人，她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满脸迷茫地转过了头。

她没叫出来，反而渐渐放弃了对身上男人的反抗。

我似乎增加了她的恐惧，柜中人暗暗地想。

女孩像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束缚住了，完全放弃了抵抗。男人粗鲁地扯开她的衣服，压在她的身上，对她的身体发起了一下一下的攻击。女孩口中传出悲鸣。柜中人不忍再看下去，把目光移开。可是肮脏和令人难受的画面充斥了所有的地方。

那红褐色的地板被拖得很干净，可以看到女孩洁白的腿因疼痛不停地抖动。

房间上方老式电风扇的叶片亮闪闪的，映出男人的后背，像恶心的蛆在蠕动。

柜中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可还是逃脱不掉那男人的喘气、女孩已显沙哑的哽咽和他们肉体间摩擦碰撞的声音，这些连绵不绝的声响形成萎靡的咒符，引人发狂。

真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啊。

并非不想去救她，那女孩还这般年轻，而那个男人却像大便一般丑陋。可是办不到的事情总归是没有办法的，不是么？

柜中人缩紧了身子，心想：我这么弱小，能有什么用呢？

时间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悲哀的气息弥漫了每个角落。恍然间柜中人发觉了另一个残酷的事实：

——如若没有自己，那女孩可能还会好受些。

也许比起屈辱本身，女孩更害怕让别人发现这种屈辱。

这进而会形成更巨大的屈辱，并且永远无法抹去，再怎样也无法抹去别人的记忆啊。这会将她最后一点尊严也剥落殆尽！全因为这起伤害事件中除了受害人和施暴者以外，还多了一个旁观的局外者！

被看到受辱比受辱本身更屈辱，竟然会这样。

一想到自己成了比那男人更让女孩讨厌的存在，柜中人突然流下了眼泪，她开始毫无声息地哭泣起来。

仅仅是因为我的存在就让人这么讨厌么？

我是否不应该存在。

在这瞬间，柜中人感觉自己被这世界抛弃了。

讨厌我吧！你们尽管讨厌我吧！

在自暴自弃的呐喊之后，柜中人才渐渐察觉到不对：

这房间和她预想的不一样。

她以为这是重复过多次的梦境，但并非如此。她确实是坐在柜子里，可是那床上没有了女孩，她消失了。

女孩本是她的姐姐，可为什么不在那张床上了？这是和以往梦境不相符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让现实和梦境产生了如此交错。睁大眼睛的她只看到一具尸体状的东西在地板上。

那不是阿西的尸体么？

死后的他失去了生息，比生前安详了很多，并没有给人特别恐怖的感觉。让人觉得恐怖的是他为什么死了，以及这房间的变化。

这里已从姐姐的房间已经沦为了末世的幻像，就像还未从可怕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为什么到处都是镜子和血。

恐怕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么多的血，简直就像是进入了屠宰场。也很少能同时在房间里看到那么多镜子，让人有点晕头转向。

房间不大，但现在每面墙都有两面镜子，每面镜子差不多都是一米长，半米宽的穿衣镜。

一具侏儒的尸首能流出这么多的血？这些镜子究竟从哪里来的？站在现场的人很容易产生这个疑问。

我是不是因为死了，才站在了地狱里吧？

夏月不由俯下身子，捂住了脸，开始努力地回想昏厥之前的场景。

阿西当时正想侵犯我，然后我……

记忆的光亮在这一刻划过脑海，像是谁在黑暗中点燃了火柴，她突然仔细地审视起四周，才发现整个房间与原先相比还多了一种底色，在红色的血液下来，还多了层水泥的颜色……

她张大了嘴看向门口。

门竟然已经消失了！

原先的位置只剩下水泥留下的凹痕，仅证明门曾经存在过。

因为触目惊心的血迹和镜子的奇幻场景，那水泥开始竟被忽视了。它是让人讨厌的存在，就像在墓地里演奏着的爵士乐，绵绵中掺杂着死亡的灰色音符。

难道我被禁锢了？！

我真的还活着么？

没有比这再诡异的事情了，在闭眼和睁眼之间，一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过了。除了家俱的摆放位置没变之外，几乎完全认不出这里是之前的房间。

四面八方的镜子里映照出的都是夏月错愕的脸庞，阿西的尸体，以及肆无忌惮的血迹。

这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但只要一开始思考，夏月就有一种把刺猬抱在怀里的刺痛感。这是本能在提醒她：

——真相可能还是不知道会比较好！

她跑向窗沿，一把掀开了那绛红色的窗帘，就看见后面的玻璃窗也被一层灰溜溜的水泥涂层代替。

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

她凶手环抱住胸口蹲了下来，这时她觉得自己的手也有一点不对劲，把手掌放到眼前一看，顿时发出了惊呼。

和夏月失去联系的缘故，让王峰的心里有了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每一个看到他面色的人都会知道他此刻的心情。

关于王水明尸体被袭事件他先到了那位遇袭的法医。他叫梁广生，比王峰大一岁，他之前去了另一个案子的现场，回到局里正想对王水明的尸体做进一步解剖时没想到出了事。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

当时另一名法医小郑正在做准备工作，而他确信当时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解剖室内。门关着，他坐在椅子上对着门在看足球报，还在思考今天晚上哪支队会赢。就在这时候后脑被狠狠击中，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等他再次张开眼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大家都惊讶地围在边上。他第一个念头还以为是地震让天花板塌陷砸中了自己，可是仰头一看，天花板完整无缺。

于是他就很奇怪了，如果是人为的话，门口根本就没人进来过。这一点他可以万分确定。也不可能是自己的疾病导致突然昏厥，因为他的后脑上有被查出被硬物砸中过。难道袭击他的是隐身人么？

在他被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接到了小郑的电话，问他怎么把尸体先解剖了。

按照局里的规定，解剖尸体必须要有两名法医同时在场才行。梁广生马上说自己没有啊，正坐在那边看报纸等他。从这一刻，大家才反应过来这具尸体才是袭击者的目标。

那更进一步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王峰叹了一口气，关于这一点他实在理不出头绪。

做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抗回局里的尸体还会出事。说不定这下关键证据都被毁掉了，麻烦大了。

不过那个人居然敢在警察局下手，会不会是内鬼所为呢？

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名字，并向梁广生询问当时的详细情况。

可每到关键之处，梁广生都会用“不知怎么回事”来代替。比如“不知怎么回事，我就眼前一黑，醒来时就发现自己倒在了地板上”，“不知是谁要把尸体虐成那样，是凶手么？”，“当时这房间里也没有别人

啊，真不知是怎么回事，纳闷啊”。王峰越听越气，心想你当时眼睛怎么不睁大一点？！在警局被袭击了也不知是谁干的，说出去这不是笑柄么？

不过幸运的是梁广生自身只是轻伤，康复以后不会留下后遗症。

“听说那具尸体是在密室里出现的？”

梁广生清楚局里的“忌讳”，所以问王峰时的口气很谨慎。作为法医他不止需要解剖尸体，还需要了解尸体所处的环境。

“嗯，在一个被水泥封死的房间里。”

“水泥么？”梁广生眼睛看着尸体，思路飘向了别处，“王峰啊，以我的经验，如果真要在现场涂那么多水泥的话，可得费很大的工夫呢。”

“这我知道。”

“准备工作就不简单，需要很多的水泥粉。”

王峰被这句话震了一下。

说的对。

虽不知罪犯在玩什么花样，但自己有点当局者迷。现场不仅涂抹了那么多水泥，还在门和窗那里砌了砖头，这么大的工作量，一定会留下很多线索的。

根本就没必要把思路局限在密室上。

“你对这方面熟么？”

王峰指的是水泥消耗方面，说着他拿出一张纸，并在上面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房间的大概草图，凭印象标明了面积，并向梁广生详细述说了当时现场的情况。

“你知道吃我们这碗饭的，什么都得懂一些。”

梁广生咧开嘴笑了一下，拿出计算器开始在王峰的“图纸”上计算起来：

1. 门 1（按 240 墙计算）=0.4536 立方米
2. 门 2（按 240 墙计算）=0.4032 立方米
3. 窗 1（按 240 墙计算，1.5M 高，1.2M 宽）=0.432 立方米

王峰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但这时的梁广生在他眼里显得异常可爱。他的确提醒了自己，与其把思路局限在密室的构建方法上，不妨把注意力转移到水泥墙壁的构筑方法上。

从原材料及其准备环节来着手调查会来得更直接。

过了半晌，梁广生抬起了头：

“虽不是太精确，不过照你说的满打满算，可能总共需要水泥粉和砂各 4 百公斤左右。大约每样需要近 10 袋。但这还得看现场的具体情况。这样吧，我先解剖尸体，然后实地考察一下，给你个准确的数字。”

“这么多？果然是大工程呢。”

王峰吃了一惊，光搬运这些就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那肯定会留下很多线索。

罪犯多数是在就近买的材料，还要找人运上 5 楼，绝对能找出他是谁。

在谢过梁广生之后，王峰马上把这个发现向章局长做了汇报。章局长听后很受鼓舞，马上让老李跟进，去走访附近的建材市场看看究竟是谁买了这些材料还运进了王水明的房里。

案情推进得还算顺利，但凶手仍逍遥法外。

王峰这时又给夏月打了个电话，对方提示该号码不在服务区。

“妈的！”

王峰骂了一句，他很不喜欢对方脱离掌控的感觉，也对这个女人不信任。

他有一种感觉，她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

这是一起经过周密部署的预谋犯罪。

如果不采取特殊的行动来给凶手一个措手不及，情况就会越来越不妙。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他想起了曾给夏月拍过录像，于是马上到技术科找到了正在那边跟进的小沈。

“计算机被他们捣鼓得差不多了，应该快出结果了，但从我这边的录像来看……”说到这里小沈斟酌了一下，然后接下去说，“我觉得夏月不是凶手。”

“何出此言？”

王峰的脸色沉了下来，如果夏月真的不是凶手，可能她也会很危险。

“虽然前后两次进入现场的她表现得判若两人，但第二次当她背对我们时，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紧张，神情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基本所有的罪犯在警察的监视下重回现场时都会心慌，可是夏月没有。她反而是在你正式质问她的时候才大惊失色，而这时罪犯一般会强装镇定。”

“还有么？”

王峰皱紧眉头，小沈说的都只是推测。

“如果她第一次那样是演技的话，说明她是一个不错的演员，第二次就不会表现得那么事不关己，惹我们怀疑了。在我看来，不论犯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会故意去吸引警方注意，我认为她奇怪的举止另有缘由，她应该和罪犯有某种关联，但不是罪魁祸首。”

小沈每次说话前都会思索一下，之后就少有停顿。

“也对，她的确没必要惹我们怀疑，这对谁都没好处。好吧，我知道了，你现在去调查一下王水明生前的情况以及他和父母的关系，我去看一下他计算机的情况。”

在小沈出去以后，王峰先用桌上的固定电话又拨打了一下夏月的号码，这次是提示手机已经关机了。

王峰无奈地挂上后，回忆起王水明奇怪的死亡现场和梁广生的莫名遇袭，不安感再次涌上了王峰的心头。对于整起事件的脉络还是一点也没有。当时自己有点大意了，应该叫人跟踪她的。

有一件事王峰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太过在意这位名叫夏月的嫌疑人了。

他没有告诉小沈要偷拍夏月其实是另有目的。

在衣柜里装摄像头是他临时想出来的点子，一般情况警察并不会这么做，他其实只是为了把她的脸录下来仔细观摩罢了。

他曾看过无数的脸，无数嫌疑犯、死者和凶手的脸，都没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让王峰感到了恐惧。

似乎比这案件本身还要诡异。

这是很久之前的回忆了。

王峰呆立了一会儿，然后坐在了小沈之前的位子上，点开了夏月的视频。夏月的脸很漂亮，但看起来就像陷入迷茫的羔羊。

3

手心和手指居然也沾上了不少水泥，夏月尖叫起来，居然我的手上也被抹满了水泥？！

或者，换一种角度思考的话，这墙上的水泥是我自己涂的？

巨大的困惑让她感到浑身乏力，她不由在柜子旁蹲了下来。

用手臂环住膝盖。过了一会儿她就干脆坐在了地上。不顾疼痛地拼命搓手，让水泥屑纷纷脱落。

当时阿西是扑向了自己，自己努力地进行反抗，然后阿西粗而短的手指像毒蛇一样伸进了自己的T恤里，她还记得皮肤像被针扎到一样刺痛。

她拼命地扭动身子做出反抗，并用膝盖死死地抵住他的腹部。阿西一不留神被她用脚踹到了肚子，让他退了一步。

可他似乎没有感到疼痛，反而咧开了嘴在笑，眼睛死死地盯着她裸露在外的白皙小腹。幸好今天没穿裙子。不过当阿西怪叫着再次扑来时，夏月知道大势已去。她的脸突然被一块白色毛巾紧紧捂住，让她无法喘息。她嗅到了强烈的乙醚味，也被遮住了视野。她张开嘴想咳嗽，却吸进了更多的气味。她像溺进了冰冷的河里，一路下坠。

她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死命拍打着，但阿西似乎消失了，所有的动作都扑了空。与此同时，她感到意识渐渐模糊，力气也很快失去。

比起其它的，这一刻她只希望能够活命就好了，别的都无所谓了。

隐约之中，毛巾被拿掉了，阿西原来已经移到了床的另一头，正从她头顶的方向看着她，那张脸已经看不清晰。她知道，她已成了无法反抗的猎物。

黑暗终于降临了世界，或者说这世界本就一直是黑暗的。

她感觉阿西的手触到了她的皮肤，像蛇一样滑向了禁区。还来不及叫出声，身子就像失去了着力点般急速下坠，一同来临的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濒死感。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就已身处衣柜之中。

那瞬间她恍然回到了过去，再次看到姐姐在那张床上被李富胜凌辱的萎靡场景。等神智渐渐恢复以后她觉察到了不对，那只是幻觉。可现实却比幻觉还要诡异。“罪的统治者”阿西居然已经被杀死了，这睁眼闭眼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是活着吗？这里已经不像是从前的世界了。

夏月检查了一下身上，衣服虽然变得皱巴巴的，但自己并没有遭受侵犯。皮带的一头虽然已经被抽了出来，但皮带扣还没有完全解开。幸亏自己穿了牛仔裤，她不由长出了一口气。

等逐渐恢复镇定以后，她开始明白从某种程度说自己算是暂时逃过了一劫。虽然现在的处境也很不妙，谁把她用水泥困在这房间里，姐姐他们又去了哪里？

没戴手表，手机也没在身边，无法知道时间。

要把房间变为这样可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很多的时间，那么说自己已经昏迷了很久。

她站起身，感到头部传来一阵疼痛，是药物的副作用，肚子也非常饥饿。

可是她更在意另一件事，她再次摊开双手，重新审视上面斑驳的灰色。

这似乎写着这世界的某种真相。

对整起事件她究竟了解了多少，阿西死了，幕后的主使究竟是谁？

比起这些，夏月察觉到另一个恐怖的事实：

——如果杀死王水明、费冰欣和阿西的凶手都是同一人的话，那么他人怎么不在犯罪现场呢？

假设他叫 S，就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为什么每次他都可以从犯罪现场消失，而自己这次却被留在了里面？

这和在王水明死亡现场对密室手法的漠不关心不同，这次自己人还在里面，可是那个人呢？

那个凶手呢？

他亲手把自己放到了柜子里，摸过她的身子看过她的脸，还把她禁锢在这里，自己却消失不见了？

简直就像是恶魔。

如果他也是带罪者之一的話，带罪者一共只有七个人。王水明，费冰欣，阿西已经死了。在剩下來的四个人中，除了自己，就剩姐姐、李富胜和那个已经确定为“饕餮”的“幸运者”。

姐姐和李富胜明显不具有这种能力，也就是说：S 应该就是那名“幸运者”！

姐姐完全被他蒙蔽了，而自己之前的推理也存在有错误。

她之前认为“饕餮”不可能杀人，但实际上能进行杀人指令的未必就是被写在灵魂上的“罪”，还有可能是灵魂自己。如果一个人本身就心怀鬼胎杀人如麻的话，照样可以做出这一系列勾当。S 本身就是一个天生杀人狂！这种事一定是天生的杀人狂才能做到的！他灵魂上被写了什么罪完全无关紧要。

他已经能获救，但并不想离开这游戏，他肯定觉得这起事件非常有意思，打算继续杀戮和玩弄垂死的他们。

他是真正的变态。

他不止杀死了之前的统治者阿西，也留给了她一个难题：

如果自己无法离开这里，警察进来了会怎么想？

不管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了，自己是唯一的嫌疑人，也早就被怀疑了，除非自己能从这个房间里离开，否则就会身陷囹圄。

——如果你不能从这里离开，那你就是凶手！你就是我的替罪羊  
~~~哈哈~~~

好像听到了 S 的嘲笑声。

每一个灰色的房间可能都象征着穷途末路。

自己虽然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拯救不了自己。

夏月看向镜子，里面映出自己苍白僵硬的表情。

再怎么看，再怎么想，夏月发现自己也无法知道自己灵魂上究竟被写下了什么罪。

这镜子是恶意的存在，是在嘲笑她，而血代表了她的下场。如果可以她真的想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看一看，看看上面究竟被写了什么罪。

原来自己的肉体没有被阿西强奸，但自己的灵魂被强奸了。神肆意地玩弄自己的灵魂，让自己陷入到万劫不复地境地之中。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屈辱感，她感到头部一阵阵发疼。

就在这时，她忽然想到了姐姐。

当时阿西正在房间里企图侵犯自己，她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在那种情况下阿西也没有得逞，说明 S 在那以后很快就出现了。

而那时，姐姐和李富胜就在房门外。

他们一定已经得知了 S 的身份以及他的恐怖。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终于找到了夏月想删掉的东西。

王峰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这时已经坐在了王水明的计算机前，进入了他的邮箱。

夏月的意图太过明显，太小看我了。

不过对此王峰已经习惯了。罪犯总是会小看警察，而他不会小看任何罪犯。

根本就不需要技术组出马，他直接可以断定秘密是在藏在邮箱里。除了这里还会是哪里。说来说去，计算机里的那几 G 的 A 片根本就不用去在意。

即使夏月清除了计算机缓存，凭局里的技术实力想要恢复也是小菜一碟。

但他没有给技术组指明方向，而是让他们进行地毯式搜索。

这也就是他的工作原则：绝不把自己独到的经验事先告诉任何人，要让他们绞尽脑汁无功而返以后再把事情干净利落地解决掉。

这会为他树立起良好的口碑，而不是讨人嫌。

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同事们还会因为没事可做而排挤你。

平时王峰在球场上和同事们踢球也是这样，他把自己定位为天才前锋，但从不妨碍队友进行无谓地捣脚传球。

就像刚才一样，他也不妨碍技术组从“C 盘”扫描到“F 盘”，还煞有介事地把每一个 A 片打开来看一下。

他也不打断小沈自以为切中要害的推理，跟她说“我早就想到了，别再说这些废话了”。

总而言之，不韬光隐晦的话只会招人嫌。他要做的就是适当的时候进球，成为逆转功臣，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而进入邮箱这种事，也不需要技术组出马，他只需以警察的身份打电话询问网站就能搞定了。

在整个警局除了法医的工作他无法胜任以外，别的都可以搞定。他知道怎么用最便捷的方法来让真相豁然开朗，并且享受着这一刻。

只见面前浏览器的窗口里，弹出了一排邮件标题，王峰按照收发顺序，从最近的日期开始依次浏览。从这时起，他感觉自己已经带球突破到了对手的禁区。

其中有好几封是从外国网站发来的垃圾邮件，当打开一封主题为“RE: 是谁写的？”的邮件时，王峰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这封邮件的内容为：“我收到的是罪与灵魂之类的奇怪东西啦，真不晓得谁会这么无聊，给我发这种东西^\_^”。

对于王峰而言，“罪”可是一个敏感词汇，他注意了一下对方的邮件地址是 [lily2008@xxxx.com](mailto:lily2008@xxxx.com)。

马上他又打电话给 xxxx 网站，让他们的技术支持调出邮箱主人经常登陆的 IP 地址。如果确实是夏月所在大学的，那就再从网站拿到密码进去看看。

谋杀案本身虽然匪夷所思，但架不住对线索进行轮番轰炸地摸排，王峰觉得进球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不止从邮箱获取的线索，还有梁广生所想到的水泥原材料准备环节，以及尸体的解剖结果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在这时，另一封题为“罪之源”的邮件印入了他的眼帘。王峰点开它正准备阅读的时候，手机响了。

“我老李。”还没等王峰吱声，那头就直接说起来，“你在哪儿呢？”

“技术科。”

“你让我查的事搞清楚了，听了你可别奇怪，买材料的人正是王水明自己，也是他叫人搬上 5 楼的。”

“真的？”这个结果让王峰微微吃了一惊。

“绝对错不了，王水明的特征太过明显，不会弄错。”说完后老李挂了电话。

一向冷静的王峰这时也有点激动起来，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水泥既然是王水明自己买的，那么谋杀和密室的解法就应该分别进行考虑，它们的动机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即使没人杀他，王水明也打算把房间封起来，做成一个密室。

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这样，反常的夏月对这一点一定心知肚明。

真的不太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竟然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

这时，他终于把目光停在了那封名为“罪之源”的邮件上。定了定神，他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当读完之后，他面色变得惨白。就在这时，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章局长打来的：

“小王，又是一起命案，准备出动……”

5

夏月把所有的镜子都放在了床上，一共是整整齐齐的五面镜子。每面墙两扇镜子，应该是八面，但其中有一面是大衣柜上本身就有的穿衣镜。所以多出的镜子数是颇有意味的“七”。

其中有三面镜子被打碎了，碎片散落地到处都是。

夏月还发现阿西是背上中枪而死，他仰面躺在了地上，所以一开始没发觉他的致命伤。

这说明 S 手上有手枪。

但夏月更在意的是房间里的水泥。

她非常仔细检查了整个卧室，检查了每一面墙，也检查了天花板和每一寸地板，发现整个房间真的是严丝合缝，水泥也都抹得很匀称，不留一丝空隙。

卧室本来就不大，只要门窗被封死，就宣告彻底封闭。这里是普通居民楼，不可能像古堡或者别墅那样还有什么密道。

夏雪房间里的家俱本来就不多，那些也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剩下的情况也简单到让人感到恐怖，天花板和地板严丝合缝，四面墙壁都被水泥涂过，门窗消失了，水泥的印迹都非常平整匀称，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涂的。虽然上面到处都是猩红的让人作呕的血，但从任何角度来说，S 都不可能从这里离开。

夏月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灵魂印证要选在这种场合做了，因为这里就像是自己的心，每个人都被禁锢在这里，任何人也无法离开。

除了那个凶手。

夏月把阿西的躯体也搬到了床上，从大衣柜里找出几件衣服盖在上面。虽然她很反感阿西，但毕竟他已经死掉了。阿西是目前死者里面死状最完好的人，一枪毙命，本来还以为他死前并没有受到什么折磨，但在抬尸体的时候发觉他两个胳膊都从肩膀上脱臼了，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肘处还骨折了。

这说明了墙上的水泥应该不是他涂的。

虽然很讨厌阿西，但也为他这样的下场感到了一丝哀伤。

比起王水明和费冰欣而言他肯定算好的了。也许 S 是看在他一生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磨难，所以在他死时才给予了怜悯。

她现在的心已经平静了下来，虽然是身处如此诡异和血腥的场所，她也不过于慌张。这肯定又是心里的“罪”让她产生的改变。手心的水泥有的搓不掉，握紧拳头时就会感到疼痛，她在裤子上轻轻蹭了几下。可惜这里没有水源可以让她清洗。

没有办法清洗的东西，终究也是没办法的。

也不知现在几点了，也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

她似乎已经接受了无法离开这里的事实。

一定会被警察认定为凶手。

但她其实也对阿西的死感到松了一口气。

阿西通过对别人的伤害来获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心理平衡。这一点让人痛恨又让人可怜。幸好这一切都结束了。

她开始找可以凿开水泥的器具。这里除了大衣柜、那张床和写字台之外，还有一个大书架，姐姐平时很喜欢读书，上面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国名著。

房间里的电器则很少，没有电视机之类的，除了窗帘旁的老旧空调外，就和她大学宿舍的设施差不多了。

甚至连个化妆台也没有，真不知这么多年她是怎么过来的。

从这里离开这种事，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她突然想到姐姐自那件事之后就报考了寄宿制高中，她原来也一直想逃离这个房间。这里是不愉快记忆的诞生之地。

她现在想做的事，正是姐姐所一直想做的。

一定有哪里发生了不对，否则姐姐的人生不应该转变至此。

自己一定在之前的中错过了姐姐生活中某样很重要的东西，才让事态朝着最差的方向发展。这时脑海中又闪过姐姐和李富胜站在一起的画面，为什么会那样？是否我当时挺身而出，或及时向姐姐忏悔和祈求她的原谅，就不会出现这样荒谬和悲惨的结果了？

姐姐和李富胜站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太刺眼了，当时就感觉这世界哪里出了错。

一定是自己造成的吧。

这个房间似乎和她心中的“罪”在产生某种共鸣，很多以往被忽略的事实都被重新回忆起。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个 S 把她放在了衣柜中，那里正是一切不幸的开始。

这也许同时是一种警告。

“罪”似乎也生气了，它是否讨厌有人在寻找它的漏洞？

看着满壁的血污，夏月突然明白了这红色既是威胁，也是愤怒。

这里可能是愤怒的密室。

有谁把生命中的一段时间给偷走了，她不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找不到可以凿开水泥的器具，也找不到人可以依靠。一定是事先都被算计好了，我真的无法离开这里了么？

她突然惊慌地望了一下四周，生怕凶手还躲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暗暗窥视她绝望的脸庞。

## 6

王峰赶到了章局长所说的现场，小沈已经先到了一步，正在布置几个警员做鉴定工作。

他径直来到死者面前，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白布遮住了脖子以下的部位。她的脸已经惨不忍睹。

可以想见她生前是属于机巧可爱的类型。

这种女孩王峰接触过不少，她们是天生的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像是专门为了快乐而生。可现在王峰不用揭开白布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小沈的态度说明了一切。从始至终她都没正眼看过他一次。房间里的气味太重了，那难看的灰色有点让人眩晕。

“她的身份确认了么？”

“房东说是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叫费冰欣的女孩，在新桥上班，刚毕业，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人。”很显然，小沈已经做过初步调查，“不过房东现在人在外地，无法赶回来确认。”

“怎么不早点通知我？”

“我想多做点前期工作，也算帮你分担点事。”小沈语气生硬地回答，不是她没撒谎的经验，而是根本懒得这么做。

局里谁都知道小沈的脾气，只要碰到和性犯罪有关案子，她就倔得像头牛，一副不亲自把罪犯绳之于法就势不罢休、挡我者死的态度。

老实说王峰都有点怕她，叹了口气问：“致命伤是？”

“致命伤是胸口的匕首。”

“那死者有没有被……？”

“你们男人从来都是只会射精的动物，这还用问么？”小沈有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死者死前被强迫发生过性行为，身体还被虐待过，乳房是死后被切除的。死亡时间初步鉴定为昨天上午。”

她这次算发飙了，王峰呆了一下，马上转移话题：“那是谁报的案？”

“报案人是这里的物业，我刚把他打发走了。按照他的说法，是邻居闻到这里有异味，还注意到这几天房客比较反常。于是就让他来查一下。他见敲门了没反应，就直接报警了。”

“意识倒挺不错，那邻居所谓的反常又是指什么？”

“费冰欣似乎前几天叫人抗了好几袋水泥上楼，被邻居给撞见了。邻居是退伍的老军人，说她当时的神色不太对。他现在还很好奇她要用那水泥来做什么。”

如果站在这里，答案就一览无余了。

和王水明的案发现场一样，卧室四周都被涂上了水泥，最醒目的是那台 29 寸的东芝彩电显像管上也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层，不知有何深意。按照梁广生的说法，要做到这一切可得花不少工夫呢。

在来到这现场之前，王峰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把夏月邮箱的密码从网站那边搞到，并阅读了王水明写给夏月的所有邮件。所以现场的情况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水泥是那些带罪者认为完成某种仪式所必须的道具。

“这起案件看起来和王水明的死也有某种联系呢，因为现场都有同样的仪式，另外奇怪的事还有一件。”王峰注意到小沈这时也提到了“仪式”两个字，不禁看向她，她正指着卧室的门板，“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有人先发现了尸体但没有报警，而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这里是否就是密室。”

“嗯，那就当不是密室来办吧。”王峰摸了下巴，通常做这个动作就意味着他的推理有了头绪，“另外你得好好查了一下现场的指纹，看看能把谁给揪出来。这个案子就由你负责吧，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另外要辛苦梁哥了。”

小沈应了一下，开始布置做现场勘察的同事撒铝粉，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不用说，她很感谢王峰的信任。王峰转过身之后偷偷撇了下嘴，然后出门来到了电梯前。以他的猜测，他知道敏锐的小沈已经接近要害，但以她现在的认知是无法一窥全貌的。

他也不想跟她说明。

电梯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所，每天总有太多人在这里邂逅。在等待电梯上来的过程中，王峰产生了某种错觉：

这个狭小的金属盒子和“罪”的现场竟有几分相似。

它们都同样让人感到压抑，在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同样都无法进出。也同样都有开门的一刹那，而在此之前，你无法预知里面会有什么。

电梯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

王峰走了进去，用食指的关节处在数字“1”和关门按钮上各弹了一下，电梯门关上。不轻易留下指纹是王峰的职业反应。他看过有太多的罪犯在案发现场都记得戴手套，而电梯里则不会。

如果是他来查指纹的话，会先调查这里。

案发现场是在15层，直接在“15”的按钮上进行指纹鉴定，可能就会有不小的收获。

由于手指按上去的角度不同，几个交叉重迭的指纹也能进行摄取和辨别。再排除邻居的指纹，凶手是谁也许就昭然若揭了。

另辟蹊径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这些经验他都不会传授小沈，也不会提醒她在出租多年的房子里摄取和比对指纹将会是一项多么繁重的工作。

她实在太敏锐了，他不想让她这么快就接近核心。

自从看过王水明计算机里那封“罪之源”邮件之后，他就知道了这起案件是多么的诡异。

如果没有亲眼看过那些尸体和现场，他可能会对那些信件嗤之以鼻。可现在不但有被凌虐至死的尸体出现，被害人也无一例外是高学历知识青年。

更让王峰有所感触的是，他现在完全明白了解了夏月在看到现场时为什么会那么崩溃。

总之这是一起很特殊的事件。王峰认为通常的办案手段只会变成阻碍。

如果让小沈或者其它同事过早掌握了这些线索，只会强制地把那些牵连者抓到警局里。坚信“罪之源”邮件的他们完全不会和警方配合。结果不论他们是被错误地送进大牢，还是在放走以后被伺机等候的真凶杀害，都不是王峰希望看到的结果。

这次稍有不慎就会出局，王峰凭直觉这么认定。

幕后的罪犯不仅具有高智商，而且还隐蔽得极深。比如从梁广生提供的水泥准备工作着手调查的话，能找出的也只是被害人而已。

这时王峰想到了什么把手机掏了出来，这里的信号很差。难道说当时的夏月就是在这里和他通话的么？

夏月在本案中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

在观看夏月的视频时，王峰顿时想到了那个人。经过对户籍简单地调查，发现帮夏月作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她，夏雪。这是一个本来已经忘记的名字。或者说他只记得她的代号。后者更让他有一种亲近感。

啧，世界真小呢！

他竟然还在几天前和她通了电话，彼此谁都没能听出对方的声音，毕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切有点像回到了从前。

事情由此变得复杂起来，他不知道夏雪在扮演着什么角色。

到了一楼之后，电梯的门“唰”的打开。可是王峰没有出去，他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似乎陷入了某种思绪之中。

“叔叔……”

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正推着自行车站在外面看着他，王峰终于回过神来，他飞快地冲出电梯，奔向楼道外。

眼角余光中看到那学生投来诧异的一瞥。是啊，人生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相逢，难以预料后果。那时还只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呢，但却让已成为警察的自己狼狈而逃。

那回忆提醒了王峰，虽不知她正在做什么，但很可能与死亡有关。

## 第六章 最恐怖推论

1

一切都被算计好了，房间里没有什么坚硬的物体可以砸烂水泥。

夏月把目光落到了阿西的尸体上，他的骨头和牙齿可能是房间里最坚硬的了。

Shit!

夏月放弃了继续寻找的念头，她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巧合，S已经什么都想好了。王水明的房间里铺上了砖头，而对付她只要涂一层水泥就行了。

已经没有人能救她，包括她自己。

可问题是S又是怎么从这里离开的，姐姐很明确说过带罪者不具有任何特殊能力，这应该不是骗她的。

想到这一点，她冷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想法冒了出来。

这就像潜藏在沼泽的底部的真相，和污染变异的水怪一样恶心。

虽然它可以解释一切，但她拒绝继续想下去。

对于生存这种事还是算了吧。她突然自暴自弃起来。

是啊，干脆死了算了。

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给污染了，已经和原先生活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何必再挣扎下去？

她忽然很想放下一切好好地睡上一觉。与此同时，那股味道钻进了鼻子里，这就像卧倒田园间才能吮吸到的青草味，清新芳香。

这是错觉么？可夏月觉得它真实存在，仿佛只要闭上眼睛，自己就站在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大草坪上。

如果能永远待在这样的草坪上，该有多好。

她发觉这股味道是从衣柜中传出的。可能是姐姐把香水放在了里面吧。哎，即便是幻觉也不管了，夏月身子一缩又钻回了衣柜，逃避似的合上了柜门。

嗯，这里面舒服多了。

只要看不到外面的血腥景象心里就会好受很多。虽然这里黑暗狭小，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安全和安逸感。

她现在知道为什么姐姐喜欢躲在柜子里了，衣柜就是一个好小好小的“家”。她突然察觉刚才的香味也可能是来自于记忆里，是和衣柜有关的回忆，那是一种彼时的召唤。

来自于她的童年。

真是久违了。

再肮脏的房间可能都会摆有一个厚实的衣柜，在里面装进坚强和美好的守护——这是没人可以打扰的纯净空间。

夏月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八岁那年，她和姐姐有一天在这里过夜。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开始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后来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起来。如果真的要去追究的话，可能是她把姐姐的彩色皮筋给弄断了，要不就是把她心爱的发夹掉进了马桶里，诸如此类的吧。当时把夏雪气得不行，去向婶婶告状。婶婶一听，反把自己的女儿给数落了一顿。这让夏雪哭了。

到了晚上，她俩本来要睡一张床的，夏雪就故意占很大的地方，只留给她很小的一块空间。不知怎么办的夏月就只好坐到了床下。她心里很难过，喜欢姐姐，但也受不了她的脾气，加上自己也会有性子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情况。

说来也巧，婶婶这时又进来了，一看就明白了状况，她把夏雪从床上拉起来带到外面痛骂了一顿。这时夏月的心里充满了焦灼和不安。她并没有因为婶婶为她出头而感到安慰。她担心姐姐从此会不原谅自己。

过了一会儿之后，姐姐果然面色铁青地回来了，她没和夏月说一句话，只是抱起枕头，钻进了衣柜里，一下子合上了柜门。那意思很明白：床就给你了，但你别想和我睡一起了。

姐姐从小就对那种狭小的空间情有独钟。很小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把自己锁在衣柜里，或者躲在床底。她说这

会给她带来安全感，但与此同时她也会变得六亲不认，无论对方是谁，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就像是婴儿回到了子宫。

于是乎，房间里就变得孤零零了。

夏月想低下头恳求姐姐原谅，可是做不到。她只能抱着腿，干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窗外。她还记得那晚的夜空是黛蓝色，繁星点点，清冷而又美丽。这场景有点像外国童话中才有的星空，她看得入了神，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她在心中生出了恐惧：这么久了，姐姐会不会被衣柜给吞噬了。

轻轻地唤了一声之后，没有得到响应，恐惧感顿时在她的身体里滋长起来。

她打开床头灯站起身，慢慢地接近衣柜。

深呼吸了一下，她把门轻轻地拉开。

就见姐姐正缩在里面，闭着眼睛，嘴角微抿着，仿佛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此时的她就像一个小洋娃娃，浑身上下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诱人可爱。看到这画面的夏月突然冒出一种情不自禁的冲动，她凑上前，突然在姐姐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这一吻，一下子惊醒了姐姐。原来她并没有睡着，蓦地睁开了眼睛后，姐姐惊讶地望向自己。再下一瞬间，两个人相对一笑，然后笑声越来越大，所有的不快在这时都被抛到了脑后。夏月还记得姐姐当时脸上的红晕，是多么美丽。

这是她们第一次如此亲热，以后也只会是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别这样，你再这样我就吻你哦~”，然后俩人会同时嬉笑起来。

还有就是十岁那年，那本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夏月和同桌闹了矛盾，心情阴郁。放学以后，她不想直接回家，就在学校附近瞎逛。在经过一个书报亭的时候，正好看到姐姐。

她穿着粉红色上衣，淡蓝色的格子裙子，露出雪白的小腿，正在那里看着什么。夏月悄悄地走到她背后，在她裙摆上揪了一把。这一下让夏雪猛地转身，用一种从未见过的愤怒眼神瞪视她。

没想到姐姐会这样生气。而姐姐一看是她，表情先僵了一下，然后马上缓和下来。但当时的气氛已经变得尴尬了。正不知该说什么暖

场时突然劈劈啪啪的雨点突然从天而降，没一会儿就转为了倾盆大雨。姐姐和她都没有带伞，这可怎么办？

正在发愁时，耳边传来姐姐清秀的嗓音：小月，我们奔回去吧！

转过脸去，就看见夏雪的表情是很认真的，还向她眨了一下眼睛。这是让人无法拒绝的邀请。

小月，让我们一起在大雨中奔跑吧！姐姐又说了一句。

好啊！夏月马上回答，就这样吧。

那感觉想来一辈子也不会遗忘，她们在第一时间被淋得湿透。夏月一向最爱惜的皮鞋从里到外都湿透了。她也无法顾及，只是肆无忌惮地在雨水里奔跑着。雨水像甘露一样扑打在身上，打在她们每一寸裸露的肌肤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酣畅淋漓。就像她们是这世上最自由无邪的精灵。路人们都在注视她们，有的夹杂着羡慕与笑意，但大多数的目光是惊奇。不过不被人理解又怎样，我们俩是世上最幸福的疯丫头！就在这样的想法中，鞋根带起的雨水高高扬起，仿佛她们正在水花四溅的喷泉里嬉戏。水珠在阴天里反射出银色的光芒，轻柔地盛开散去。她们就这样旁若无人地奔跑着，那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开怀和放纵。

还笑？瞧这两个野丫头，真的疯掉了！到家以后，婶婶一边叹气一边递来热乎乎的毛巾，而她俩相视之后，又尽情地笑个不停。

等长大以后，这样的事是再也不会做了。也不知为什么，淑女就变成了“她”的定义，这些过往只能化为回忆。每次回想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就像是在欣赏需小心珍藏的奢侈品。

可是姐姐，这一切都结束了么？改变，是在关上和打开几次柜门之后发生的？你是否还能回想起呢？

正当夏月还沉浸在回忆里时，外面传来了恼人的噪音。夏月缩在衣柜里皱着眉捂住了耳朵，不想去看外面的情形，也不想去看衣柜外的世界。她憎恨被打扰了回忆。

她现在就想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当时的姐姐一起。

可是注意力再也集中不起来了，没一会儿，她竟然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这是幻觉么？

她睁开了眼睛。在这门已经消失的房间里，居然还能听到敲门声？

这次她确定没有听错，原来是有人在敲衣柜的门。

她缩了一下身子。

“嗨，暗语是‘芝麻开门’么？”有一个声音传来。

还没等夏月响应，门就自己被打开了。她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就是姐姐，而当年的她打开了柜门，正要送上轻轻的一吻。

“你好，我也是被罪选中的人，很高兴认识你。”

定睛之后，夏月看见是王峰立在门口。他双手环抱在胸前，正微笑地打量着她。

2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王峰搔了搔头皮，开始想怎么解释比较好。相对于惊魂未定的夏月，他的样子显得有几分腼腆。

“你也知道的，被选中的人彼此之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那种信谁一开始就会相信呢？”

“那你相信得也太晚了吧？”

夏月这时已经钻出了衣柜，她看到卧室的门上多了一个大洞，地上都是碎裂水泥和砖头，通往走廊的大门已经被王峰关了起来。

“是啊。”王峰又微笑了一下，“这可能是不巧吧，也许我被写下的罪是我本身就具有的罪，所以我反应没那么明显。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确实也收到了那封信。我开始没有把它当真，这一点也请你见谅。”

“你前面说被选中之人彼此之间都会有联系，那你和我们又是什么联系？该不会就因为你是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吧？”

“警察的身份让你见笑了，但其实不止如此，我和你姐姐可算是旧识呢。你跟我讲起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实在是抱歉。

但如果不是透过这层关系，我根本就无法找到这里。”王峰一边和夏月说着话，一边看着房子点了点头，一副来过这里的样子。

“她在我们局里有档案，所以我能找到这个地址，本来还以为衣柜里的是她呢。一看是你，真让我吃了一惊。”

究竟是谁让谁吃了一惊？

夏月一边在心里嘀咕，一边又很好奇他和姐姐的那层关系究竟是什么。不记得姐姐和警察有什么联系啊。但看来他的确知道姐姐的一些事情。对于这个人，夏月并不想放松警惕。

“我想你似乎忘了一件事情。”王峰这时职业性地微笑了一下。

“什么事？”

“我怎么说也是一个警察，现在的你可是唯一的嫌疑犯，即使我不怀疑你，你怎么也得跟我描述一下这具尸体是怎么回事吧？”

夏月心里凉了一下，自己果然还是被警察怀疑了。不过这时她暗暗察觉到了他身上的改变，他似乎和在王水明现场调查他的警察是两个人。

这也是“罪”造成的吧？

罪也悄悄地改变了他的心。

一想起他曾在那时设计调查过自己，她不禁刁蛮起来：

“你叫什么来着？你也是带罪者，我没理由相信你，也没必要跟你说。”

“鄙人王峰，三横王，山峰的峰。的确你没有理由相信我，但你更没有理由怀疑我。如果我跟你们不是一样的，我现在不抓你干嘛？要知道你可是唯一的嫌疑犯。至于之前的事你得站在我的立场理解才对嘛。那是有点过火，不好意思，但我当时并没意识到那封信会是真的。”

“那你现在来这儿想干嘛？不抓我就听我说故事？”

“你先听我讲一下：1，我知道你现在很无助，而我也。我的死期可能也不远了，而我现在完全不知该怎么办。为此，我就必须了解现在都发生了什么；2，你也知道，现在事态已经失控了。三具尸体

的出现可不是一件小事。即使你们逃脱了罪的惩罚，又该如何善后？到时若是没有我的帮助，只怕你们也会很难全身而退吧。”

夏月反复思量着他的话，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他没有一开始就相信那封信，自己何尝不是。如果不是因为姐姐的话和见证了王水明的死，她也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而他作为警察只是去过王水明的现场，但“罪之源”并没有透露现场是怎样的，他也并不清楚王水明就是带罪者，他的初始情报确实很难让他直接相信那封信。

另外王峰前后的变化也挺符合带罪者特性的，不过关于这一点夏月并没有自信，她不知道王峰平时的模样，他平时一直是这副腔调也没准的。警察也不可能总像工作时那么严肃。

其实现在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警察进入了现场，而她是唯一的嫌犯，S得逞了。而且他还认识夏雪，那自己之前的不在场证明也就作废了。

她不但有杀死阿西的嫌疑，也有杀死王水明的嫌疑。他绝对有权力把自己抓走。她处境非常被动。

“等一下！”夏月突然想到了什么，嚷了起来，“你果然是个骗子，姐姐说过七个带罪者她都找齐了，如果你是其中之一，她又怎么会不和我说？”

“呵呵，你们是把这种身份称为‘带罪者’吗？倒也简洁易懂。不过真没想到直到此刻你还如此相信她。让我猜一下，你现在落得如此下场也是和她有关吧？如果不是我来这里，你打算怎么办？就算我的出现是和你姐姐说的话相矛盾，但她真的什么都告诉你了么？”

这番质问，让夏月无言以对。

“看起来你还是不相信我，不过这也无所谓。我现在也没办法跟你讲很多事，我只问你，你一共见过几个带罪者了？”

“除了一个，就都见过了。”

“很好，那你在见到他之前，不妨就相信我是他。”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那最后一个带罪者，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夏月突然歇斯底里地嚷了起来。最近遭遇的太多不幸让她承受不住了。她已经不知道该去相信谁。

王峰突然上前一步，把手按在夏月的肩膀上，用一种温和的眼神看着她。夏月呆了一下，然后不知为何就平静了下来。

她揉了揉眼睛。

“夏月，你只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就行了。”王峰这时的眼神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之前认识费冰欣这个人么？”

“不认识，怎么了？”

“果然，我当时在现场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我还是希望事情不要像我想的那样。”

“是怎么回事？”

犹豫了一下，王峰还是说了出来：“我知道你去过那个现场了，你一定认为费冰欣也是带罪者之一。不过现在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你真的能保证她是其中之一么？”

夏月突然间变得不知所措。

“你有想过没有，她现在死了，被说成是带罪者，可你甚至没听到她生前讲过一句话，又凭什么去相信呢？”

费冰欣的惨状这时浮现于夏月的脑海，的确她们都没有说过话。她们的见面是姐姐安排的，也是姐姐说出了她的“带罪者”身份。

她从始至终看到的只是一个死人。

“可那房间……”

“房间是那样没错，但如果是某一个带罪者为了私欲在杀了无辜的人之后，把房间布置成那样难道不行么？”

见夏月不说话，王峰又接下去说：

“那个房间简直就是最好的障眼法，让你深信她是带罪者之一。这么做对夏雪而言有一个附带好处就是向大家提供了一条错误线索，可以让你们对自己是什么‘罪’产生错误判断。这说明你姐姐并没有想让你活下去。”

夏月咬住了嘴唇。

这种情况和面对阿西时情况类似，原先构筑好的推理全被摧毁了。

“所以呢，现在有第八个带罪者出现，你也不要这么奇怪。”王峰继续说着，他的语气夹杂着一种无奈，“我真的没有骗你，干我们这行的，收到恐吓信那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无视的能力我早就无法当警察了。”

“好吧，不管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夏月有气无力地说着，“我会和你合作。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你都要放过我姐。”

“为什么你还想救她？”

“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原谅我，我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

夏月垂下了眼皮，王峰也默不作声了。

“你答应么？”夏月突然再次问道，她的语气很强硬。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

“怎么说？”

“对于我而言，”王峰这时咳嗽了一下，“我是什么罪，我该如何活下去，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吧。”

3

夏月并没有把一切向王峰合盘托出。

她从离开王水明的现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躺在衣柜里醒来的那一幕。其中比较着重讲了阿西是怎么袭击自己的。这个过程她是完全的受害者，她有一种在警察面前扮演成受害者的本能。

而其它的细节她则能省就省，包括他们之间各自的对话。

在讲的过程中王峰都没有打断她，只是偶尔点下头。他的注意力已经被所处的犯罪现场给吸引了，完全没有认真在听的样子。

原来警察只关心现场么？突然有一种被命运遗弃的悲伤感觉，没预兆地从夏月心底迸发出来。

这个感觉……似乎也是……和这个房间有关……？

不知不觉间，她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又说不清道不明。

“喂，你大概什么时候才想走？一定非要在这里谈么？”夏月突然很想离开这里，“这房子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知道我们平时很难见到如此诡异的现场。加上王水明那个，这已经是第二个。对了，这镜子是怎么回事？”

夏月把原先镜子的摆放位置也全都告诉了他。其中值得注意的只是尸体倒在一面被击碎的镜子前。

在王峰勘察现场的同时，夏月在心里思索他真的是第七个带罪者么？

他似乎和姐姐有着某种联系，才能一下子找到这里吧。从另一种角度讲，的确是暂时救了她。

“这个人已经被确定为是带罪者了对吧？”王峰这时转过头，指着床上的尸体问她。

“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带罪者，这我可以保证。”夏月特地在“货真价实”四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只要是带罪者，就能做到穿墙入室么？”王峰这时皱着眉头看向夏月。

“你不妨试一下。”

一闻此言，王峰先把眼睛瞟了一下丢在地上的打钻机和榔头，再把目光直直地对着身前的墙壁。过了半晌，他咽了一下口水：“我看还是算了……”

夏月忍不住扑哧一笑：“刚才骗你的啦，虽然被不知名的神力玩弄，但我们没有任何特异功能的。”

“是这样么？你能不能详细和我解释一下相关的事？”

夏月想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她觉得对方既然已经看过“罪之源”信了，自己就有义务把事关生死的“罪之法则”告诉他，否则会对他不公平。

于是她把知道的那七条法则以及灵魂印证之类的事都向王峰重复了一遍，只隐瞒了自己的三条推论，这是绝不能告诉他的。

说完之后，她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哎，我这手要怎么办呢？”

不知不觉的，她和王峰接近了起来。

虽然他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但只要和他接触一会儿，就能感受到他身上的莫名亲和力。

“你还向我隐瞒了什么对吧。”王峰这时用一种狡黠的眼神瞅向夏月，“我可是干这行的。”

“隐瞒？没有啊。”

夏月慌了一下，不管他是警察还是带罪者，她承认他看人的本事真的很强，不问则已，一问就切中要害。

“夏月。”王峰这时认真了起来，“如果你向我隐瞒了什么，导致了我最后的死亡，你会不会愧疚呢？”

夏月的身子颤了一下。

对于被罪选中的人，死亡总是如影随形，谁都不能确保自己不是下一个死者。

即使没有凶手，王峰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灵魂印证失败而死。她亦是如此。

如果自己已死了，那三条推论除了凶手以外岂不是没人知道了？这对好人将会非常不利。王峰怎么也算救过自己一次。几经犹豫，夏月终于还是把自己得出的那三条推论也说了出来。综合之前的“罪之法”一共有以下几条：

规则一：每个人被写上的罪各不相同；

规则二：罪会改变心灵，但本身的属性不会改变；

规则三：除了改变被选者的心灵，罪不具有其它任何能力；

规则四：被选中者想要去除罪，必须在涂满水泥的房间内进行灵魂印证，如果不进行灵魂印证，在特定的时间内就会直接死亡；

规则五：灵魂印证的机会只有一次；

规则六：如果灵魂印证失败，被选中者会被杀死；

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

推论一：在无特殊线索的情况下，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罪，被罪引导去杀人是最直观的方法。

推论二：越早被罪引导去杀人，能明确自己罪的概率就越大。

推论三：即使没被选为制裁者，也可以通过杀人来明确自己的罪——其准确性相对于制裁者直接被“罪”控制去杀人要低，但其准确性相对于做其它恶意的都要高。

王峰很仔细地把这些记在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装进了口袋。

“怎样？现在你会想杀了我吧？”夏月直直地看着王峰，虽然嘴上这么问，她却在心里开始依赖起王峰来。

“不会。”王峰的笑容带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像我这种人，要去杀人的话，也会去杀你所说的那个天生杀人狂。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也只有我能去对付他了吧？你希望我和他同归于尽么？”

“这……”夏月皱起了眉，低头想了一会儿，“我并不希望你死，我不希望任何人死……”

这时王峰心里暗笑了一下。夏月果然是个天真的女孩，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审问，她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去找姐姐么？”夏月又问出了下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再等我一会儿？”王峰马上回答，“我想再观察一下现场，既然罪之法则不能带给我们特殊的能力，那这个密室就必定有一个出口，这可能也是解决所有一切的关键。”

这次进入密室的过程没有别人参与，而现场和王水明那边相似，墙壁内侧被水泥涂抹得很匀称，真难以想象凶手是如何离开的。

肯定是存在着什么盲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初步彻底清查过这个房间四面墙、地板以及天花板，都没找到任何可以引起注意的线索。和王水明的房间一样，水泥都绝对是从内部糊的。客厅里也被四处涂满了水泥。

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涂得比较匆忙。还有一些被家具遮住的墙壁上没有去涂。窗户和门是被竖放的砖头封住以后再在上面涂了水泥。虽然牢固度不如横着放，但做起来省事了很多，效果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他又仔细清查了每一块地方，结果在写字台下面的柜门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打开来一看，里面正是涂墙所使用的铲子、一个小水桶和一把小锯子。

夏月看到这些惊呼了一声。王峰转过脸去，就见她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整张脸都吓地惨白。

王峰不禁奇怪起来。在这房间都和尸体待这么久了，还会被这些吓到么？

可能她已经无法再承受任何刺激了吧。

锯子正发出浓重的腥味，和尸体一样，它已经被血给浸透了。

叹了一口气，王峰把袋子合拢放回了原处，流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他清楚这些对解开密室没有帮助，而房间已经被搜遍了。

妈的，已经是第三个了。

就算费冰欣的死亡现场可以排除，那还有两个密室无法解开。

凶手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墙壁都仔细确认过了，全都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疑点。整个房间只有 14 平方米左右，家具又少，凶手究竟是如何从这里蒸发的？

越想下去王峰就越头疼，挫折感也就越强。这时夏月开口了，语气显得有点怪异：

“喂，我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凶手是如何离开的。”

“你真的知道？”

王峰诧异地注视她。

“本来我还抱有侥幸心理，但看到那锯子和铲子以后，我就想明白了。”

“那你说吧。”

“我一直觉得，这为何不可能是我干的。”夏月低下了头，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她的身子因紧张而摇晃，“你知道么？根据罪之法则的‘规则六’和‘规则七’，谁只要灵魂印证错误的话会被制裁者杀死。所以这里的一切其实很好解释：水泥是阿西涂的，他的原意是想对自己进行灵魂验证，结果印证错误了。这时‘规则七’发挥作用，他必须被

其它带罪者杀死。因为现场是密室，其它带罪者无法进入，所以罪神就选择了我来成为制裁者。而我当时正在昏迷状态，我的心就被‘罪’给接管了，这个过程我虽然没有醒来，但是我完成了一切。你明白了么？”

王峰的脸色阴了下来，他清楚夏月一定把他当成了可信之人，否则不会把这一切告诉他。

他用眼睛盯着门上那被凿穿的洞口，许久之后他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哼，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明白灵魂印证为什么要选在这种密室里进行了。”王峰用手摸了摸下巴，然后走到了夏月身前，“你知道么，只要在密室里面，带罪者在灵魂印证错误之后也会有短暂的时间能保护自己，至少还可以写个遗书什么的。”

夏月脸色发白地站在这里，她本以为王峰在知道她就是凶手以后会翻脸或者怎样，但没想到他说出了莫名其妙的话。

“你不逮捕我么？”夏月小声问。

“为什么要逮捕你？首先即使你真的是杀死阿西的凶手，你也只是受‘罪神’的控制，这并非你的本意。再而你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你看房间里到处都是血，凶手要把它涂在墙壁上。做这种事的人身上必定会沾到血，你再看一下你的身上，可有一点血迹？”

夏月这时仔细的在衣服上搜索起来，果然如王峰所说，一滴血也没有找到。

“还有我想问你一下，照你所说的那时阿西正想侵犯你，那时你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所以后来他即使真的去做灵魂印证了，你难道以为自己可以毫发无损么？”

之前把这茬给忘了，夏月把沾有水泥的手掌合拢在一起：“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你不是凶手。”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时，夏月慢慢地摊开了她的手掌，把上面的水泥展示给王峰看。

“那是凶手想陷害你才做的吧。”

原来自己不是凶手么？夏雪没有吭声，她总觉得还是无法安心。

不过回想起王水明的密室，凶手也用了一种不知名的方法从那里离开，这就间接证明了自己也存在被陷害的可能性。

可凶手究竟是怎么离开的？

自己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了。

因为他这样等于是把自己的罪行完美地嫁祸给了自己，让她不得不对这种方法在意起来。如果来的警察不是像王峰这种也被“罪”所选中的，那自己可就完蛋了。

“对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灵魂上写下那‘七宗罪’，这又代表了什么？是为了警世么？”

“我觉得不是那样。那‘七宗罪’对神来说可能有特别的意义，但却和我们无关。对我们而言不代表任何事。难道你还不明白么？人性何止七宗罪，而是有千千万万宗罪才对，这绝对不是‘饕餮’、‘愤怒’之类的标签可以囊括的，所以我们才对被写下了什么完全摸不着头脑。多年的警察经历可以让我告诉你那七宗罪本身毫无意义。你只需要把它们当成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游戏筹码就行了。如果真的需要让世人警醒什么，又何止是那七宗罪，应该是人性本身才对吧。”

“呃……这游戏的本质也许就是在漫天的星海里多放入了七颗星星，然后让你来发现是哪一颗？”

“是的吧。”王峰“呵”了一下，“不愧是女大学生的比喻，不过可要记得那是冥王星之类的星体，没你说的那么浪漫。”

“对了，我也许是外行，但关于密室解答我也有一个想问，可以么？”

“你问吧。”王峰看到夏月的表情煞有介事，脸还微微有点涨红。

“会不会是凶手砌墙的时候预先留了个洞，等自己走出去了再把洞按照原样给填上，等水泥干了就这样了？”

听到这里王峰不禁笑了一下，这和章局长当时问的话简直如出一辙。他只好耐着性子回答：

“我已经很明确说明了水泥肯定是在里面涂的。你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它一定会在内部留下水泥交接的痕迹。可是我想你也看到了，这里所有的水泥都涂得很匀称，密室外的人肯定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很棘手，我可以相信你，但我的同事不会。如果不能快点想出凶手离开密室的方法，同事肯定会查到你身上，我没法把你来过这里的证据全都清除，到时就会有麻烦了。”

夏月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在阿西死前和他做过剧烈搏斗，搬动过他的尸体，这房间里也到处都是她的脚印和指纹，其它警察还是会找到她。

“不好了！”王峰突然皱了一下眉，“既然凶手这么想陷害你……也就是说，等水泥干了以后他随时都可能会报警。我的车就在下面，被他们看到就完了！”

“那我们快走吧。”弄了半天，最紧张的还是自己的车被看到，夏月无语地撇了下嘴。

王峰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了现场一眼，然后示意夏月一起往外走。就在这时那种被命运抛弃的悲伤感觉又一次在夏月的心底复萌。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刹那，她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原来自己可能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一次生存机会。

唯一一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在封闭的房间里进行灵魂印证的机会，自己什么也没做。

她突然不知道王峰的破门而入是救了自己还是相反。

虽然她完全不知道应该去印证什么。

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她用力地呼吸了几下，却没有喜悦感。不管怎么说之前都是一次灵魂印证的良好机会，是她自己没有准备好。

当她钻进别克的副驾驶室时，看到王峰的神情有点不对，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眼珠一动不动地瞅着前面。

“怎么了？”

夏月有点慌张，她拽了一下王峰的手，那厚实和温暖的感觉让她的脸微微一红。

“刚才你的推理提醒了我。”王峰此时眼睛像被覆上了一层膜，慑人心魄，“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罪之法则’的终极漏洞。我现在已经清楚了阿西在上一轮绝对幸存的原因，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让人百分百幸存的方法。”

#### 4

夏月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自己绞尽脑汁想不出的事竟然被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搞定了，这有点让她又羡慕又嫉妒。

“你能告诉我么？虽然我没有能报答你的。”一想到姐姐为这个所做的牺牲，夏月的脸就红了。不过她真的很好奇什么是罪之法则的终极漏洞，那百分之百的幸存方法又会是什么。也许这下自己就有救了。

王峰发动了轿车，神态又恢复成了工作中的严肃：

“我会告诉你的，毕竟要不是你告诉我那些，我也不会知道这个方法。但怎么说呢，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才行。”

这句话让夏月紧张起来，要做好什么思想准备？

王峰把车驶出了小区，钻进了车水马龙的公路。两旁的风景总是那样，每个人都匆匆地赶路。但这已经不是她以前生活的世界。

夏月了沉默了，她确实有一种隐隐的恐慌，最近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刺激，新的打击自己还能承受多少？

“你说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夏月把目光瞄向车子的仪表盘，努力想让自己保持镇定。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刚才说的阿西灵魂印证失败，然后被你所杀的推理，又有证据可以断定是不可能的。”

“这怎么说？”

“因为阿西肯定也知道了这种方法，所以我断定他不可能现在就开始进行灵魂印证。也就不会出现灵魂印证失败，导致‘神’来选择你作为‘制裁者’的情况发生。换句话说，确实是有人杀了阿西，但那个人不是你。他利用了某种神秘的方法出入密室，并嫁祸在你身上。不止如此，他还利用了‘罪之法则’让你也相信自己就是凶手。从这个角度来

说，做得还真他妈的完美。”王峰这时叹了口气，听不出是无奈还是在替凶手惋惜，“只不过在一个小细节上他稍稍疏忽了，没有在你衣服上沾上血液。哼，不过他的确很可怕。”

王峰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不自觉地加大了油门。一想到是面对这种对手，自己还差点陷入他的圈套，夏月也明显紧张起来。

明明是被关在同样的房间里，他却可以安然离开，他究竟是什么人？

“那你说一下，那个终极漏洞是什么？”

绝望感在悄悄蔓延着，但未来也并非希望全无。

王峰却沉默了。

“你倒是说啊，怎么，你想食言啦？”

“不是，我还是担心你听了会后悔。但若听不到你肯定也不会罢休，算了，还是告诉你吧。你做好准备。”

前面正好出现了红灯，王峰踩了脚刹车，别过头看了一眼夏月。

“这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推理，但确实可以说是‘罪之法则’的终极漏洞。如果真的运用得当的话，绝对可以百分百地幸存。”王峰用手了搓了搓下巴，开始用一种平缓的语调叙述，“你之前说过如果阿西灵魂印证失败的话，就只有密室内的人可以杀他。这个推理并不准确。瞧，我就可以进去杀他，也不是不能做到。但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让他确保绝对没有人可以进入那个密室。你想一下，如果在他灵魂印证之前，就已经把我们全都杀了，把除他之外的所有带罪者都杀了。那么当他印证失败的时候，神该引导谁去杀他呢？”王峰咽了一下口水。

夏月倒吸一口冷气，蓦地呆住！

“根据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这就是 bug 的关键！因为有一种情况是已经没有其它带罪者了。所以与其把房间筑造成牢不可破的密室来加以防御，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杀掉所有其它带罪者。比起你的推论三，推论四则更加恐怖：杀掉所有其它带罪者，自己再进行灵魂印证的话，不论灵魂印证正确还是错误，都可以百分之百幸存！怎么，现在你还想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夏月实在没想到这看似简单的“罪之法则”，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推论！

杀人！杀人！全都杀光！

怪不得会有人变成天生杀人狂！

夏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煞白，这则推论对她没有任何用处，她当然不可能去杀害别人，但为什么推论会变得越来越恐怖呢？为什么罪之法则会这么帮助嗜杀成性的人呢？！夏月不禁有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上轮只有阿西一人幸存，这个漏洞被限定为只能有一人幸存。肯定是阿西亲手把他们都杀了。

“你会不会现在就想杀了我？”她突然问。

绿灯亮了，王峰踩下了油门。

“不会。”

“凶手可都这么说呢。”夏月赌气地别过脸。她真的不想变成一具尸体，真的不想。

“哼，别小看我。”王峰盯了后视镜一会儿，在看有没有人跟踪，“这个漏洞虽然很恐怖，但并不完美。”

“怎么讲？”

夏月疑惑地转过脸，她忽然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比她想象得要聪明很多，已经有点让人感到害怕。他城府深不见底，还具有异常敏锐的判断能力。

“你想一下阿西现在的下场就知道了。是的，他是可以用这个方法逃过一劫。但正所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又会有一轮新的开始。‘罪神’的规则虽有漏洞，但如果出现上一轮他印证错误了但没人能杀他的结果，那么就必定会在新一轮中被选中，以重新制造可以对他执行规则的条件。”王峰叹了一口气，“从这点可以看出‘罪之法则’在自身范畴以内，会自动对漏洞进行力所能及地补完。而且看起来，阿西这次遇到了更强的对手。”

“你是说 S.....那个杀人狂也知道了这个漏洞？”

“看起来是的，他已经杀死了两个人。虽不知他在想什么，但我相信还会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我么？

那个凶手不仅聪明，冷酷，残忍，还具有很强的力量，否则阿西也不会惨死在他手上，最关键的是他还熟悉规则。

另外，他还知道如何自由出入密室。

完全处于无敌状态。

“这漏洞对他而言太完美了。”夏月咬了咬嘴唇，嗓音也变得干涩起来，“他既然能自由进出用以灵魂印证的密室，那他就是所有带罪者中的最强者，不是么？不管被选中几次他都能幸存的。”

“你也发觉了。”王峰点了点头，“如果无法得知他是如何自由出入密室的，我们就会非常不利。我并非是以警察的角度想知道密室的解法，我只是想在自己灵魂印证的时候能抵挡住他的神出鬼没。”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管他再强大也可能会有弱点。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团结其余的带罪者，让他难以逐个击破。难点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他不在那些人里面。”

如果不算费冰欣，现在已经死了两个带罪者，还剩五个，这五个人的名单是：夏月，王峰，夏雪，李富胜和幸运者饕饕。

那个凶手，或者说是天生杀人狂，真的就是那个幸运者么？

对于这个问题，夏月突然不自信起来。

所有人都可能欺骗自己，包括坐在身边的人。

过了一会儿，夏月突然想起了那件事：“对了，如果你想确认杀人狂的身份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找到我姐，他们应该见过了。”

“你说的没错。”

王峰嘴上这么说，仍然朝原先的目的地驶去。

“你现在要把我带去哪里？”

“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但正好可以见到你想见的人。”

“是姐姐么？”夏月不由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她在哪里？她究竟是不是杀死费冰欣的凶手？我该怎么做，要不要先稳住她？”

“我既然是‘第八个’幸存者，那费冰欣的身份以及你姐姐是否凶手就已经很明显了。不过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得待在车里，这就是稳住她的最好方法。我知道她会去哪里，我知道那个目的地。呵呵，人生就像是一个环，谁都会回到起点。我和我的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预兆。那个叫李富胜的，我来猜一下，是夏雪的初中语文老师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夏月吃了一惊，她只向王峰做了和法则相关的说明，人物方面的介绍很简单，肯定没有和他提过李富胜的身份。

“我知道你可能还会怀疑我是否真的是带罪者，但我保证并没有骗你。我是他们的老朋友了，被一起卷进来也不奇怪。说不定这对我反倒是一种幸运。关于他们的事我不知道你清楚多少。其实自那以后，我一直觉得会有一个最后的了断，只是没想到会搞得这么夸张。”顿了一顿，王峰继续说下去，“你知道么？我很希望能活下去，但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件事了结以后我就会辞职。如果我死掉的话，有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帮我转告给你的姐姐。”

“是什么？”

夏月不知为什么，竟感到了默默的哀伤。

“当你开始原谅这世界，这世界才会给你最想要的。”

王峰凝视着前方，闭上了嘴。这是一句他对自己说过无数次的话，在今天终于应验了。

## 第七章 仆人与硬币

1

打开老旧的褐色衣柜门，李富胜把夏雪放在里面。

她闭着眼睛，身体已经变得软绵绵的，软软地睡在里面，蜷曲着，好像这是一个仅属于她的小窝，神态安详。

李富胜的眼神流露出复杂的情绪，关上了柜门。

从初中语文老师的评价的话，他无疑是合格的。只是年龄偏大了。

从一个男人的性能力来评价的话，他也是合格的。至少已经五十有三年，还能让夏雪得到满足。

但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里，他知道自己该受到鄙视。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每一场人生都应有自己的选择。他想让自己的人生与别人稍有不同。

再次打开柜门看了一眼夏雪，然后合上，李富胜在已经褪色的椅子上坐下，沉浸在这充满回忆又陈旧的环境里，这是他以前的家。他重温着这种感觉，也算是在与过去做一场最后的道别。

不止人会老，房子也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只是不清楚改变，是在关上和打开几次柜门以后发生的。这已无从追忆。

改变有时并不是坏事，有时却太过残忍。

当确认自己被“罪神”选入这种游戏之后，他惶恐不安，夜不能寐，心情就如同被查出癌症晚期。

他盘算着自己还能活上几天，他开始在夜晚像婴儿般地哭泣，觉得自己的灵魂可怜得就像一只没有食物的小狗，被锁链铐在栏杆上，眼巴巴地躺在路边，伸长着脖子等待谁来给点食物或者对它来上一刀。

四处怎么都是绝望。每个陷入绝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感觉整个世界失去了原先的色彩。即使在晴空万里的时候，也感觉周遭灰蒙蒙一片。

这应该是死亡才有的气息。

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别人都能活得好好的。

绝望。

自己只能继续在绝望中挣扎着。

他开始疯狂地和夏雪做爱，就像回光返照般恢复了青春。一个晚上可以像年轻时那样疯狂操上几次，已经很久无法这样了。而夏雪似乎也沉浸于用这样的方法来麻痹自己。直到有一天，当他喘着气从夏雪雪白的肉体上爬起时，他感到厌恶了，然后恍然间察觉到了那个秘密。原来掌握所有人命运的关键就在自己手里，却一直被自己错过了。

这又是什么感觉？

随便别人怎么以为，人品的好坏和能否活下去是无关的。

他非常庆幸这一点。

他们忽略的最重要的事实，竟被自己发现了。

罪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厄运，但总有例外。他发觉从现在开始，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每个人只要肯用心一定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意识到希望并不一定仅存于生存之中。

如果那封信是完全真实的话——他开始这么想——那他还不如直接跑到罪神的身边去一睹那边的风景呢。即使是痛苦，这也是一种永生。

在七个带罪者里他是其中最老的，但他并不笨。

他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尔虞我诈地想要活下去。

不管是恐惧的祷告，仁慈的忏悔，残忍的旁门左道，还是不可一世的智慧，大家都企图把自己那被添加的“罪”给抹去。

这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每个人都为此努力。

但自己何必受他们影响。

他只是一个老人。

是否只有老人才知道永恒的可贵呢？

不论是什么痛苦，都无法和走向生命终止相提并论。

死亡就是永远的消失，那时灵魂就再也不存在了。

痛苦虽非享受，但至少也是一种存在。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痛苦的，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的痛苦我们从不称之为痛苦，我们称之为现实。

神给予的痛苦总有一天也会被习惯的，只要它给予的期限是永远。

也就是说，在李富胜的眼里被“罪”选中再也不是一个巨运了，而是神赠予的恩赐。

如果他灵魂印证成功了，又能多活几天呢？

他为什么要为这仅有的几天挣扎，而舍弃掉那永远的存在？

所以他没有告诉夏雪，他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故意灵魂印证错误，然后死在这个世界里。死的当然仅是肉体。而他的灵魂会被神召去获得永生。

他会如那封信所说来到神的身边。

这对他将是无上的奖赏。

虽然会有风险，比如说那信是假的，可这奖赏实在太诱惑和巨大了。

可能再也没有人能明白这点。就连罪神本人也不明了。人和神看世界的眼光是不同的。他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永生是一种负累也说不定。

他当然会获得罪神的“惩罚”并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即使那是痛苦的悲哀的卑贱的煎熬的和永无休止的。

他都可以成为罪的仆人。

这是罪之法则所涵盖的惊人暗示。

是“罪之源”选中了他，给了他这个机会。

这是一种召唤，是他梦寐以求的“生存”之道，别人不会明了。

## 2

李富胜把夏雪装进了柜子里，她现在已经昏迷过去。另外他还在柜子里放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等会儿她就会拿起它，对准他的咽喉或是心脏来那么一刀——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他需要的结果。

这些都符合了第七条法则“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而杀死自己，说不定也是夏雪梦寐以求想做的事。

带罪者必须在被水泥完全封闭的房间内进行灵魂印证，这可能是出于抵御危险的本能。可是对于李富胜而言，他必须得找一个“未来的凶手”待在房间里才能确保自己被杀死，否则他会不放心。

也就是说，与其它六个人相比，他的思路必须得相反。

为什么把一切都想通了，自己还是感到胆战心惊呢？

为了压惊，李富胜抽出一根烟点上火，狠狠地吸了两口。那熟悉的味道让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

也正因为抽烟的恶习让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直接导致了他选择这条路。

如果还能过很多年愉快的人生，他说不定就会改变想法了。

而眼下，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尽快印证失败。幸好这显然比考虑如何印证成功要简单许多。

本来以为自己印证“饕餮”的话会很保险，那已经是幸运者的“罪”了。不过现在他改变了看法，幸运者未必就是“饕餮”，这可能仅是他的伪装。幸运者可能是任何的罪，而自己近来胃口也不差。

他对幸运者的全新认识源于他杀死了阿西。虽然没有目睹全过程，但已经够让他刻骨铭心了。

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当幸运者突然出现的时候谁都有点发懵。

形势发生了变化，变化伴随着危险，当时每个人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幸运者温文尔雅地出现，保持着微笑，又似乎在对自己的不速来访表示歉意。

之后的事情就如一场噩梦。

阿西在他面前只是纸头折的老虎，他向幸运者扑了过去，只一下手臂就被扭断了。阿西呲牙咧嘴地倒下，这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而幸运者似乎还意犹未尽，只听“咔嚓”一下，又有什么骨头断裂了。可能是肋骨。

“哈，你终于出血了。”

当听到幸运者这么说时，李富胜拽着夏雪掉头就跑。

恶魔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幸运者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残忍都是他不曾见到过的。人命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值一提。他无所谓别人死，也无所谓别人生。所以自己才有机会逃走。他的微笑只是因为真的在享受。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让李富胜不由怀疑他就是罪神本人。

这世界怎么会诞生这种怪物？

阿西的下场注定会很惨，但无法想象会有多惨。李富胜不明白幸运者为何要这般对待他。

与幸运者比起来，阿西只是一只可怜的蝼蚁。

如果再不快点行动，自己接下来会连印证错误的机会也没有，就直接被杀掉了。李富胜产生了这样的觉悟。

这次能幸运逃生，只是因为幸运者完全没有把他俩放在眼里，或者说他们还具有某种可供娱乐的价值。

那你可就小看我了，李富胜在心里说道。他已经决定接下来用最快速度来执行他的计划，至于夏雪的想法他已经无暇理会了。

本来还想帮她一把的，可没想到情势会如此急转直下。

幸好他并非没有准备，只是今后夏雪夏月这对姐妹的道路倒真有点让人担心呢。她们还这么年轻，是不会选择他这条路的吧。

“被他给骗了。”逃亡的路上夏雪铁青着脸说道。

她在阿西的身上付出了太多，可现在都打了水漂。

“你说夏月要紧么？”

“你还想去救她？”夏雪白了他一眼。

“我只是还没尝过她的滋味。”

李富胜的语气和他的表情一样下流。

“搞什么，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们都会死在他手上么？”夏雪忍不住嚷道，“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想这个？”

李富胜闭上了嘴，他确实没有心思琢磨别的，刚才只是随口说了句符合他风格的玩笑话罢了。

不知为什么，他已经对女人的身体失去了欲望。他已经老了，加上前阵子他又纵欲过度，女人的肉体在他眼里一下子就成了白面团，对他产生不了一丁点的刺激。这太没意思了。他怀疑，是不是费冰欣的死让他倒了胃口。或者这是他要去看神那边的一种启示：

——这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再吸引他了。

他们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靠近市中心少有的私房地带，正在等待拆迁，也是李富胜的老家。因为房产商遇到了财务问题，拆迁计划一拖再拖。李富胜从小在这里长大，可他已经很久没过来了。

这里有他一直逃避的过往。

“我其实有一件事一直在考虑，现在想问你一下。”进了门以后，李富胜突然转过身，直视着夏雪。

“说吧。”

夏雪关上了门，把包放在旁边。

“我想知道，费冰欣真的是带罪者么？”

“怎么？你在怀疑我骗你？”

夏雪露出吃惊和生气的表情，闪现出另一种美。

“不是，本来我也不想多问的，你叫我强奸她我也照做了，而且还顺利地把你引到了那里，你也得到了想要的线索。怎么说呢？这个过程虽然没有顺利到‘百分百’的程度。但阿西死了也不全然是一件坏事，他毕竟欺人太甚了不是么？”说到这里，李富胜的口气有点发涩。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上的，何况还是阿西那种货色。

“你到底想说什么？”夏雪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我只是想知道，除了我们几个，还有没有其它带罪者。”

“哼，看来你还是在怀疑我。”

“这能怪我么？”李富胜咽了一下口水，继续说道，“连你如此痛恨的夏月都要先压榨一番，可见你对线索的执着。而对费冰欣你怎么就那么轻易地杀了？你没有调查她和‘罪’有关的任何线索。而你我都知，她房间里的水泥是我们涂上去的，我只是很好奇其中的原因。”

“我在等你说下去。”

“那我可就直说了。”李富胜用手指粗鲁地捏了一下自己的鼻尖，“我怀疑你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或者你想保护一个我也不知道的带罪者。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哼哼，不管你怎么想。”夏雪冷笑了起来，“我让你活活强奸了一个白嫩女人，你不应该感谢我么？”

就在这时，李富胜突然打了夏雪一个耳光。

夏雪一下子发懵了，捂着脸呆在那里。李富胜顺势地掏出了那块毛巾——阿西曾迷晕夏月的那块——狠狠地按在了夏雪脸上。

那上面沾满了乙醚。

夏雪虽然比李富胜要年轻许多，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挣扎了没几下，身子就一歪倒了下去。

“他妈的，老子告诉你，对女人我早就腻烦透了！别老跟我提女人女人的！”

恨恨地说完之后，李富胜打开了灯，原先昏暗的房间顿时明亮起来。一袋袋水泥和砖头正赫然堆放在房间一角。李富胜满意地看了一眼，然后扳上门锁的保险。

3

以他这样的年纪，要在墙上涂抹这么多水泥绝对是一个吃力活儿。幸好他这一辈什么沧桑都经历过，比现在的年轻人要能干很多。而且已经在费冰欣的家涂过一次，现在他已经一回生、二回熟。

会在这里灵魂印证也是一种宿命吧。李富胜知道他不只背叛了妻子，也背叛了这房子，房子里有那回忆，所以他希望死在这里。

他曾有过一个温柔贤慧的妻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儿子。曾经的人生是多么美好，好到让人嫉妒。

妻子并不貌美出众，但她是一个好人。他欣赏她在这种时代还能坚守一份美好和纯真，谁都会为有这样的妻子而自豪的。他曾怀疑用一生的辛苦与爱是否配得上她。他希望能和她永远相伴。可一下子，一切都失去了。世界变成了无法醒来的噩梦。

本该在医院迎来新生命诞生的，她却遭遇了医疗事故，母亲和儿子一个都没有保住。那一年的她只有 25 岁，未出生儿是男孩。

医院并没有给出太多的说法，随便一份文件就让两条生命不了了之。怎么可以这么倒霉？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就像走在人行道上被雷击中一样吧。可就真的发生了。他已经没有心情去请律师打官司，也没法接受现实，无处可泄的怨恨只能融化在血液里，侵蚀灵魂。

从此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怀有一种暗暗的恨意。他希望有谁能来阻止他的这种改变，可是没有，每个人都把他当成了可怜虫，都躲着他和同情他，没人会批评他。他更把自己当成了悲剧的主角，就像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无法逃脱。

你在那边过得好么？你现在还会生气么？你还会因我的所作所为而生气么？我真的很想你能狠狠生气，狠狠地扇我耳光，可是你不了！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你就这样不告而别！你只把这空荡荡的房子留给了我！我孤独得就像一只蚕虫，被包裹在里面！你希望我这样度过余生么？！真的受够了！从前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换作你给我的禁锢！

他学会了抽烟，并在这时常的呐喊声中变得烟不离口。

他再也不给学生备课，上课只是照本宣读。批作业就是糊弄。到考试前，再偷偷地把考试题目改头换面地放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让他们考出好成绩。这样会害了他们，可每当注视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他都会怨恨地想：

他妈的，凭什么让你们能顺利生下来？我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坐在教室里？

如果看不到也就好了，可是李富胜得天天面对他们，心里的怒火虽越烧越旺，也寻不到一个发泄口。

直到那个人出现。

在一次家长会上，他遇到了夏雪的母亲。

和滥俗的言情小说开头有点相似，只是主人公没他这般老丑，夏雪的母亲也并没有多漂亮。只是她的神韵和爱妻有几分相似，这已经

足够了。李富胜像着了魔一样，长期被孤独所压抑的情感在蓦然间爆发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夏雪的母亲。

她的名字叫黄依花。

真可谓“一花一世界”，李富胜自暴自弃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

他渴望着下次和她的相遇。

可一年开家长会的次数加起来也没几次，能见到黄依花的时间实在有限。当看不到她时，李富胜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女儿夏雪身上，并让她担任了语文课代表。

他和夏雪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自己的赏识果然也换来了她的好感，慢慢的彼此熟识起来，自己终于也有机会可以到她家里拜访。

对他而言能做到这个地步已实属不易，可结局还是把他打回到残酷的现实中。

夏雪的母亲虽然对他礼遇有加，但她有美满的家庭，对他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

在几次试探都彻底碰壁之后，李富胜只有悲哀地绝了念头。如果故事能这样落幕就好了，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多了一场情感挫折。

不记得是哪天了，放学之后，夏雪突然去找他，问了一下有关期末考的问题。李富胜只想快点回家烧饭，略显敷衍地答完了之后，夏雪突然有点腼腆地对他说：

“老师，你今晚能去我家吃饭么？我老妈今晚烧了好菜，想和你聊聊。”

“这不方便吧？”

李富胜心中一颤，但还是推辞了一下。

“没事的，我爸又出差了。”夏雪嫣然一笑。

“啊，那你爸经常出差么？”

“是的啊，他是在船上工作的。平常虽然在家，但一出去就会很久，跑各种国家。”夏雪的语气里有一丝寂寞。

“这样啊，那得让他多给你带点礼物。”李富胜克制住心中的狂喜，多日的追求终究还是有了成果。独守闺房的女人当然会感到寂寞。

走进夏雪家时，李富胜却隐隐感觉到了不对，里面空无一人，不像黄依花会请他吃饭的样子。正当他开口想寻问时，夏雪抢先开口了：

“老师，我喜欢你。”

李富胜吃了一惊，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妈请你吃饭是骗你的，她今晚加班，很晚才会回来。”

“原……原来如此……”在这瞬间，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李富胜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失望。他感觉自己被眼前这位红着脸表白的语文课代表给戏耍了。她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她的母亲，否则也不会开这种伤人的玩笑。但无论如何，她都在自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另外她喜欢自己那又能怎么样呢？她难道接下来想说我现在还小，请你再等我十年半载么？她的喜欢丝毫没有自己对她母亲的爱来得现实。只是突然之间，夏雪就抱了他一下，还隔着衣服在他胸前轻轻一吻。虽然马上就放开了，但李富胜还是记得她乳房紧贴自己身体的触感。她只有十五岁，竟已发育得如此诱人。再看了一眼她雪白的脖子和裸露在裙子外的柔美小腿，一种饥渴的冲动终于无法抑制地爆发了。

“你真的喜欢我么？”

夏雪点了一下头。

“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夏雪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李富胜就接下去说：

“我现在来教你吧……”

这句话在柔和的灯光里听来具有一种邪恶的诱惑，李富胜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可怜的夏雪根本就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双手就被他拧到了身后，然后感觉自己的身子被一把抱了起来。

4

李富胜搅拌好了水泥，开始用铲子把它往墙上抹。

效果还算不错，浓稠正好。只是不知为什么，那铲子和墙壁摩擦的声音让他感到心脏一阵阵发疼，就好像在用铲子磨自己的胸膛一样。

随着暗黄色墙壁被替代掉，什么东西终于也永久地失去了。

然后是堆在一边的砖头，红色的，一块一块给竖得垒起来，它们就像是墙的细胞组织，渐渐地把自己封闭在里面。在这么做的时候，一种与房子的共生感油然而生，好像从此连成了一体。

早该这么做的，在妻子逝世以后就该这么做。李富胜不禁想，那才是做了断的最佳时刻。

你肯为一个人将自己绝对封闭，那才是绝对的爱。可他做不到。他的爱还到不了这种程度。

当门口被砖头封住三分之二时，李富胜肌肉已经感到酸痛，他需要休息一下。

他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回想起当“罪”的事件开始之后，他一直配合夏雪对别人进行算计，这其中包括了夏月。

其实就算夏雪不这么要求，他也很讨厌夏月，他讨厌那种优秀到自以为是的女孩。他总想教给这类女孩什么叫做现实的残酷，以及身为一个女人的悲哀。

另外他帮助夏雪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罪”的线索。不论是谁，只要有人能灵魂印证成功，只要以那个“罪”再次进行一次灵魂印证，就能确保自己可以百分百印证错误了。

一辈子都在教学生怎么做对题目，没想到轮到自己时却要故意做错。这真是一种讽刺。

与此同时，他并非没有感觉到恐惧。只是这恐惧是与别人不同的。这恐惧不是出于死亡，而是来源于未知事物的不可预知性。

可能接下来所要看到的事物会超出所能想象的范畴，让大脑产生了本能的抵御和恐惧。

他不清楚神长什么样，在它身边会经历怎样的磨难，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怀有着一种敬畏之情。他想知道答案是什么，又默默地恐惧。

除此以外他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在成为罪的仆人之后不止能换来永生，还有权力。

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掌管众生的权力。

这是自妻子去世以后，唯一一件能让他感到有意义的事。

他又走到了衣柜前打开了柜门，只是夏雪还是静静地躺在里面，她的背靠在边上，手臂半垂下来，侧脸看起来很美。如果让她来杀死自己，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补偿吧。而对于自己，这也是最好的救赎方式。

她肯定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想这么做了。

她甚至已经尝试过了，不过关于那时的种种他实在不想回忆。

还记得曾把一个警察也牵扯进来过。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恐慌还是记忆犹新。能和夏雪待在一起这么多年，他的心情就和用手紧紧握住带刺的玫瑰花一样，是一种刺痛地占有。

他们能维持这种关系也是一种奇迹吧，不过终于到了了断一切的时刻。也许是错觉，李富胜已感受到了一股杀意正在房间里弥漫。

死亡是终点，每个人都注定只有一次死亡，我把它交给你，以补偿八年前我拿走了你的贞操。

从此之后，就请你不要再想起我。

李富胜默默地祈祷着，突然脑海闪现出她举着匕首刺入自己心脏的画面。在那一刻，他没有体会到疼痛，感觉只像一个老朋友在和自己道别。

就这么，永别了。

继续望着夏雪漂亮的侧影，李富胜真想最后再狠狠地操上一次。不过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把柜门轻轻地合上，接下来一切都要迅速，千万不能让夏雪在中途醒来。

像有一股力量注入了身体一般，他大步走向门边快速地完成后续的工作。没过多久，砖已全部砌好。然后他拿起铲子飞快地把水泥抹在了上面。

窗户的步骤也差不多。这个房间朝北，只有一扇小窗户，所以干起来就省事了许多。当李富胜把这个完成之后，用袖子把额头的汗水抹掉。

环顾四周，他现在已处于绝对封闭的密室之中。

再涂一些水泥就全搞定了！自己砌的密室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并没有规定所有的墙壁都一定要涂满水泥吧？

虽然这样想着，李富胜还是用铲子尽力地在墙壁上挥舞着。不消一会儿，他手所能够得上的地方都被划上了昏暗的灰色，直到地上的水泥全部用完以后，他才累得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考卷终于准备好了。

A. 饕餮；B. 淫欲；C. 贪婪；D. 愤怒；E. 嫉妒；F. 懒惰；G. 傲慢。

给学生出了一辈子题目，现在轮到自己要做一道有七个选项的选择题。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绝对不能选的。

从技术和概率来讲，他都觉得挺轻松的。

但仔细一思考，他又觉得选哪一宗罪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这主要是源于这七宗罪和自己灵魂上固有的罪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外在表现和心理反应。

比如说他讨厌夏月，可能是嫉妒她还有幸福的资格，或者是想到老天对他不公而感到由衷的愤怒。也可能是太过于贪婪，以为自己能得到所有而现实并非如此。又或者是淫欲，因得不到她的肉体而恼恨。甚至是饕餮，想把她的乳房含在嘴里，狠狠地吮吸她的乳汁。或者是自己太过于傲慢，因而讨厌她眼中的怜悯。

唯有懒惰，是除外的。

他发现了这一点，又以之为参考散发性地思考最近的表现，的确都和懒惰无缘。

还是不放心，他又小心翼翼地确认了一遍，再怎么想，觉得这个始终都是最佳选择了。

好吧，那就这样吧。

李富胜心意已决，他走到房间角落双膝跪地，面对灰暗的墙壁闭上了双目，双手在胸前合十，然后在心里虔诚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我的主人，我想向你忏悔我的“懒惰”，你在我灵魂写下的是“懒惰”之罪！

灵魂印证就此完成。

5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周围没有一点动静。

过了良久，李富胜睁开了眼。

面前的水泥还没有干，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大脑因太过紧张而失去了运转能力。

他用心体会着灵魂印证前后的区别。可除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以外他感觉不到任何不同。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慢慢的，他把注意力移向了身后的大衣柜。

既然没有任何如释重负的感觉，毫无疑问，他得偿所愿地灵魂印证错误了。那按照罪之法则第七条，带罪者就该开始行动了。

刀就放在大衣柜里，和夏雪近在咫尺。

凶手和凶器他都已为自己准备妥当。现在所等待的就是被制裁，然后死亡。

他并非是视死如归。只是被夏雪杀死，他觉得是一种命中注定，是该她的。

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惩罚。

不久之后，他果然在耳中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大衣柜中传出。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他陡然一惊。他感到汗珠正不停地从额头上滴下来，不由握紧了拳头。

死亡并不会如此紧张，他只是恐惧那过程。他不知被“罪”控制的夏雪究竟会是何种模样。

他竟然害怕地浑身颤抖起来，也不敢回头。他竭力用耳朵辨别着。突然间声音消失了，一切都归于了平静，只有汗珠滑过他的鼻尖滴落在地。

从此刻起李富胜的听觉好像失灵了，他只能听到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还感到时间像流沙一样穿过了自己的胸膛向前流淌，恍然间他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又过了差不多一根烟的工夫，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李富胜已经坐不住了。

他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他情愿被痛快地杀死，也不要这般煎熬。

闭上眼睛，他明明能感受到柜子中传来的那股杀意，就像是空气中有一把亮晃晃的尖刀正抵着他的后脖子。它始终抵着，不移开一寸，不下去一分。

李富胜立了起来。他已快筋疲力尽。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妈的，就没什么好躲的了。他转过身，走近了大衣柜，想亲眼一探究竟。

只见门上那深咖啡色的油漆已经开始龟裂，他知道夏雪就在这门背后。因为夏雪喜欢睡在衣柜里，他才下意识地把她放了进去。这衣柜是他父母年轻时候买的，不想竟用到了这时。

他现在有点后悔了，应该把夏雪直接丢在地上的。

他把手移到了把手上，稍一用力，立刻就面色大变。他把手一下子弹开，膝盖也哆嗦起来。

不清楚改变，是在关上和打开几次柜门以后发生的。

现在柜门已经变得纹丝不动，无法开启。

他睁圆了眼睛注视着衣柜，想象不出里面发生了什么。

自己会被何种方式杀死？

“李老师，不好意思，我使用了‘硬币法则’。”过了一会儿，夏雪清晰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硬币法则？”李富胜愣了一下。

“如果我没猜错，你刚才进行了灵魂印证对吧？你终于抛弃我了，是么？”

“别胡说！”

李富胜怒吼了一声，但因紧张而嘶哑的嗓音反而暴露了他企图隐藏的心虚。

“你还不承认么？你其实已经为我做了很多，我本该谢你的。但由于对那个人的恐惧，你打算先行灵魂印证而不管我的死活，是这样吧？我说的没错吧？”

李富胜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说的确实没错。

“男人果然都是一样的，你先是背叛了妻子，继而背叛了对我的诺言。”

谁让你信了我的诺言？李富胜在心里说道。

“不过无妨，我早就留了一手，现在‘硬币法则’已经生效了，既然你已抛弃了我，就别怪我这么做了。”夏雪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你别以为会换来生存或者解脱，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

“‘硬币法则’是什么？”

这已经是李富胜第二次问了。

“哈哈……”柜子里的夏雪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她就像已经疯了。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终于说下去，“我正想告诉你呢。‘硬币法则’是‘罪之法则’的 bug，现在的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你竟然知道罪之法则的 bug？不过前面你误会了，我没有想害你啊！”李富胜嚷了起来，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咳嗽。

“这 bug 是我一开始就发现的杀手锏，本不想用的。它不但无法让我百分百幸存，还很可能让‘罪之法则’产生异常情况，出现难以想象的结果。”夏雪没有理会他，只是自顾自说下去，“换句话说，‘硬币法则’是对‘罪之法则’带有攻击性的 bug！是可能让大家乃至罪的世界一起毁灭的 bug！”

“你……你……在骗人……吧？”

李富胜剧烈地咳嗽起来。

“就知道你会不信，看在过去的缘分上，我可以对你稍做解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也许大家马上都会一起死光！”

李富胜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现在只求一死，目前的情况未必会对他产生不利。他只是害怕她之前说的“难以想象的结果”或者“罪的世界一起毁灭”这种结局。

6

“先告诉你一件事吧，不止是你，我现在也已经灵魂印证完毕。”柜中突然传来这样的话语。

“你说什么？”李富胜吃了一惊，“难道你在柜子里也涂上了水泥么？”

“你真是老糊涂了。”柜子里传来了夏雪咯咯的笑声，“我有这种必要么？你在外面涂得这么辛苦，我还何必这么做？”

仔细一想，李富胜才回过神来。夏雪说的没错，虽然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的确没有规定说水泥密室里只能有一个人进行灵魂印证。她在衣柜中，同时也在这房间里，也满足了灵魂印证的初始条件。

那么她早就醒了。柜门之所以打不开，是她在进行灵魂印证时怕我打扰而做了手脚吧。

情势渐渐地拨云见日，与此同时李富胜感到了某种潜在的危险正在蔓延。

“刚才你说要解释‘硬币法则’？”

“这只是我临时想出的名词，老师。”

她平时的声音不是这样的，也不会用这种语气。李富胜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他开始怀疑里面的人是否仍是夏雪。

“我问你，把一块硬币上抛，落地之后会出现几种情况？”夏雪虽然叫他老师，但她说话的口吻倒像在教育学生。

“两种情况。”李富胜咽了一下口水，一本正经地回答起来，“正面朝上或者背面朝上。”

“哎……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别再让我失望了，李老师。”

“还有一种是……硬币立着。”真不知她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李富胜又想到一种小概率情况。

“回答正确！正确的答案是会出现三种可能。我再问你，硬币立着的概率有多少？”

“非常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前面才没讲。”

“现在回答得很好呢。正因为这种概率非常小，所以‘罪之法则’也对此缺乏考虑。”夏雪似乎感到了满意，“如果我们都印证失败了，那我们的情况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是正面，我是背面。我被选为去杀死你，你被选为来杀死我。但我们同时被对方杀死的概率就和硬币抛在空中然后立在地上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是么？”

李富胜开始回味她说的话，现在她说的是在一个密室里面，两个人同时印证失败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罪神很可能会默认选择他们来杀害彼此。但他们能同时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就和硬币落地站立一样非常不现实。

他们一边将被杀死，一边又要杀死对方。似乎症结就在这里。

夏雪故意在她被选中去杀死李富胜的时间段里，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灵魂印证。如果也失败了，李富胜也会被选为去杀死她的制裁者。

这样就演变成了一场对决。

关键在于“罪”并不能改变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不能改变硬币落地后立起的概率。

“罪”对于他们的心灵的影响也是各自分开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系。

这样一来，他们会各施所能地想要杀死对方，但“罪”不会对他们杀死对方的时间加以控制，很可能出现一方先倒下去，“制裁者”没有完成任务就死亡的情况。

罪之法则的第七条因此就被打破。

这会引发什么后果呢？

“你也许已经没机会明白，‘罪神’和‘罪之法则’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强大。阿西能幸存就是一个例子。”夏雪这时不紧不慢地说下去，“关键不是法则有多可怕，而是该如何利用甚至破坏。就像我手中的这把刀一样，如果运用得当，可能不仅是幸存，还能将法则本身一举击溃，

这你之前不会想到吧？只要够狠，人一样是能击败神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以后的结果都很难预料了，哈哈哈哈哈~~”

李富胜没有说话，他在心里默默地思忖着现在的局势。

他无法想象夏雪的举动可能导致的后果。

会让“罪”的世界也一起毁灭么？

他明白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的。

当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条被打破以后，其它规则是否会正常运转已经是一个未知数。

这就如同计算机程序一样，一条指令出错就可能会引发整台计算机死机。

这个 bug 和其它 bug 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它 bug 是用于使用者自己的生存，而这条 bug 是对“罪之法

则”本身的攻击。

它带有难以预测的攻击性和不确定性。

正是这不确定性让李富胜胆战心惊，也是夏雪之前没有擅自使用的原因所在。

她现在因过于害怕被幸运者杀死而出此下策。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面对那个幸运者时，谁都会感觉到难以幸免。他没有马上杀死他们，只是对他们的生命在做游戏，他就像真实存在的死神一样。

他很喜欢感受到其它带罪者对他的那种恐惧，李富胜这么认为。

之前所有计划和推理都见鬼去吧。在那个人面前什么都没有用。我们所有人都像随时可以挂在墙上祭奠的照片，那个人已经用阿西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该怎么办呢？不过夏雪至少有一点说错了，她说这条 bug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只有他或者夏雪之间谁死了，这条 bug 才算正式成立。

到时“罪”的世界说不定会因此毁灭，神也可能被牵连其中。

本来以为自己印证错误死了就行了，现在难道连死也不行了么？从夏雪的气势来看，她似乎有绝对的把握能杀死他，而不是相反。别的不说，她至少手中有刀，而自己已经筋疲力尽。

到时我死了，可能也只是白死。

李富胜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了。

“我的王牌只有这一张，但你不会想到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会带来多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甚至能将法则一举击溃，我们都被它控制太久了，你不觉得我这样做很爽么？”

在李富胜不知所措的时候，大衣柜的门被缓缓地打开了。夏雪先把一条腿迈出来，接下来是她略带憔悴的脸庞。她的双目瞅着他，一眨不眨，视线像穿过了身体把他钉在了地上。

乌黑的头发从她的脸庞两侧披散下来，使她性感的脸上更增添了几分妩媚。只是当看到她右手中那把明晃晃的水果刀时，李富胜已经无暇欣赏。

“老师，这么大的工程想必也会让你很累吧？怎么？你想休息一下么？”此时夏雪的语调变得平缓而富有魔力，让他难以违抗。李富胜明白“罪”已经在她的心里发挥作用，给予她杀死自己的指令。

而“罪”并不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带给自己灭顶之灾。

“你与‘神’，一个侵犯我肉体，教会我什么是爱，一个侵犯我灵魂，教会我什么是恨，这种屈辱终该偿还了。”说到这里夏雪的语气陡然一变，散发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杀气，“而现在，我想教会你们爱与恨的交集，什么是绝望！”

仅在电光火石之后，在夏雪的一声响彻整个房间的怒吼之中，鲜血就像花一样在李富胜的胸前绽放。

也就在这个瞬间，李富胜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的“罪”。

他难以想象自己的灵魂居然被写下了这个。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可已经没有人能够救他了。

“他妈的……”

摇晃了几下，他在灰色密室的衣柜旁孤独地倒下。

当心脏敲击在水泥地面时，他忽然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妻子的怀抱。

7

“我已经搞定了。”电话拨通以后，夏雪淡淡地说道，“你那边呢？”

“也差不多吧。阿西已经上西天了，墙壁也已经砌好，你妹妹绝对跑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代罪羔羊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呢。”

“我建议你不要小看了那个警察，他和你可能是一种类型的人。”夏雪的口吻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闭嘴，婊子。”那头顿了一下，“这世界没有谁和我是同一类型的。”这句说完之后，对方就挂上了电话。

对于他的辱骂夏雪没有任何反应，她只是轻轻地把红色的翻盖手机合上，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到李富胜身边，看了一会儿，用鞋底对准他的脸狠狠地踩了一脚又踢了一脚，看着他苍老的脸颊又多了道可悲的印子，她才满意地笑了笑，朝原先的门口走去，捡起了地上的铲子。

那里的水泥还没干涸，夏雪一下一下地凿起来。灰色的水泥开始碎裂，露出了里面红色的砖头，就好像墙壁被割出了血。

不过电话里那个人说的没错，计划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

那个人叫张离，也就是这次的幸运者“饕餮”，所有的“罪之法则”都是真的，为此张离还兴奋了很一阵子。可是当他轻松地得知自己就是“饕餮”以后，不由显得非常失望。

“怎样才能让游戏更刺激呢？”当躺在雪白柔嫩的夏雪肉体身边时，张离问出了这个问题。

夏雪没好气的别过身子，她只是希望能顺利幸存罢了。幸好她现在已经做到了。

她没有告诉李富胜，“硬币法则”不止是对规则本身的攻击，也确实能让使用者幸存。

罪之法则规定：“灵魂印证”错误的人被“制裁者”杀死的概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它没有考虑被杀失败的情况。

而其实如果两个人互相被选为杀死对方的“制裁者”，这个概率就骤然下降为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其实是有失败的情况的，但没被“罪之法则”考虑进去。这就是让带罪者可以幸存的 bug。比如她刚才和李富胜被互相选为杀死对方的制裁者时，并没有出现“硬币站立”的情况，这样一来。她也就脱离了“罪之法则”的控制，从而获得了幸存。

李富胜从来就是一个孬种，她一直就知道这一点。她知道李富胜在见势不妙就会撇下她自行印证。而她这次所印证的罪是“饕餮”。张离千真万确就是饕餮，所以她是故意印证错误的，这也是出于张离的吩咐。

利用法则的 bug 虽然置身事外，但如果之前印证错误那在下一轮还是会被选中，这对于阿西或者别人可能都是噩梦，但对于张离而言，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被“罪”选中的人，才有权利给别人发“罪之源”信，让别人也被选中。换句话说，这信是“非卖品”、“内部票”，并且“仅限七张”。为了得到入场资格，才让她在幸存的同时，绝不能印证正确。

至于她之前的委身阿西，完全是为了得到“罪之法则”以及“罪”的世界的各种知识。也方便选择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让张离把他解决，消灭掉一个强悍对手。

而她和李富胜的假意配合，则有两个理由：一是为了要利用他杀害别人，二是为了最后使用“硬币法则”来让自己幸存。

毕竟李富胜是七个人里面最年老体衰的一个，和他互搏胜算最大。

而费冰欣纯粹是看她不顺眼才杀掉的。虽然和她一直是朋友，但感觉她一直看不起自己。当然杀了她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混淆七个人的名额，以便制造混乱，给别人以错误的推理方向。这也是杀死其余带罪者的一种辅助手段。

反正人是李富胜杀的，还是奸杀，最后不会关她的事。

而夏月是被设定为“代罪羔羊”，这次的事件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才能让警察结案。所以才让张离把她困在密室里束手就擒。毕竟也

算是姐妹一场，所以给她设定的结果并非是最坏的，怎么说也要比费冰欣好上很多。

而王水明那头肥猪，完全是自己罪有应得。

计划到目前为止真的还算蛮顺利的，自己也成功脱险。她就等着这次事件全部结束以后，再一次地收到“罪之源”信。只要知道了 bug，再加上他与张离的绝佳组合，游戏就会变得很有意思。

这并非是她对张离言听计从，只是如果有资格发“罪之源”信的话，就等于可以有权力致人于死地。要说起来，她的仇人可太多了。

只有一种可能是最坏的，就是真的存在“硬币法则”让“罪”的世界毁灭的可能性。按张离的话说就是：

——这样也蛮有趣的啊。

她也是这么觉得的。在这个世界上能这样活着已经很有趣味，如果死得时候还能拖累整个世界一起就更妙不可言。即使这样也会付出自己的生命。

不过会不会出现这种结果还是未知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带罪者。

这一点李富胜并没有说错。

的确还有一个隐藏的带罪者。

另外警察也快找上门来了。

所以一切都需要抓紧了。

想到这里，夏雪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拿出了手机，她知道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现在该不该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呢。

## 第八章 枪

1

现在已临近傍晚。

王峰让车子在柏油路上滑行，旁边坐着的是心事重重的夏月。

王峰了解她的心情，自己亦是如此。

他们都在害怕面对曾经的错误。

错误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也是每个人都想逃避的东西。

他们现在要去见相同的人。

虽然彼此的故事不同，但谁都需要和夏雪来一个最后的了结。

可这心头的懦弱又是什么？

王峰明明已经历过大风大浪，他的意志已经被磨砺得强韧无比，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落荒而逃了。可现在为什么还是会感到一种懦弱，是因为这次实在太危险么？

但是他知道危险并不会因为我们拼命地跑，就离它越来越远。

他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别在身上的六四式手枪，想体会那种久违的安全感。

六四是朴实的手枪，非常实用。但久经沙场的人都会明白枪的威力是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会决定自己乃至别人生死的不是武器和弹药，而是自己的脚。

只要左脚用力一踩就什么麻烦也没了，可现在偏偏用力的是右脚。

想到这里，王峰轻叹了一声，他转脸瞧了一眼夏月，她的脸庞已充满了倦意，脸色很差。可以看出她已经接近极限了。

车子从丁字路口转进了市区中心少有的私房建筑群。

可能是等待拆迁的缘故，路上一个人也没遇到，只看到几只没人要的流浪狗在两旁溜达。

四周已经越来越暗，夜幕快要降临。

夏月突然用脚瞪了一下旁边，车门发出了“咚”的一声。这让王峰诧异地转过头，就听夏月青着脸嘟囔了一句：

“我饿了。”

“喂喂，你对我的车有意见啊？”

夏月也不搭话，只是气鼓鼓地看着前面。

“好好好，等会儿看到店铺了就给你解决肚子问题。”

王峰投降了，女人一耍起大小姐脾气来就是麻烦，不过她也确实该饿了。就在这时，他发现夏月把脸转向了他，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

再怎么饿，也不至于把我看成食物了吧，王峰心想，不会是“饕餮”发作了吧。

“你以后还是会杀了我的，对吧？”夏月突然问道。

“怎么又问这个，当然不会。”

原来还在担心这个，女人果然都是多疑的，但王峰知道自己没有骗她。

“那我们现在在去哪儿？怎么越来越偏僻了？姐姐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你是不是想把我带到……”

“我投降了！”王峰打断了她的话，“你别这样好么？我又不是李富胜。”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和姐姐截然不同的性格，让王峰觉得她挺可爱。

“那你说，你要把我带去哪儿？”

“李富胜的家。”说到这里王峰咳嗽了一下，“但要说清楚，我可不是李富胜。这是他以前的老家，偏僻是偏僻了点，但做起事情挺方便。我指的是他们两个……”

夏月脸红了一下，把脸别了过去。

“那我也问你一下，你将来会杀死我么？”

“怎么可能？”夏月有点生气地回答，“我不会杀人的。”

“若你被选为了制裁者呢？而我正好又灵魂印证错误了。”

夏月沉默了下来。

她只能保证不运用“罪之法则”的 bug 来滥杀无辜，而至于这一点不是她所能控制的。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王峰苦笑着叹了一口气。

不过夏月不语沉默的样子，和她姐姐有几分相像。刚打开衣柜时，他还以为里面的就是夏雪。

他当时仿佛看到了夏雪下一个表情，仰起脸向他微笑着，双眸宛如八年前那般美丽。

“啊！”

夏月发出的惊呼让王峰蓦地回过神来。当他注意向前方时，只见一辆乳白色的凯迪拉克正停在墙后的拐角处。

猛的踩下刹车，轮胎发出剧烈的摩擦声，但总算没有撞上去。他和夏月都系着安全带，所以没有受伤。他有点恼怒地按了几下喇叭，那辆车没有动静。像没有人在里面，除了尾灯亮着。

细细打量之下，发现这辆车真的很漂亮，乳白色的车身像奶油一样诱人。它的车牌是外地的，两侧暗色的玻璃也屏蔽了车内的景象。

王峰又按了两下喇叭，它还是没有回应。

他妈的，在搞什么鬼？！

“会不会是车坏了？”夏月疑惑地转过头。

“有可能。”王峰注意到因为过于劳累，她的眼神已经迷离起来。

皱了一下眉头，王峰把手枪掏了出来。这让夏月吃了一惊，把身子朝边上一让。

“我去那边看一下，你待在车里别动。”

简短地说明之后，王峰打开了车门。他把拿枪的右手垂下，机动力集中在脚上。如果发觉不对，他会立刻闪避并予以回击。这种在高度危险中磨练出的应变能力，是他生存下去的资本。

到了车的正面之后，王峰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人正耷拉着脑袋坐在驾驶位上，他的胸口被一把散发寒光的匕首直刺而入。血浸透了他的上衣。他已经死了。除了头发比当初稀落之外，样子和当初比几乎没什么两样。王峰认出他就是李富胜。

就在这时，王峰听到了细微的声响，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猛的朝边上一转身，就看见一只雪

白的手臂抓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刺在了前车盖上，激发出刺耳的“吡吡”声。

王峰转过脸一看，这是一个长得和夏月有几分相像的妙龄女子，漂亮的脸蛋和她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她应该就是夏雪无疑了。

王峰刚把枪口瞄准她，就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尖叫，王峰知道不妙了，夏月还是出事了。

这就是一个套，对方原来对他的来访早有准备。

“你果然来了呢。”还来不及回头，就听见夏雪嘴里吐出冰冷的声音，她的指骨发白，浑身散发出一股杀气。

“你是……”

王峰还想隐瞒自己的身份，被夏雪用下一个动作打断了。

只见夏雪把左手的食指放在嘴唇上，然后竖直，轻轻地“嘘……”了一下。

这个暧昧的举动乍看又掺杂着一种天真，在这一瞬间，王峰知道她已经认出了自己。

岁月虽然改变了很多事，但那段回忆大家都还保留着。

（还有那熟悉的动作。）

“哼，你怎么知道我会来？”他不再伪装了，他撇过头看了一眼夏月，发现她竟然是被一个戴着咖啡色维尼熊面具的中年女人用枪指着太阳穴给控制住。她的打扮和那种会逛菜市场的中年女人一样，黑色的裤子，一双褐色皮鞋和绛紫色外套。难道她就是天生杀人狂么？

“就和你会过来的原因一样。”夏雪这时笑了一下，“怎样？还不把枪放下么？你打算一命换一命？”

那辆凯迪拉克的后车门突然一下子被打开了，一个身着黑色T恤，绿色迷彩中裤的年轻人一猫腰钻了出来。

他的动作挥洒自如，在这种季节他脚上也只穿着一双与裤子颜色搭配的浅绿色人字拖，轻轻地踩在了地上。

不止他的穿著与季节完全不搭，他的表情也好像现在正在游乐场里一样。

原来他才是主角么？王峰深吸一口气，仔细地对这个年轻人打量起来。

他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脸孔很白净，下巴略尖，是典型的帅哥模子。穿鞋的身高是 1 米 77（王峰看这个很准），鼻梁上的眼镜给他平添了几分书生之气。脸颊两边被半长的头发遮住，脖子上戴着一条银质的十字架坠饰。虽然是很新潮的打扮，但整个人稍显的有那么一点颓废。

比较显眼的是他的手上正拿着一个大盒装冰激凌，在不停地往嘴里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话。声音较轻，不过吐字很清晰。

“幸会了幸会了，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是‘饕餮’，本名张离。他们也称呼我为‘幸运者’，因为我非常 lucky。”说完后他还咧开嘴笑了一下，又往嘴里送了一口冰激凌。

“是你杀的他们么？”果然他就是天生杀人狂了，看起来夏雪和他原来是一伙的。也难怪李富胜会死了。王峰不禁开始思索那个中年女人是谁。

“这些等以后再说吧，我们先别妨碍交通行么？你现在要么把枪交出来，要么就大家一起开枪，我给你三秒钟时间思考。但我得事先提醒你，我不在乎她的死活。”

“她”指的是夏雪，他随意的语气就像在讨论一只牲口。

王峰还没等对方数数，就把枪扔在了地上。这种人质被挟持的情形他经历过无数次，根本就不需要思索就知道该怎么做。所谓的天生杀人狂，也的确不会在意自己人的性命。夏雪一猫腰把枪捡了起来，然后对准了他。王峰识相地举起了手。

张离满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过脸对夏雪轻声说了句：

“把他俩分别锁在两辆车的后备箱里，你开他那辆，如果他稍有反抗，就直接击毙。记得要把他手机没收哦。”

“好。”夏雪紧握着手枪回答。

“维尼熊。你开我这一辆，把李富胜搬旁边去。”

那个中年女人应了一声。

不知为什么，王峰总感觉这个女人非同寻常，她身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究竟是谁？

即使是面对最坏的结果，王峰也决定也后退了。不会再让八年前的故事重演。

## 2

当被锁在狭小的黑壳子里，感到死亡逼近又无可奈何的时候，回忆就开始变得珍贵了。

过去就像一盘珍贵的老旧录像带，画面虽已发黄，模糊不堪，但哪里也买不到。

在夜晚王峰总会回忆起血淋淋的肢体，处于弥漫的黑暗之中。有一个女声或者苍老的男音会从边上喊出一个名字。通常那是凶手的名字。他静静地听着，仿佛在欣赏优美的乐章。有时王峰会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王峰，你才是凶手，你也杀了人，你杀了我”。

我没有杀人。王峰在黑暗里响应，我只是在逮捕罪犯。

“可你自己也犯了罪。”

这次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他知道这个小女孩有一个代号，叫做 A。

他无以回应，只有用纷飞的思路来转移注意力。

他一直想忘记这个名字，忘记她。

然后他就真的把她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她的代号。

如果这世上没有法律，他一定会杀了这位名叫 A 的女孩。

可是这世上有法律。

法律衍生出道德。

更遗憾的是他自己就是执法者，所以从道德角度讲他不应该去违背法律，不能去钻法律的漏洞。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规则。

做警察这么多年，只教给了他两件事：

1. 法律是不完美的；

2. 法律更是无情的。

人类所有行为全被这种名为“法律”的规则限制。这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好事。

所以他即使有枪，也只能去抓人，而不是去杀人。

他是法律的制裁者。

他很清楚，任何规则只要被制定了，不管初衷如何，分散到个体之后，必定无情无义。

王峰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这点，即使是好的初衷，也可能会带来惩罚。

即使他想杀的只是一个坏人，也是规则所不允许的。除非这世界出现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新规则。

新的规则会带来新的道德标准。

比如说“罪之法则”。

“罪之法则”的特点在于其用绝对的公平性代替了法律的无情。

更关键的是：“罪之法则”和个体生死戚戚相关，所以它能凌驾于任何其它规则之上。

它也具备制裁者，在道德规则已经被摒弃的前提下，制裁者的无情是法律无情的抽象体现，这种无情是建立在绝对公平的基础之上。

这是法律所不具备的。法律并非如此公平。王峰看穿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坏的初衷，也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被“罪”选中的人都在殊死一搏，他们仍有幸存的希望。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一个原先意义上的“好人”却未必能活下去。

当出现了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的规则以后，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王峰明白，这才是人类心中最大的“罪”。一切以生存为本，其它都可以抛弃。

那七宗罪与之相比根本无关紧要。

但这并不悲哀，王峰知道坏的结果，通常也并不是规则所导致的。

很多时候人生会出现坏的结果，只是源于人们没有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却胸有成竹。

比如王峰和夏雪的初次邂逅。一切都是在那么不经意间开始的。夏雪，你一定也还记得吧。

### 3

王峰的胃不好，经常来医院配中药。警察和医生凑在一起就有聊不完的话题。那时王峰当上警察还没多久，话比较多。有一个姓林的医生跟王峰最聊得来。他四十岁左右，一米八的个头，剃着长度不到一厘米的板寸头。脸型呈橄榄状，偏瘦，说话的时候两颊会形成两道明显的褶皱。王峰每次都会调侃说：

“就瞧你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逮捕归案。”

林医生会心地笑笑，他明白他的意思。

这社会很多混黑道的都会理和他一样的头型。不为别的，只为打架方便。若是在打架时被人揪住了头发那后果就会很惨。不像现在的小混混很爱炫，喜欢把头发留得很长又染得乌七八糟的，这说明各行各业都是有代沟存在的。

混得熟了，林医生会把医院里的怪事不论大小都说给王峰听。

有的很疹人，跟鬼故事那种差不多。有的则耐人寻味，阐述了生命的残酷与意义。其中有一则储藏室的故事引起了王峰的兴趣。

住院病房3楼西侧并排着四个储藏室。其中有一个经常打不开。

其中哪个打不开是随机的，但不可能四个都能打开。

林医生说这可能是病死的鬼魂住在了里面，据说有人在走廊上看到过一个穿白衣的长发女鬼。说到这里时，王峰不屑摆了摆手，这样开场的鬼故事他已经听的够多了，地点无非是解剖楼或者住院病房。不过从某种角度讲，住院病房晚上的恐怖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促使病人尽早康复回家的动力之一。

“嗨！我跟你说的是真事，你咋就不信呢？”林医生见王峰这个态度就感觉憋屈，他半真半假地说下去：“是真事，真发生在我们医院，骗你就把我关起来。”

“那就去看看，关起来就不用了，回头你请我吃顿饭就行。”

“真有鬼就你请我。”

“好的，到时黄泉客栈包厢见。”

两个人打着哈哈一起朝住院病房走去。

白天的这里并不会让人感到有何不适，除了医院里到处都弥漫的药水味道。但晚上就不同了，王峰知道这一点。那长相恐怖的病人一般会特地选在夜里活动。有的烧伤的重号会比《生化危机》里的僵尸还要恐怖。还有五官完全移位的，简直让人无法正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还会听到奇怪的声响，你根本听不清是呻吟还是鬼叫，黑暗走廊的角落里也总像隐藏着什么异物。当你独自去厕所时就更有体会了，冷面和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和突如其来的水流声都会让你毛骨悚然。

幸好现在是白天，王峰的步履轻快。

今天的病人似乎挺多，走廊上有点喧哗。

总之现在不是会有鬼出现的氛围，所以结果也理所当然地让人“失望”。

那四个并排的储物柜门毫无悬念地都被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白色的被褥外空无它物。

林医生做了一个鬼脸：“咦？不是吧，被那帮小鬼头给骗了。”

“那你欠我一顿饭，别忘了哦。”

“好说好说，总比被你请孟婆汤要好。”

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本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可第二天晚上王峰有一个到医院给病人录口供的案子，录完后真相就出来了。王峰有点索然无味，又想到了前一天林医生说的那四个储物柜，想顺便再看一次。

如果是晚上去，情况是否会不同呢？

抱着结果不管如何，这样做都很刺激的想法，王峰鬼使神差地又走近了那四个储物柜。

在夜里，唯有手电筒发出的白光驱散着黑暗。

在静默的走廊上，角落里偶尔会传出门转动的咯吱声。身后没有任何脚步声，转过头，走廊上也空无一人。

这里是医院比较偏僻的角落。

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王峰把手放在了储物柜的把手上，轻轻地拉了一下，第一个柜门毫无阻力地就打开了。王峰暗暗松了一口气。第二个柜门，发出了“吱呀”的一声，也被打开。但是到第三个储物柜时，王峰用手一拉，柜门竟然纹丝不动，一股强烈的寒意顿时透过王峰的指尖传到了他的全身，让他浑身一颤。

被我遇到了！

王峰真想转身就跑，但又感觉柜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他看，不禁呆在了那里。

真的是鬼么？

王峰并非是无神论者，他明白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人们不知道就不存在于这世界上。

但……应该不是鬼吧？

打不开柜门还有有很多种可能，不要自己吓自己。他决定不跑了，如果这件事情不调查清楚他会难受一辈子。

习惯有时会帮你，有时也会害你。

当他第二次用力时，门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看来有搞头，王峰把身子朝后挪了一步，然后在第三次拉的时候卯足了全力，这一次门轻易地就被打开了，让他禁不住朝后一个踉跄。幸好没有东西从里面窜出来。

以他的资历，是没有资格打开那个储物柜的。

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这一点。

他将白光照向里面，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正穿着简陋的衣服，在里面蜷成一团。她白皙的双手抱着膝盖，眼神本该是无助的，可不知为什么，看到王峰时女孩却嫣然一笑，一点也不吃惊他的到来。

王峰刚想说什么，就看见她把食指放到嘴唇中央轻轻地“嘘……”了一下。

“不要说话，这是我的秘密，请不要说出去好么？”

——女孩似乎在这么说着。

原来是这样，当时的他还有点高兴，以为储物柜的秘密只是这样罢了。

#### 4

王峰以为女孩是孤儿，可偏不巧他是个警察。

他决定先隐瞒身份，可不想说两句话就得把她带到收容所去。这首先对自己是个麻烦，而且女孩估计也不想去。于是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生交汇，就这样略显草率的收场了。

在这件事上，王峰只是做了他应做的事，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但他后来想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害怕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改变她的一生。转念一想，他又担心自己没有做出的决定会给女孩的未来带来伤害。

这种多虑是基于女孩的隐瞒，他认为那女孩肯定隐瞒了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

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过活，谁都不可能向萍水相逢的人吐露太多。事情一多之后，女孩的影像也就渐渐淡忘了。

过了个把星期，王峰在医院找人的时候，突然又见到了上次的那个小女孩正悄悄地站在走廊上向门缝里张望。

那是在育婴室的门外。

她穿着和附近初中生一样的校服，王峰这才发现原来她不是孤儿，年龄也比自己想象的要小一点。

要不是仔细注意了她的脸庞，都不敢确定是同一人。

女孩并没有看到王峰，她突然转身就飞快的跑掉了。正在王峰疑惑的时候，就见一个护士推门走了出来。再看那女孩，已经消失在走廊的另一头。

她没有留下过姓名，就姑且叫她为 A 吧，王峰在心里给她取了这样一个代号。按理说，和 A 的这次相逢比上次来得正常许多，可这种正常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疑点：

1，既然她是学生，为何会半夜躲在医院的储藏室里；

2，刚才为何会站在育婴房窗外，又为何仓皇离开。

怎么说这都很不寻常，更何况她年纪才这么小。

王峰立即警觉起来，与此同时他还感受到了一种不知名的恐惧感。

他当时还不懂得警察也不该多管闲事。只是出于习惯想把这背后的秘密解开。他的判断和分析能力都非常出色，只是还判断不出有些事不应该去进行分析。

有时更应该把真相给深深地埋藏起来，就像埋藏死人一样。

那样的话，也就不会出现日后的结果了。

但等到他明白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在之后的某一天，他才明白自己当时打开的衣柜是罪恶的潘多拉魔盒。

世上有无数这样的魔盒，打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真相只有不幸，并且不幸会开始蔓延。

但很多人不知道在潘多拉魔盒的最下面还藏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

就在这时，王峰感觉车子停了下来，回忆被打断了。

在漆黑狭小的环境里，他屏住了呼吸，等待回忆的主人公把门打开。

5

后备箱的门果然被夏雪打开了。

他惊奇地发现这时天色竟已全黑，说明车子开了很远的距离。望着上方，今天的夜空有着一种不同往常的深沉，就像把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湖底。风有些微凉，月亮被云儿隐去，夏雪的脸边是几颗寂寥的星星。

“出来。”

她冰冷的语气像要击穿他的身体，王峰有些落寞地看了她一眼。夏雪只是面无表情地把枪口指着她。

这是他的枪，黑洞洞的枪口里能射出要人命的子弹。

王峰深深地注视了一眼，继而把目光回到夏雪的脸上。

她就是在八年前对自己嫣然一笑的女孩，愈发成熟美丽了，略微婴儿肥的脸蛋散发出性感的魅力。可为何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这样。

如果当时自己不去打开那个柜门，也许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那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却将她的命运改变至此。想到这里，王峰的眼神不禁伤感起来。

他慢慢地坐起来，身体被压在下面的部位又酸又麻，一动就疼得厉害。

环视了一下四周，这里已是 S 市的郊区，车子正停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

不远处有一幢私房。

那只能说是一件小屋，是个狭小的仓库。旁边是石墙围起的菜地，已经被荒废很久了，绿色的蔓草丛生。几百米以外也有几幢民居的私房，灯全都暗着，看起来已经没有人住。这里就像是一片无人地带。再远处，是隐没在黑暗中的萧条的苗圃。

“真荒凉呢。”

王峰小声嘟囔了一句，想缓和一下气氛。

他注意到自称“饕饕”的张离正坐在自己那辆别克的车盖上，拿着一包薯片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他的脚一翘一翘，拖鞋仿佛要掉下来，正在王峰这么想的时候，拖鞋真的“啪嗒”一下掉在地上。张离嘴里发出“啊”的一声。

——他真的是杀人狂么？

不管怎么看，他都显得和其它人格格不入。浪荡的学生仔，滑板小子或者跳街舞的，哪种身份都可以，只是不该是杀人狂。

而被称为“维尼熊”的中年女人正在不远处用一把铲子在掘地，旁边的草丛里躺着李富胜的尸体。

原来是来这么荒凉的地方处理尸体的，这倒是个好地方。

王峰跨出了车厢，脚掌缓缓地踩在了坚实的地面上。然后他双脚猛地朝前一弹，向夏雪冲了过去。

敌人有三个。

第一个正在五米之外吃薯片。

第二个正在一百米外埋尸体。

只要把最近的一个 KO 就占领了主动，在后备箱里的夏月反而很安全，没人知道他已经打开了手铐。

夏雪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做，楞了一下，但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她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微微后退了一步，把枪口迅速地瞄准了王峰的大脑。

见王峰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夏雪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呼”的一下，传出一声清脆的爆音。

弹壳弹出，与此同时夏雪整个手臂向上弹起，嘴激动地张开。

从第一次朝人开枪的角度说，她已经做得很完美。

但王峰却没有倒下。

夏雪意识到不对已经晚了，王峰没打算给她喘息的机会，也不想让张离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他伸出手，第一拳就狠狠地打在夏雪的下巴左侧，这一击让她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在她身子一歪的同时，王峰再把她的胳膊一把扭到身后。夏雪惨叫了一声，弯下了腰。

并没有结束，王峰眼角余光中看到张离似乎有了行动，危险还没解除。王峰用膝盖狠狠地朝夏雪腰部一顶，她就被撞到了凯迪拉克的侧面，头磕在了后车盖上，夏雪似乎闷哼了一声。现在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王峰趁机把枪抢到了手中。

张离这时已经从奥迪上跃了下来，看到王峰把枪口对准自己了，全身僵硬了一下。不过他的表情马上恢复了镇静。只是因为比较刻意，脸色还是有一点不自然。而“维尼熊”也放下了铲子，站在那里看这边的情况。

“看来用警察的手铐铐警察，真是自找没趣呢。”

自嘲了一句，张离把薯片扔在地上，再踩上了一脚，薯片发出了“咔嚓”的脆响。

“我从来都不会小看对手。”王峰冷冷地注视他，“把手举起来。”

张离的脸色在这时变得难看了，但他没多说什么，举起了双手。

“他枪里没子弹。”

这时夏雪嚷了一句。

王峰抬起枪口对准天空。“呼——”的一声响彻了天际，在方圆一公里内都清晰可闻。

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夏雪和张离这时都沉默了下来。

王峰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一向小心谨慎的自己从来都在枪里先装一颗空包弹，这是因为三个“可以”：

一、可以避免走火；

二、可以对罪犯进行恐吓；

三、可以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出奇制胜。

而如果是自己真想射击，只需连扣两下扳机就行了，也很顺手。

为了深入虎穴，所以之前先故意被他们制住，当夏雪第一次拿枪对准自己的时候，王峰故意很服从，也让夏雪对这把枪的威慑力产生了错觉。所以当她第一次扣下扳机后肯定无法反应过来。

危险并不是没有，但王峰认为这样的胜率已经足以去做。既然在那边被他们候了个正着，他就决定要乱中取胜。

结果也确实如他所愿。

至于手上的手铐，他袖子里始终藏有一枚万能钥匙，这么长时间独自待在后备箱，别说一副，就算十副也打开了，真是小菜一碟。

从动手时机来讲，王峰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已经获得了对手的情报。他们只有三个人，近身的是女子，只要先拿到一把枪局势就会扭转。行动点应选在进入不明状况的小屋前最为合适。

即使夏月没被锁在后备箱里，而是在敌人手里，情况也只是恢复到那时的对峙状态。与其那样，还不如先被他们抓住然后让他们掉以轻心，即使不是这时，自己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搏一下。

暂且不管张离是否真是杀人狂，依据罪之法则，他至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一切基于法则。

这是王峰自己的选择，他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险中求胜，人生从没有必胜之仗。而王峰行事一向都艺高人胆大。

“真有一套呢。”张离开口了，虽然他被枪口瞄准，脸上也没有一点畏惧之色。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王峰拿出手铐把夏雪铐在凯迪拉克车门上。

“不愧是我们的警界精英呢，不过你可能忘了一件事。”

“什么？”

“我能否先吃一包饼干再回答你？”

王峰用枪口对准了他的眉心。

“好啦好啦，不闹了。”张离虽然摆了摆手，但笑意并没在他脸上收敛，“你似乎应该奇怪一下‘维尼熊’是谁吧？”

难道真的是我认识的人？

“这样，我把她叫过来你就知道了。”

“慢一点。”在张离刚想喊那女人的时候，被王峰制止了，他先把夏雪的右手和自己的别克车铐在了一起，再用枪口瞄准张离：“你，过来一下。”

张离面色一变：“你是想搜身么？我身上从不带枪。”

“我现在只想你过来，否则我就开枪。”王峰嚷了句，“别的啰嗦什么！”

张离撇了撇嘴，表情不情愿地走了过来。

王峰二话不说，示意他双手撑在车上，搜过一遍之后，把他的手和夏雪铐在了一起。一般情况下警察不会把两个犯人铐在一起，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串供。但在这种法律及现实审判对他们都没有用的情况下也无所谓了。

在整个过程中他都用余光注视着那个中年女人。她的举止很奇怪，完全像是一个看戏的局外人，不关心他们被怎么样。她脸上的面具在这样的场合里显得滑稽和诡异。

在确定自己已经把他们制住之后，王峰才允许她走过来。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张离这时开口了，“是把我们抓回去，还是想自己幸存？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罪么？或者你知道‘罪之法则’的 bug？”

难道夏月跟他们说了我是第七名带罪者了么？王峰心中一动，这时“维尼熊”走到了近前五米处主动停了下来，老实地站在那里。

“算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废话了，直接告诉你吧，她不是别人，是夏雪的妈妈，她的代号是维尼熊。她身上没有武器，只是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才会被我们胁迫的。换句话说，她也是这次的人质之一。”张离补充说明道，“之前她会拿枪对准夏月，那是没有子弹的手枪才肯做的，毕竟夏月也是她的侄女啊。如果不是我说了不照做会杀了她女儿，她是肯定不会就范的，你明白么？即使你是警察，也不可能母亲面前枪杀她女儿吧。怎么样，说中你心事了吧？”

这一惊让王峰非同小可，他觉得自己这次是低估张离了，难道已经全被他看穿了？这其实也不奇怪，可能是夏雪和他说的吧。

“我来代你说出来吧。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带罪者’，夏月被你骗了，而你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伺机假借正义之名杀了夏雪！”说到这里张离笑了一下，“你去夏雪的家碰巧救出了夏月，但其实你原本的目的就是赶在所有同事到达之前杀掉夏雪吧。”

“喂！你是不是等这个机会很久了。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感觉自己就快要成功了对吧？我们对此早有准备，所以才特地把夏雪妈妈也请来了，怎么，你要当着她的母亲杀死她的女儿么？比如故意制造出拘捕或者走火之类的假相？”

明明是在微冷的夜风里，但王峰却感觉鼻尖渗出了汗水。这时张离接下去说道：

“维尼熊之所以会这么配合我，就是听了你的事迹呢。不管她女儿是怎样的人，她母亲都对有一个警察想借职务之便杀死她女儿这件事很感兴趣，或者怎样，你要把一位无辜的母亲也‘处理’掉么？亲爱的警察精英同志。”

中年女人的面具遮住了她的大部分表情，但那两道目光却像钉子一样刺在他身上。他从中感觉到了明显的敌意，要不是自己手里有枪，他感觉女人会扑过来。

而夏雪的眼里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意味。那不是冷酷和憎恨，更像是一种释然。原来她对一切都十分明了。他知道这时也不用再做任何解释了，她最明白他此行的目的。

王峰故意把她和一个危险分子铐在一起，只是想借刀杀人。

本来可以直接杀的，但突然有了一个不知是谁的陌生女人在现场，于是才出此下策。

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个做准备，全都被张离说中了。

王峰之所以会假借“第七带罪者”的名号孤身涉险并不是为了要让案情水落石出（或者说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他最想做的是希望能赶在别的同事赶到之前，确保夏雪的死亡。

所以他才拖慢了警局其余所有人的办案进度，而直接前往夏雪的家。

没想到遇到了夏月，那她就顺理成章成了达成这个目的的踏板。

反正自己也不是真的带罪者，只要能确保了夏雪的死亡，就能把其它人都抓回去（只要他们没有发觉真相，就不会杀死他们）。

他进入角色很快，并且已经从夏月身上得到了太多的线索。

这实在比一板一眼的问话要有效的多。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你都要放过我姐。”

他还记得夏月向他提的条件。

“我不会逮捕她，因为我要杀死她。”

这是他当时心里的回答。

只是法律太无情了，他不应该当杀人犯。

这不符合自己的道德体系，可是他没有选择。

道德体系并不妨碍他用专业技术和智慧求得生存，只会让他从此自责一辈子。

但如果不杀死夏雪，他就会更加自责。

与此同时，他的私心也希望自己能像英雄一样把夏月拯救，这样会让他的罪恶减轻，让道德感获得满足。

所有的前提都是不搭上自己的性命。

其实法律规则也好，罪之法则规则也好，道德体系规则也好，这世界的本质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规则，也可以说是世界观。世界观是所有规则的综合，哪个规则最强势，世界观就越依附它而存在。王峰一边庆幸自己没有“罪”选中，一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把夏雪和张离铐在一起，成为彼此的负累，早晚会互相残杀的吧。王峰当时是这么想的，并且想来谁都会押张离赢。

但没想到张离是以这种方式赢。

把他们这样铐在一起，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目的。完全被张离看穿了。

而那个维尼熊女人竟然是夏雪的母亲，一个人质，纯粹的无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张离找来对付他的制裁者。

7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虽然计划已经失败，但王峰还可以全身而退，“不管你信或不信，我唯一的目的是想抓你们回去。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我不会杀死你们。”

“应该是你老老实实才对。”张离这时又笑起来，那笑容自信得恰到好处，“难道你不怕我们把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告诉警察么？”

“我怕你们向我上级诽谤我？你说我是为了杀死夏雪才来的这里，你有证据么？”

“证据当然有啦，虽然我不需要向你的上级证明什么，我又不是什么白痴警察。”

“你说你有证据？”王峰怒极反笑。

“你忘了我能自由出入密室么？我也能自由出入你的身体，把你的心脏掏出来拿给别人看，这不就是证据么？好了好了，别这么紧张，我只是开个玩笑啦。”

王峰想起夏月说过带罪者不具有任何特殊能力，这也是罪之法则所涵盖的。所以并不担心张离能真的掏出他的心脏。但张离看起来却非常有恃无恐，王峰不禁警惕起来：

“现在你想怎么样？”

“你是警察，你说呢？”

“你是不是想拉我入伙，来为你们的杀人善后？”王峰不知他的底牌，决定先陪他玩下去，“我说的没错吧，因为你还要杀很多人。你必须杀很多人才行，对吧？”

这时夏雪的身子颤动了一下，她似乎很吃惊，欲言又止。

“很多人？”张离似乎对这一说法也吃了一惊，“呃，呵呵……原来如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那个意思……这么说你对法则的了解已经到那个程度了，真不简单呢。只可惜你遇到了我，你知道么，我随时能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杀死你。所以不是拉你入伙，是强迫你听从我的命令。”

张离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轻松自如，王峰“哼”了一下。

“接下来呢？你想让我干什么？还是善后咯？”

“对于警察我是从来也不会信任的，所以我要你做的不止是善后呢。”张离的瞳孔在这时缩小了，“我要你和我一起杀人。”

王峰鄙夷地笑了下，这样就等于被拖下火坑，只有白痴才会答应。

“怎么样？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吧？”张离也笑了，似乎很乐于见到的他这种反应。

连夏月在内五个人所处的空旷地带里，没有一点生气。不远处的老房子也黯淡无光。张离尚未褪去的笑容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有一点阴森。

王峰在这一刻明白了他的野心：他是想控制人类。

他想做的事是把警察——也就是我——引导为杀人犯。

这种行为就和“罪神”所做的一样，只不过他是“人为”的把“罪”添加到人类的灵魂上，再让他们毁灭。本质上两者没有区别。

他一定也把自己看成了这个世界的“罪神”。

不，应该说他比罪神还要狠毒，神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他没有给选中者以灵魂印证的机会，只是想不停地摧毁。

而自己，就是被他选中的第一个人。

比起直接杀死一个好人，或者在善恶边界徘徊着的人，他更喜欢看着对方陷入邪恶的深渊。

他一定以为这比杀死一个人要有趣得多。

王峰曾想借张离之手杀了夏雪，而张离想让他杀任何人，不论谁。只要能让他的人生从此毁灭就可以了。

“我可以照你说的做，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你得先告诉我自由出入密室的方法。”王峰沉吟了一下说道。张离可以漫天要价，他可以坐地还钱。根据“罪之法则”，对于张离的死亡威胁并不太在意，不论面对任何局面，他都可以全身而退。

“你很在意‘犹大之窗’呢，不过这也难怪，毕竟你是警察嘛。”

“犹大之窗？”

“是推理小说里一种说法啦。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扇只有凶手才能自如出入的‘犹大之窗’。我是没特异功能啦，但我知道这个，我才能自如出入任何密室。你是想知道‘犹大之窗’对吧？”张离有点得意地看向王峰。

“是啊。”王峰点了下头。

他发觉张离忽略了一件事，“犹大之窗”和“罪之法则”都和圣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它们两者的联系可能不止是推理小说的说法那么简单。不过称谓之类的都无所谓，他只需要知道那种离开密室的方法就行了。

“这没问题的，我会告诉你的。不过先帮我把这个解开吧？”张离这时扬了扬胳膊上的手铐。夏雪因为是反手的缘故，痛得俯下了身子，但忍住没有叫出来。她腰部雪白的肌肤在夜色下显得分外扎眼。

要照他的话做么？

解开他的手铐来换取“犹大之窗”？

想来想去，这也是很划算的买卖。

即使万一被他们跑掉了，最坏的结果只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不可能能发生这种情况，自己手上有手枪，就算不方便击毙也能朝腿部开枪。凭手感王峰就知道弹夹里子弹是足够的。

“我可以帮你解开手铐，但如果你不马上告诉我‘犹大之窗’，我就击穿你的膝盖骨，可以吧？你既不是‘维尼熊’的儿子，也不是柔弱少女，你是命案在身的杀人狂，你可以看我敢不敢开枪。”

“没问题。”

于是王峰掏出了手铐钥匙抛了过去，可张离在接住后却随手朝边上一扔。王峰不禁脸色一变：

“你这是干什么！”

“喂，是你搞错了才对。因为我做什么都不喜欢用钥匙所以才能自如出入密室啊。”

“那……你想怎样？”

“既然前面你非要把我和她铐在一起，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她的手砍断，让我和她分开呀，就这么简单。然后我就告诉你‘犹大之窗’。”

“明……明明有钥匙的……”王峰没想到张离会说这种话，只见夏雪的身子已经摇摇欲坠，快要站立不稳了。奇怪的是戴着维尼熊面具的中年女人这时如一尊雕塑站在旁边，一声未吭，好像要砍的不是她女儿的胳膊。

“唉，我又没叫你把她杀了，只是让你把她的手砍断啊，难道你听不懂我的话么？快点吧，我喜欢用这只手吃饼干，这样铐住很烦人的。”说到这里张离叹了口气，“如果你不做的話，就只好我自己动手了。”

有好几次王峰想愤怒地扣下扳机，让这个嚣张无比的人跪倒在自己面前，就像某个著名的电影情节一样。但一旦这么做的话，就等于犯了暴怒之罪，人生也就从此就改变了。

这可能正是张离的目的。

即使别人看不出来，他正在往自己的灵魂上写下邪恶之“罪”。下场是让他这一辈子万劫不复。

他看出了自己不想把夏雪的手砍断。

王峰想杀死夏雪，只是为了帮她解脱，这是出于某种善意，并不想让她遭受非人的折磨。

张离原来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夏雪和他说的。

回想起王水明的案子，凶手非常乐于在杀人之前进行折磨和虐待，不会一下子就把人杀死。

他果然就是那个变态。

这时，张离突然把一只手伸进口袋，似乎想掏什么东西，王峰扣动了扳机，子弹擦过了张离的胳膊打在了轿车上。车门上留下了一个弹孔。

“别紧张啦，我只是吃一块巧克力。”张离吐了吐舌头，他手上果然握着一块巧克力。

“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了，这种又黑又甜的甜食，是比和夏雪做爱还美妙的东西哦。”

听到这句话时，夏雪微微低下了头。王峰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有点开始后悔自己一开始的计划了。他也许不该独自一人通过夏月找到他们的，也许这一次是自己低估了他们的变态程度。

如果真要后悔，王峰想追溯到更久以前，一切都是始于那时。

在王峰的心里，这遭遇太过于隐秘和不可思议。

女主角是一个用食指放在嘴唇中央示意安静的女孩。她在黑暗中的嫣然一笑宛如一颗明珠：

“叔叔，我喜欢你。”

不止是笑意，脸蛋的曲线也很诱人。特别是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让人不禁想对她的小脸蛋捏上一把。

当时他们是在医院的隐蔽角落里，没人会注意到这边。王峰一下子怦然心动。不过他还在思量，这女孩为何会在夜里躲在储物柜里，以及这么轻易就说出“喜欢”这个词语？

他感觉今晚的遭遇太过于不可思议，以至于呆滞在那儿。

女孩见他没有反应，又问了一句：

“你能教我什么是爱吗？”

女孩边说边站了起来，衣扣被她一下子拉开。里面没有穿内衣，露出了两个樱桃般的乳头。不一会儿，女孩整个胴体宛如羔羊般呈现在王峰眼前。她的皮肤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反射出一种诱人的光芒，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

女孩垂下了红润的脸。

不会是处女吧，王峰一边想着，一边把手电筒“啪”的关上。

## 第九章 灰色的尽头

1

初次见面就和女孩发生了性关系，是她先主动的，王峰只是没有拒绝。在后来王峰问起她的名字时，她也没有说。

名字之类的，就忘了吧。女孩这样讲道。

王峰就在心里给她取名为 A。

A 并不是处女，所以王峰没有认为和她发生关系是一个错误。

她当时已经超过 14 岁，双方都是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一年之前，前女友因为他工作的缘故与他分手，他郁闷了很久，一直都很憋屈，也从不对人表露。这期间他避开所有人的追求在外面玩女人，是纯粹发泄的那种。他没有害到任何人，大家各取所需。更何况，这次是这个女孩自己主动的。

总之，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更没有违法。

完事之后王峰曾试探地问过她需要钱么，A 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王峰也松了一口气。

他不想给钱，否则会被定性为嫖娼，会对仕途造成影响。

王峰还记得当时他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同时 A 也笑了，她却笑得很灿烂，完全破坏了当时萎靡的氛围，这让王峰呆了一下。

他开始奇怪起女孩的心思，但没有深究下去，只是把这当成是人生的一次偶遇——低俗点说叫一夜情——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即使还有点不舍。

就算再遇到，也没有想到会是在那个育婴室前。

A 没有看到他，在看到护士出来时她就转身就跑了。

问题是她来这里干什么，又为何如此慌张？

难道是怀孕了？

这个念头像霹雳一样击中他。

这是最坏的结果啊。

“怀孕”，这个词语往往会让男人对情人最美的幻想也荡然无存。

夏雪把孩子生下来的话，王峰就感觉世界末日要到了。

不可能出现那样的结果，哪有这么丁点的女孩会想要一个孩子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多虑了。但这个念头就像是身体里的肿瘤一样，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不除去总归是忧虑。

说不定她要的还是钱，她想借这个孩子来敲诈他，敲诈他数不清的钱。

王峰是一个敏感的人，一直这么想下去，想到都觉得自己得了迫害妄想症。他太追求完美了，希望人人都仰慕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事影响他的仕途。调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他料到这个女孩还会来医院，然后顺利地跟踪到她家里，查出了她的学校，再利用职务之便把她的档案调了出来。对于警察这些都不是难事。

夏雪这个名字以及她名下的所有数据终于全都呈现在王峰眼前，完成这一切也没费多少力气。

她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当过语文课代表，好相处且与人为善，只是后来性格一下子就变得古怪了，让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

同学和老师都给出了相似的说法。

所谓的古怪，具体的表现为完全的自闭，在学校里几乎不和人讲话。时常会做一些奇怪和出格的举动。

比如大家都在专心上课时她会一个人从后门默默走出教室，过了一段时间，再面不改色地回来，浑身变得脏兮兮的。如果问她去了哪里，这绝对是无用功。并且这种询问也会让她感到不高兴，很可能下次就一去不回。

如果是大家一起上室外的体育课，她会一动不动地坐在教学楼旁的石阶上发一节课呆，这种已经接近正常了。有时她还会跑到沙坑边上对着沙子写字，远远看过去她写得既认真又密密麻麻。如果你走近，她便会立即跳到沙坑里用脚飞快地把字迹踢去，弄得尘土飞扬，再气呼呼地走掉。她似乎在责怪别人偷看她的日记。于是大家都传言她喜欢对沙子讲故事，而不对同学。朋友？她一个也没有。

因为底子好，她的成绩还算一直不错，也没有在学校里惹事生非，所以对于她的各种怪异举动老师们开始还会劝导，也多次找她谈过心，见完全没有用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原来是这样啊。

在调查的过程中王峰心里的石头渐渐落了地。以此看来 A 有预谋敲诈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性格古怪，没有前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现在不是很多小孩都很古怪么？在思想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过于独立，导致心理产生了缺陷。

他们没有应付这个世界的的能力，只会极端地面对问题，让自己成为了极端的人。

这个女孩也是如此，王峰认为她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肆无忌惮地伤害到别人也毫无愧疚。从他的职业角度讲，她具有明显的犯罪潜质。这一点她自己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人也是，都对她缺乏应有的爱护和关心。如果一旦走上了不归路，她一般不会从事经济犯罪或者诈骗抢劫，她只会做一件事：杀人。

幸好这一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

调查到这里本可以告一段落了，王峰可以一边庆幸着一边全身而退。只是在这时，一种不由自主的好奇心占据了王峰的心头。他仍不清楚这女孩为何当时会站在育婴房外，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她从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转变至此。

一定是有什么隐情吧，职业嗅觉这样告诉王峰。

会不会是家庭暴力？

这个可能性马上就被剔除了。女孩一家三口住在市区，她爸爸是船上的电工，常年不在家，据说一年只回来几次，街坊邻居都说他们家庭很和睦。

在夏雪性情发生改变的那段时间里，在派出所的管辖区内也没找到任何可疑的报案记录和她有关。

可这样一来，不是更让人觉得奇怪么？

说起来，想要杀掉夏雪的动机应该始于那时，因为她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虽然已经是很久之前的记忆了，但如果没有这段过往，王峰也不会深入如此诡异的恐怖事件，当初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要杀掉夏雪。

人生就像是一个环，谁都会回到起点。

当时没有做到的事，总会带来报应。

王峰知道自己逃不掉，原谅有时并没有用。他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既然如此，他才在了解这个案子以后决定完成这一切。

除了自己，再也没人知道她有多么可怕了。

杀掉她只是为了救她，就像超度迷失于人间的亡魂。

夏雪对这个世界只有恨没有爱，如果她能原谅一切，就能找到她想要的解脱。

如果她做不到，自己决定帮她解脱。

他认为杀死她，就是对她最好的救赎，并想对当初因自己的逃避给夏雪人生造成的困扰道歉。虽然这已经长达八年。

对不起，你已变成了可怕的怪物，我也是元凶之一。

也许自己是世上最了解她的人，才想要她死的。

对于她的这种复杂情绪，王峰突然无法看清了，不由得神情呆滞起来。

而有的人还希望她能活着，只是为了能继续蹂躏她的肉体 and 灵魂。

先是李富胜，然后是阿西，还有张离。也许还有无数的人。

曾经也包括了自已。

一股愤怒之情瞬间在心底升起，在后悔自己曾对夏雪犯下的罪。

我其实背着这罪孽已经逃亡了八年，却没有得到实质的惩罚。

是没有机会赎罪？

还是自己在一如既往地逃避？

就在这一瞬间，王峰突然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再也不逃避了。

他马上把视线移向了张离。

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恶魔。

“我没记错你是叫张离对吧？”王峰的眼神里流露出了少有的凶残之色，“我不会砍断谁的手臂，也不信你能置我于死地，我要把你们都带回警局。但既然你有能自如出入密室的‘犹大之窗’，也就是说不怕被关进监狱里咯？”

“你说呢？”面对王峰的挑衅口气，张离的眼里也迸射出了寒光。

“那不好意思，我只能在这里先杀了你。”

“看起来，你已经没准备让我们活下去了。”张离特地在“我们”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李富胜死了，夏雪你本来就想杀掉，而我你更想就地处决。就只剩那两个女人了。”

“那又怎么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倒不妨说来听听。”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但你是想根据罪之法则的推论四来杀掉我们所有带罪者，好让夏月直接幸存。”

“哼。”王峰突然觉得光明磊落是一件很爽的事，被说中了也问心无愧，“我觉得你们之中，只有夏月配获得幸存，我虽然没有被‘罪’选中，但我也可以是道德法则的‘制裁者’！”

张离突然大笑了起来，随后说道：“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难道你没发觉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一直没告诉你谁是第七名带罪者么？你现在杀了我们，就能保证夏月能幸存么？”

王峰这时愣了一下，对于这一点他的确没有把握。他的确不清楚第七名带罪者是谁。不过夏月能否幸存并不是自己要杀死他们的主要动机，但如果她真的幸存了，自己的负罪感也会减少很多。

“对于现在这种状况来说，如果夏雪的妈妈就是第七名带罪者就完美了对吧。你可以杀光我们所有人，自己也可以逍遥法外。但是很可惜她不是带罪者，你没法让夏月幸存，也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油污，监狱里恨你的人想必会很多，或者你会选择过亡命天涯风餐露宿的生活。怎么，你还这么想杀掉我们么？”

在这么说的时侯，夏雪也一直看着他。在王峰的心里，夏雪比那时要冷艳很多，但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也许，这正是她死去的好时侯。

“你这些话就拿去垫棺材底吧！你没有在我心头添加任何‘罪’，反而让我进行了反省。既然我知道法律可能无法制裁你，我就来代劳一次！搭上无辜人的性命也好，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罢，都比要让你再祸害人间要好！”

突然间王峰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血了，所谓的“勇气”这种事就是不惜一切豁出去也要完成的使命，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谁能真正搭上所有，不惜一切？

似乎只要不逃避，心里的负罪就会获得解脱。

他知道这比是神给予的奖励，这是人的本能反应，或者只是一种错觉。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再像上次那样狼狈而逃了。

## 2

八年前当王峰调查出了夏雪和李富胜不可告人的关系之后大吃了一惊。

从档案可以看出夏雪的父亲在船上工作，常年在外，所以夏雪对年纪大的男人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也是正常的。但那位语文老师长得实在不敢恭维，尖嘴猴腮不说，还眼神猥琐，怎么看也做不到让妙龄少女主动献出贞操的程度（虽然夏雪一直缺少父爱，容易对大年纪男子产生好感）。

后来王峰还有一个发现：

只要在夏雪和那语文老师有“约”的日子，她必定会特意去沙坑那边玩，把自己的衣服和身上都弄脏，这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程序了。这是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很肮脏，或者想故意让老师讨厌吧。

“约会”结束之后，她每天晚上都会躲到医院储物柜里过夜。

她似乎害怕待在家里。

每天她都是偷偷溜出来的，她的母亲似乎一直没有察觉，说明母女俩平时的交流比较少。

她和自己做爱的那天先被一个糟老头上过——这个真相是他所不想得出的，但现实确实是残酷的。

另外也明白了她为啥那天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

所有的细节都让王峰觉得夏雪对于和语文老师的这种关系是强烈排斥的。

她是被迫的，她不愿意，可是看不到黑暗的出口。

正面临初中毕业，这种事一旦暴露再被那语文老师反咬一口的话，可能就会被退学处理——想来也被如此要挟过——所以才选择了默默承受。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心理变得异常、极端自闭和具有反社会倾向。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踪我？”

王峰出于好奇，也很想帮助这位叫夏雪的可怜女孩。这天，正当他跟后面想获取进一步情报的时候，没想到被她察觉了。她转过身，不顾两边擦肩而过的行人，大声地喝问他。

“不，不……我没有恶意的。”王峰连忙走上前，没想到他们第二次对话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我只是想帮你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王峰搔了搔头皮。

夏雪的表情像是突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她小巧红润嘴唇微微张开，过了半晌突然对王峰大吼一声：“滚！”

王峰一下子就呆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看见夏雪满脸通红，眼睛凶狠地瞪着他：“请你别再来惹我了！”

说完之后，夏雪掉头就走，步履飞快。两边的路人都对王峰投来奇怪的眼神。

王峰注意到她用了“惹”这个字，里面掺杂着一丝暧昧，说明她认出他了，她认出他就是那天晚上的人。

那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呢，是讨厌他么？

可那晚她在他身下不是还挺舒服的吗？

后来几经斟酌，才明白可能是“解脱”这个词触痛了她的神经。

解脱有死亡的含义，她可能已经有过无数次自杀的念头了，但还是选择活了下来。她讨厌“解脱”这个词。她可能觉得死亡才是唯一她能做到的解脱。而当时的王峰是无法体会这种心情的，他只是拿着夏雪的照片到那家医院找到了当班的妇科大夫。

“这个女孩我有印象，她来看过。”马上就被认出来了。

“看过？”

“嗯，这么小就来检查自己有没有怀孕，这种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哎……”

“结果怎样？”问这句话的时候王峰显得有点心虚。

“她怀孕了。”大夫平静地回答。

“怀孕了？！”王峰震惊地张大了嘴，就差脱口而出“那是谁的孩子？”

“怎么了？难道害怕是你的孩子？”妇科大夫以半开玩笑的语气问他。

“怎么可能？！”王峰强作镇定，“那她是什么态度？”

大夫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这时闭上了嘴，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说。

“你倒是说啊。”

大夫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我劝她打掉，她不同意。”

“什么？！”

这已经是王峰第二次失态了，脸色不用说，已经难看到无法想象。

“当时我也有点想不到呢，不过没办法，我没法强制她打掉。并且……”说到这里，大夫再次欲言又止。

“并且什么？”王峰感觉心脏已经悬到了嗓子眼。

“她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3

“你必须得把孩子打掉！”

王峰再次找到了夏雪，这次他的语气很坚定，就算夏雪不需要他做任何事，负任何责任，他也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就这样——通过一个 15 岁女孩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事实。

这次夏雪没有发火，也没有露出激动的神情，仿佛对他的到来早有准备。

她先是用白而纤细的手指揪了一下衣角，然后对他说：

“喂，我们换个地方谈行么？”

王峰马上点头，他也不想在大街上讨论这种事。

夏雪此时流露出了一种成熟的女性气质。

“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两人此时坐在了一家咖啡厅里，见王峰沉默了，夏雪轻轻啜了一口咖啡。

“你怎么知道？”王峰终于开口了，他的潜台词是：你凭什么让我相信？

“因为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毫无说服力的回答，只是王峰发觉夏雪在说这句话时，眼神非常坚定，就像是这样说过之后，这件事就毋庸置疑一样。

“你真的想把它生下来吗？”咽了一下口水，王峰有点低声下气地问。

“是的。”

“然后你怎么办？辍学？你怎么养它？你父母怎么看？”抛出一连串问题之后，王峰发现自己比她急多了，就像脸上写着“孩子他爹”几个字一样。

夏雪似乎注意到这点，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稍纵即逝。她继续用平淡的口吻说道：

“这不用你管。”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一直在用食指摸嘴唇，好像也在为此很烦恼。

“你看这样行吧？”王峰知道这样讨论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搓了一下手掌，“究竟怎样你才能改变主意，你给我一个答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有些事情由不得你，我不会让你胡来的。”

“也行，那我告诉你我要什么。”面对他赤裸裸的威胁，夏雪似乎早有准备，她看向王峰，黑色的眸子凝聚出一股慑人心魂的魄力。

王峰心里紧张起来，但表面上还是装出镇定的样子：“你说吧。”

“我要你杀了李富胜，他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女孩看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如果可以的话，请尽快。”

靠！让我去杀人？那还不如把孩子生下来呢！

不过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只是用同情的眼神看向她：

“你想他死，我可以理解。不过我想问一下，生孩子和希望他死之间有什么关联么？”

“我有了孩子之后，他就会主动离开我了。”说到这里夏雪把眼皮微微垂下，目光瞟向桌子，“你也知道，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有个小孩是多么可怕，我就会变成一个怪物，惹人生厌。所有男人都会害怕我生下他们的孩子，包括你在内。也就是说，我只要有了小孩，他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只是这样。”

王峰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女孩会说到做到。与其说是同情，他现在内心感到一种恐惧。

“放心，他在知道这孩子是你的之前就已经远远躲开我了。”夏雪最后抛出一句，“以后我自己把这孩子养大就好了，不用你管。”

#### 4

咖啡厅里的“谈判”不欢而散，王峰虽然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但也无可奈何。他总结了一下，夏雪想生下孩子的动机应该是这样的：

她的语文老师一定用某种方法要挟了夏雪，让她服从他。夏雪想不出摆脱的方法。无论她表现得如何让人讨厌，浑身肮脏，都妨碍不了李富胜对她的性欲。于是，她想到了怀孕这招，好让李富胜远离她。

所有男人都会害怕我生下你们的孩子，这句话就像真理一样。

一旦这么做了，她的确可以摆脱掉李富胜，虽然结果是两败俱伤。

不，也不能这么说。

王峰觉得自己可能并不了解夏雪所处的世界。当对某人的厌恶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只要他能从自己的眼前消失，即使自己的世界从此毁灭也是值得的吧。

即使是辍学，鄙视，打骂，即使没有前途，也找不到黑暗的出口。不管大多数人的生活怎样，总有人会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长大。世上总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否则社会也不会需要他正在做的职业了。

但王峰必须要阻止夏雪。她的肆无忌惮也伤害了别人，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如果说他是咎由自取的话，至少那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孩子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母亲讨人嫌，他会怎样理解这世界？

让新生命这样诞生，比谋杀它 100 次还要残酷。

治标要治本，王峰认为要搞定这件事，挽救夏月、挽救自己乃至未出生的孩子，都需要先搞定李富胜才行。

把警证出示之后，李富胜露出遇到晦气的样子，但还是乖乖地跟他来到了咖啡厅，也是上次和夏雪谈判的地方。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富胜的眼睛很小，眼珠更像是一个小点，猥琐地四下张望着。他说话的声音很尖，就像太监一样。

“是一个朋友拜托我来处理这件事的，目前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王峰用鼻翼轻轻“哼”了一下，“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并不介意那样。”

“你搞错了，你肯定搞错了。”李富胜闻言神态也变得凝重起来，“哎，对于这孩子的心理变化我也很心痛，但肯定与我无关。”

他开始紧张起来，这都被王峰尽收眼底。全都是他干的，对于这种人他看的多了。于是掏出几张照片放在了桌上：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李富胜表情一变，那都是夏雪去他家时王峰偷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李富胜去夏雪家时拍的。做这种事对警察而言都是小菜一碟。王峰静静地注视着他的神色变化，一边在心里问候他的母亲。

这时李富胜嘴里先是发出了“噢~~”的拖拽音，再摆出“原来是一场误会”的表情：

“她以前是我的课代表，大家私交不错，我是在给她辅导功课，不信你问她。”

王峰当下就想拍桌子骂他娘，这么恶心的事被警察找上门想跟他私了，还这么装腔作势，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别的不说，只要把这照片曝光，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得提醒你，这种案子不需要受害人报案就能直接逮捕你，你别以为威胁夏雪就行了，你现在不合作，到时别后悔！”要不是牵扯到自己，王峰早就这么做了。

“随便你吧。”李富胜突然也沉下脸来，“老子根正苗红，随便你告！”

撂下这句话后，他竟然招呼也不打就站起身往外走，全然没把王峰这个警察放眼里，也褪去了为人师表的伪装，整一个流氓样儿。

到了门口他还回视了王峰一眼，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王峰想冲上去暴打他一顿，不过还是克制住了。

现在李富胜完全不想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切不可冲动坏事。

思前想后，这个原因只能出在夏雪身上，她一定还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好吧，其实我上次说了谎话。”再次找到夏雪时，她的模样恢复成了一个柔弱的小女生，“对不起，我骗了你。”

“你说什么？”

“你别介意，我上次和你说的都是骗人的。”

“他跟你说了什么吗？他又威胁你了对吧？什么都别怕，全告诉我就行了，我是警察，一定会保护你。”

“李老师是一个好人，是我喜欢他很久了。你可以问班里其它人，他们都知道我喜欢他。”

看来是自己晚了一步，肯定是李富胜跟她说过什么了。

王峰暗暗咬了一下牙，继续问道：“那你又为什么要生下孩子呢？不是说要让他离开你才这样做的么？”

王峰当时态度诚恳地就差跪在她面前了，可夏雪把头一扬，盯着斜上方看了约莫两三秒后，用目光回视他：

“你不知道么？李老师没有孩子，他妻子没帮他生。可我猜是他身体的缘故导致无法生育。我怕他会离开我，所以我要生一个孩子来讨好他，这样李老师肯定会很高兴的。”

“不可能！你在骗我！”

“没有，鬼才骗你，所以我才和你……”

“你别骗我了！”王峰感觉被她的话刺痛了，心里很不舒服。

“骗你？！我为什么要骗你？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么？！”夏雪用不可理喻的眼神看向他，眼珠睁得圆圆的。

王峰哑口无言。

夏雪瞪视了他几秒钟之后，气乎乎地转身离开。王峰没有追过去。

他是很后来才明白了夏雪当时骗人的原因，其实就和现在她面临手臂被砍也不开口向他求救一样的理由是一样的——想来李富胜也是吃准了这点——一切都是源于她的自尊。

有着悲惨遭遇的她，什么都没了，除了最后仅存的尊严。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被失去尊严地被凌辱过，不想让大家知道。那样会让她无法生存于世，她情愿死也想要守护住这个秘密！

也许本来是可以的。也许李富胜过一段时间就会不要她，也可能有别的方法能让她脱离苦海。但当王峰以警察的身份闯进她的生活以后，夏雪觉得自己的秘密就要守不住了，才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她强迫自己爱上李富胜，或者说是假装爱上也行。

不论这样的结果是什么，都可以保住自己被侮辱过的秘密。

强奸案为公诉案，即使当事人不报警，警察也有权力抓人立案公诉，罪犯不能同受害人进行和解。

这点可能由李富胜告诉了夏雪，所以她不能告诉王峰真相，并对他拼命掩饰对李富胜的憎恶。

而因为那女孩和自己有染，再加上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李富胜曾强奸过她，所以王峰也因此罢手了。他开始尽力扮演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为了方便以后开脱。

在王峰的眼里这女孩和白痴一样，让他也一败涂地。

而接下来夏雪也许是为了展示“爱情”的幸福，戏剧性地恢复“正常”，还考进了一所不错的女子高中。

想进入高中正常读书，孩子当然是不能有的。这一点总算如王峰所愿，心头病被药流了。

但王峰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心里总有预感，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结束。

女孩并没有被得救。

相反他已经把她推入了无尽深渊，不管是过了五年，还是十年，深渊只会越来越深，而不会被填平。如果自己一直做这一行肯定还会遇见她，那时的女孩可能会如她所言，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

不过这种也是要看参照物而言的，如果是和张离比的话，王峰认为夏雪还是太嫩了点。

## 5

“你真的想现在就杀掉我么？”张离一边把巧克力放进了嘴里，还顺手揉了揉头发，语气似乎就在说“你真的要把我的头发剪掉么？”。

“没错，你想让我的灵魂毁灭，你没有成功。不管结果如何，我今后都会活得问心无愧。我会尽力帮夏月印证成功，这样功过相抵，将来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

“帮她印证成功？你有多少线索，是不是过于自信了？”

“他在装腔作势！”夏雪这时也大声说道，“别被他唬住！他连什么线索都没有！他救不了夏月的，他只会自己逃走！”

“闭嘴！”

在张离的训斥下，夏雪闭上了嘴。但看得出她为能表明立场而心满意足。

她会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吧，王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八年前的自己就夹着尾巴逃走了，非常对不起。

不过如果是换作了别的女人，即使是虚张声势，这时也会用救醒夏月的情报来与他交易，来换取自己的性命。但夏雪从来不会向他低头，不论付出多惨重的代价。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曾被自己称作为 A 的她应该已委身过不少男人，受过不少侮辱，自尊也一直被侵犯着，只是唯独不肯向他低头。

对于这一点王峰一直很纳闷，只能把自己理解为夏雪自尊的最后屏障。我救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杀掉。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尤其是你的阴暗面。

那比涂抹在墙上的水泥更牢不可摧。

王峰知道在夏雪的心里也在渴求着一种永远的解脱。

这会是她最好的归宿。我会帮你完成的。

然后我也会改头换面，没有愧疚地生活下去。

“对了，王峰。”张离的语气一变，“既然你已经决心要杀死我，我就告诉你第七个带罪者是谁好了。毕竟你赢了，你手上有枪。”

张离的表现有点反常，王峰没有回应，等着他说下去。

“只是……哎，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啊，哈哈哈~~”张离突然间大笑了起来，似乎是想到了非常有趣的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下去说道，“你知道么？我一想到这点就非常想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告诉你算了啦~其实你自己就是那最后一个带罪者啦~哈哈哈，真笑死我了~~”王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起来：

“你当我是三岁小毛孩唬啊？还有高级点的骗术么？”

“我知道你并不相信，因为你确实没被选中，你现在只想杀了我们了却心愿再全身而退，去过你那光明磊落的生活，这里本来也确实没你什么事。”

“那你还能突然把我变成带罪者？你真以为你是神？”

“他的确办不到这一点。”夏雪开口了，张离这次没有加以阻止，“不过我想问一下，在王水明邮箱里的那封‘罪之源’你是不是看过了？如果没看过我想你也找不到我们。而那是我发给他的。我给他发了两封同样的‘罪之源’，只要看过就会成为带罪者。王水明看了两封同样的信，只成为了其中一员，也就是说另一封信仍然有效。当第二个人打开他邮箱查看的话，他就会成为下一个带罪者。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就不会被选中。反之，你就是新的带罪者！”

听闻此言，王峰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真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的习惯。”夏雪这时把脸侧过来，“你比别人聪明，但这也是你的弱点，你只能怪你自己，其实之前我们一共只有六个带罪者。”

“而你，恰恰是第七个。”张离装出一副哭丧着脸的模样，“真同情你呀，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呢~只不过你比阿西更像一个小丑~哈哈哈哈哈~~”“那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是第七个，而不是别人？”王峰还不死心，一切可能都是在骗人。

“答案很简单，这个陷阱并不是特意针对你设计的，只是布置成让某一名警察成为‘罪之源’的第七个读者，等待他自投罗网以后好让我们来加以控制。这是出于杀人之后的善后考虑。至于这名警察是谁则完全是随机的，谁找过来就是谁。这是她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啦。我对此很赞赏呢！”

说到这里，他又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我想提醒你一下，快点做灵魂印证吧。”从夏雪的语气里能听出一种哀伤的成分，“否则你随时可能死掉。”

这句话传进王峰的耳里，似乎变成了：

——你永远也救不了我的，还是想办法救你自己吧。

其实自从看到她对自己这么倔强时王峰就已明白，她没有饶恕的不是这世界，而是自己。她希望被选中的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就像他想杀她一样，她也从一开始就想他死的。他深深明白这一点，却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 第十章 犹大之窗开启

1

“小沈，你知道王峰在哪儿么？”电话里传来老李的声音，他一改往日的戏谑口吻，这让沈翎心中一紧。

“我在跟进费冰欣的案子，他自己有事走了，你打他手机吧。”

“又关机了！靠，每次都这样！对了，局长要找你，你抽空去一下吧。”说完老李就挂了。

要说起王峰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关机了。他关机的时候，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也没人找得到他。

大家时常开玩笑说他准是和哪个小妞在宾馆里开房了。有很多次他的再次出现都伴随着案子的告破，所以也没人会去干涉他。反而大家束手无策时还经常会调侃地说“王峰，你快关机消失吧。”

但如果碰到大案子，这种情况就会让人开始担心他的安危了。至少沈翎是这样，很多时候警察是需要靠非正常途径来破案的，如果不是身处险境，也没关机的必要吧？

沈翎一直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案子上。办案是一个整体，特别像这种连续杀人案，她不能拖大家的后腿。好在现在案情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正好也要去向章局长汇报了。

坐在警车里，她打开手机的名片夹，翻到了“王峰”一栏，不禁思绪纷飞起来。这是个极为普通的名字，在警局里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在外省市里也声名远扬。他一直很低调，干练，但只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奇怪的是局里几乎没人会嫉妒他，只是把他当成偶像来看待。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大家都会因有这样一位同事而自豪。

王峰平时喜欢踢球，每次沈翎都会去看，再因为他们共事机会比较多，所以别人会揶揄他俩的关系属于恋人未满。警局里有不少同事喜欢王峰这是事实，但沈翎觉得自己并不是。喜欢这种事是很难讲的，她觉得不用去强求或者认定什么，一切随缘。她常看王峰踢球，只是因为自己一来喜欢足球，二是为了观察他。

王峰是一个奇怪的人，这点通过观察就可以看出来。

1米72个头的他在球场上一点也不显眼，特别是上半场很难看到他拿球的身影，但奇怪的是只要一进入下半时，他就会一跃成为球场上的 MVP 主导胜负。每次都是这样。

这不由让小沈在意起来，她发现王峰上半时总喜欢轻易把球传给队友，哪怕后者会轻易丢球，他脸上也不会露出一丝不满或失望的神情。这很奇怪，至少她是这么觉得，怎么也该皱下眉头吧。可王峰就像事先知道队友会丢球一样。有再好的机会，他都会第一时间传出去，让他们挥霍。

但到了下半场大约 10 分钟之后——大多数情况下这时球队已经落后了——王峰会完全改变他的策略。他的穿插跑位变得灵动和致命起来，也减少了给队友传球的次数。

最夸张的一次沈翎记得是在禁区附近正准备下底的王峰，在本方有 3 名球员助攻到位的情况下回扣，目眩神迷地晃过 4 名接踵而来的后卫，在小禁区跑了一个巧妙的“C”字型弧线然后起脚射门命中。

当时沈翎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了，王峰则神态轻松地笑笑，表情和他过人的动作一样潇洒。他完全无视了禁区里等待接球的队友，就当他们不存在。

当问起他为何踢得如此好时，才得知原来他的高中是足球特色学校，他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可这种事似乎别人不问，他就永远不会开口。后来还得知他当过跆拳道和柔道的教练，以及手枪射击也在市里拿过名次。在仰慕之余，沈翎还是不清楚王峰为何在上半场故意让球队处于不利局面。场上的队友当局者迷，场下也很少有观众，自己的疑惑想必也不会有别人注意到。

本来沈翎是想问个清楚的，但当那个案子发生以后，她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对王峰的好感也骤然冷却下来。没人会想和一个完全无法捉摸的人一起生活的，至少她不会。

那个案子可以说是警局的耻辱，是他们在警界的笑柄。

一美发师死于洗手间，洗手间则形成了密室，结果凶手却是后来在场的警察，他因为经验不足贸然撞门才导致其死亡。这就是局里一直相传的版本，但小沈却有另一个版本，很少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这起耻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个撞门的警察名叫周明军，人长得挺帅气，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唯独缺少经验。但他只是当时赶往现场的警察之一，另外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沈翎自己，另一个就是王峰了。

按道理说只要王峰出手这起事故就能避免。可当时手头有两个案子，王峰半路接到电话必须去查办另一个，就让周明军和沈翎两个人去美发店了。

“这是个表现的机会，好好干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还记得王峰是这么说的，沈翎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妥了。

周明军的缺点是做事不知道深浅，经常会自以为是，所以才让做事稳健的沈翎来带他。可这对搭档没几天就出了问题，周明军对沈翎产生了好感，想追她，经常故意在她面前出风头。沈翎其实看不惯这样，但也对这种状态不知如何是好，才经常在办案中拉上王峰，是希望他能学习王峰的隐忍。可这反而有点让喜欢沈翎的周明军有了误会，以为沈翎喜欢王峰，所以他表面上虽然对王峰恭敬，却在心里不爽。在这种态势下，王峰不但不计较，还表现得很友好，并时常鼓励周明军立功。换句话说，王峰在变相助长他的自大心理。

沈翎也是事后才这么以为的，没有证据，这终究只是一种猜测。“这是个表现的机会，好好干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王峰应该知道周明军会只记住前半句，所以他迟早会出事，只是没想到竟会闹出人命。

这是只有沈翎知道的版本，她当然不会去和王峰确认，也不会告诉其它人，没有证据的怀疑是很危险的。她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讨厌王峰，她其实讨厌的是周明军。大家其实也一样，所以没人会去责怪临时去查办另一件案子的王峰。沈翎也很清楚是周先不爽王峰，王峰才加以回击的。他从来不会亏待真正的朋友，这一点沈翎非常确信。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里，也是沈翎可以接受的。王峰虽然会耍心机，但作为朋友很可靠。这就是所谓的男不坏，女不爱吧。但遗憾的是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沈翎一直把它当成最高机密来看待。

当时在周明军企图强行撞门的时候，沈翎有觉得不妥，曾私下给王峰打过一个电话。王峰的手机正处于关机状态。这和他之前说的“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相矛盾。也正是因为这个，沈翎才没有强行阻止周明军，否则后者可能会给王峰打电话，那关机的王峰就会被局长批评。

换句话说，沈翎当时在掩护王峰的恶习。她也对这起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王峰同理。

非常希望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还没有。

在美发师的尸体出现以后，法医梁广生就登场了。梁广生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出了一块手帕，是附近某某旅馆所有。既然怀疑是密室凶杀案，这可能就是和动机有关的线索。当时周明军正在向在场的人录口供，于是沈翎就赶往了那家旅馆调查。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

走在楼梯上的她忽然听到了走廊上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竟然是王峰。他本应该去查另一个案子的。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的依依细语。沈翎马上身子一颤，她转回，隐藏在楼梯拐角。他们在楼梯口停下来，应该在等电梯。当听到电梯门开了以后，沈翎探了一下头，就看见王峰搂着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钻了进去。

这是五雷轰顶般的吃惊。

没想到“关机=开房”这句玩笑话恰恰就是真相。

单身男人和女人在旅馆开房，只要对方不是妓女且年龄大于 14 岁就不违法，只要对方超过结婚年龄还两情相悦也无可指责。但却让当时的沈翎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更讽刺的是在那天下午——仅一个小时之后——表情轻松的王峰一回到警局就宣告他跟进的案子破了，章局长还夸奖了他几句。当时她真想指出这就和他在球场上踢球是一

个道理，那个案子早已胜券在握，他只是习惯性拖延了一下庆祝的时间罢了。

这也就是王峰为什么每次关机之后都能破案的秘密——因为在破案以后，他才会抽出时间来“关机”。

他的聪明也许真的无人能挡，但已经无法让沈翎再去喜欢了。

“又关机了！靠，每次都这样！”老李的话犹响在耳边，勾起了沈翎不愉快的回忆。在知晓真相以前她总是会为他的安危担心，而现在，去他妈的，这个人到死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虽这样说，心里还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对他的感情终究是复杂的吧，这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心情。

叹了一口气，沈翎发动了警车，老李的那句话对她还是有影响的，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她努力不去想王峰关机正在做什么。他应该不会遇到危险的，不知为什么，沈翎心里这样觉得。

希望这次关机以后，案子也能顺利告破吧。

在不安的情绪笼罩之下，值得高兴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在调查费冰欣案子的时候，她终于发现了密室的真相。不仅可以用它解开现有密室之谜，也同样可以解开王水明那个密室！

不止如此，这个方法可以解开无限多个同样的水泥密室——这是一个水泥密室万能解法——不论死者如何，不论房间内布置如何，也不需要有任何密道和帮凶，罪犯也只有一人。

总之，完美的密室之谜，已经被她破解了。

## 2

“喂，你就不能脸色好看点么？”张离弯了一下嘴角，“能被罪神选为第七个带罪者，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空气开始微凉，一白一黑两辆轿车停在一起，白色车子里垂死的老人和黑色车子后备箱里发狂的女子都让气氛显得有点奇怪。特别是面前还有一对铐在一起的男女。不远处的那幢私房也在产生一种不协调感。那房子安静地就像一座监狱，或者可以形容成硕大的墓碑。远处的也许不是苗圃，是坟地也说不定。整个世界已经灰暗一片。

没想到自己真成了第七名带罪者，他在心里感到莫大的苦涩和耻辱。

这打击是难以想象的。

他不想死在这起事件之中，这次可谓是玩火自焚了。

已经来不及去检讨了，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就是解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以往他都对一切都尽在掌握，而现在却处处被动。

不过枪握在手上，未来还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时，张离又向他走近了一步：

“我知道你现在并不怕我，你害怕的只是自己。我只是想激发起你的潜力。之前她和我也说起过你，我也对你做过调查，知道你有什么货色，不是表像的那种，是那种真正的了解。不过我现在更了解你了，你很强，但你的人生宗旨是什么？”

王峰想开口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不清楚张离为何现在要问这个。他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他没想到原来自己一开始就中了圈套。

“三秒钟没有想出答案的话，说明你的人生正处于迷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能被选中，进而深刻地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灵魂，反省自己的罪，经历直指人心的锤炼，难道说对你的将来没有好处么？如果你做到了，就会和我一样有个美好的未来。”

这些话怎么也不像出自于他这年纪的人之口。王峰有一种感觉，枪口下的这个人不但真正了解自己，还理解自己，他想把自己拖入深渊。他不由把身子向后退了一步，枪口也放了下来。

我的人生宗旨？

这方面他没有细想过。他只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总是本能地想要继续存在。总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他不清楚这是否就是错误，也从不在意。

至于是否做一个道德标准下的好人，并非是他活着的目的。但他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女人，哪怕只是一夜情的性伴侣也会善待。

他有时确实只为自己考虑，但有时又会希望做一个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人，就比如刚才。

可现在被选为带罪者了。

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自己若不印证正确，也就绝对没有一点活路。即使能瞒天过海逍遥法外，自己也是必死。

那又该怎么做？

“我来代你说出来吧。”张离的语气显得诡异起来，“你知道那种方法的，你知道的。你会想杀掉我们，杀掉全部人，杀掉夏雪，杀掉我，杀掉李富胜，再杀掉夏月来换取百分百的幸存，不是么？你现在手中有枪，我也很明白你会这样做，你和我是同类，虽然整个过程我会很快乐，而你会感到痛苦。”

“你说我会把夏月也杀死？”王峰的声音很苦涩。

“对，如果最后剩你们两人，我们身上的罪你又不清楚，就无法来推理你自己的罪，与其冒做这种险，何不也杀死夏月。”

“我想保护她的。”

“保护她，还有那杀死她之后的痛苦，对你而言都只是暂时的。”张离直视他的眼睛，“你所谓的人生观只是被利用的借口，你会根据当前情况来扭转自己的人生观，以解脱痛苦。‘道德’只是你在安逸状态下的奢侈产物，只是你寻求心理救赎的一种载体。从‘人命关天’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的距离只是扣动一下扳机和几个噩梦罢了，对你而言也许这是一种进化，不是么？难道你会做出其它选择？当你无法在三秒内说出自己的人生观，你就不会有其它选择了，因为你还想继续戴着虚伪面具，又准备随时摘掉，而下一个表情，又是你崭新的面具。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峰没有开口，被说中心事的感觉并不好受。

自己完全被张离看穿和玩弄了。

他很乐于挖掘自己的阴暗面，而王峰也无法拒绝。

他曾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惜世界已经和从前不同了。

他也为此感到悲哀。

记得就在不久前，夏月问过他，是否会杀掉所有人来换取幸存，是否会杀掉她。

他的答案是“不”。

还有就在刚才，他还想光明磊落做人，不惜一切救出夏月。

为何一切都改变了？

这过程竟然如此痛苦，又如此不可逆转。

就像灵魂被什么给附体了。

比起自己的反复，张离身上则有一种清澈纯净的东西。这种东西被称为“邪恶”。他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做出自己想做的事。他是自己人性中纯“恶”的一面。他就像自己心中的恶魔。

“看你这张绝望的脸，就让我想起了我怎么从夏雪的房间离开的。”张离有点失望地撇了撇嘴，“你知道么，每一个水泥密室都是绝望的产物，都是由绝望所形成的。我就免费告诉你好了，那个密室的真相和你现在的表情很搭。”

没想到是在这种场合下听到解法的，王峰已经连苦笑的气力都没有了。

“水泥一定是密室里的人涂的啦，这是没有错，可关键就是涂好了之后，他就被关在里面了。而现在密室里面只有一个死人，所以你很头痛吧。但其实，谁说死人不能涂水泥呢？”

在这种心情下，王峰还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最被警察忽视的一点是，这世界上每个死人其实都是有行动力的，只是一般没人注意到罢了。那就是重力。重力啦~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我没有马上杀死他，让他在里面涂水泥，涂到还有最后几块砖头的空隙时，我把砖头拿在手里，然后用枪口对准了他。你知道房间各角落都摆有很多镜子吧。这就是为了避免他不听话进入死角时我射杀他。他那时已经明知了自己只有一死，但悲哀的是，为了能多活最后几秒钟，哪怕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几秒钟，他就像奴才一样什么都肯做。要知道这时他已经有一只手骨折了啊。可见生命对一个人而言是多么宝贵。在最后时刻，我先让他在镜子背面涂上水泥，再把他

两只胳膊都从肩膀上扳脱臼了。我伸进一只手抬起镜子，放在洞口上方，再让他用后背抵住。当然这个洞口很矮的啦。然后我对准他后心按下了扳机，再迅速地堵上砖头，他倒下，因为重力的缘故镜子贴着墙滑过了砖头。他的肉体变成了我涂抹水泥的最后工具。也可以说他的尸体借助于地球万有引力涂上了水泥。镜子当然也是很重要的道具啦。不过比起警察说的让‘尸体来说话’这种事，我更喜欢让‘尸体来听话’啦，怎么样，明白他当时有多悲哀了吧？我之所以要废掉他两只手，就是为了要让水泥看起来不是他涂的。”

“那镜子前面不是会沾到血，镜子背后也会留下水泥痕迹么？”

“所以我把房间里都涂满了鲜血啊，而房间里本来就都是水泥，这面镜子也沾上又有什么好奇怪呢。有句俗语叫‘藏叶于林’，所以为了藏一片叶子，我可是废了很多工夫才造成一座血与水泥的森林啊。要不是你，夏月肯定会被当成凶手抓起来。但最可悲的还应该是阿西，他明知我会杀死他，受了这么多苦，还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只是出于对生命最后几秒的留恋。”

“那王水明密室又是怎么回事？他当时可是被捆在床上，没法替你涂什么水泥。”

“你真想知道的话，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咯。当你做完一切善后工作以后，再帮我杀几个人，我就会把真正的‘犹大之窗’告诉你。为了自己的小命，你不考虑一下么？你无法知道现在灵魂上被写下了什么罪，在罪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和我为敌。这对你来说可是笔核算的买卖，你想想阿西就行了，仅仅是为了多活几秒他就屈辱成那样，那小子可是太想活下去，最后还在求我啊你知道吗，哈哈~”

王峰明白张离是希望自己陷入人性的深渊，与他作陪。

但张离似乎忘了一件事。

其实自己已经忍了很久了。

这都是他逼我的。

的确张离对“罪之法则”了解透彻，还有能自如出入密室的“犹大之窗”，但自己已经找到了“罪之法则”的幸存 bug，即使不知道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罪”，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全身而退。

只要把这些人都杀光就行了。

他决定这么做，这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通过这样的幸存他会被“罪神”选入下一轮，但附加在自己灵魂上的罪应该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只要不死，每一轮附在灵魂上的“罪”都会相同。

他只需要从下一轮开始，在每一轮的杀戮中确定哪些“罪”不是自己的，几轮之后，他就可以通过灵魂印证来彻底退出此次事件。

这样一来，灵魂上被附加的“罪”就能被彻底剥离了。

他总有一天会活得好好的，彻底终结这种恐怖。

然后他会这么告诉自己：之所以当初会滥杀无辜，全是因那宗“罪”所致，它改变了自己的心。“罪”被除去以后，自己又恢复成了一个好人。

那么依旧可以光明磊落地生活下去。

没错，把过错全都推给“罪”就好了嘛。

一定是“罪”让我堕落的。事实就是如此。

至于怎么逃脱这世界的法网，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还有谁比我更专业？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是对死亡已经做好觉悟了吗？”已经准备好大开杀戒的王峰，把枪口对准了张离的眉心。他确信弹夹里的子弹足够杀死所有人，已经打算扣下扳机。

“哎呦哎呦……”张离装腔作势地用手做了一下抵挡的动作，“你误会了。我刚才之所以说那些，只是很乐于看到你像现在这样对我说话喔。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别人脱去面具了。这可比看女人脱光衣服更有意思。谢谢你又满足了我。”张离这时又得意地笑了起来，“不过接下来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呢。”

王峰用大拇指把手枪的击锤扳了起来，等待他说下去。

“别这么激动嘛，我知道你正打算利用 bug 杀光所有人来幸存，所以这是在救你的命你知道吗？那个可以让你百分百幸存的 bug 已经被消除了。”

“这怎么可能？”王峰吃了一惊，那个如果消失了……

他仿佛此刻才意识到被“罪”选中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从阿西这一轮被继续选中这件事可以看出‘罪之法则’针对 bug 在不违背法则的前提下有自我修复功能。如果现在你杀死了我们，我保证你活不到下一轮。”

“你是在骗我。”王峰哼了一下，“既然有这个前提，‘罪之法则’就是恒定不变的，bug 也就永远存在。”

“对于人类的小聪明，神并不需要改变的它的规则，只需稍加注意就行了。特别在有其它人类帮助的前提下，事情就变得更简单。这样说吧，关于法则的 bug 推论本身就不完美。你听我来打个比方。”张离先做出了一个挑眉思索的表情，然后继续说道，“比如说，我在地上埋了一颗地雷，这只是打个比方，请你别面色如此难看好么？好了，现在听我讲下去，你已经把大家都杀死了，你是最后的带罪者，你以为自己就要幸存了。但当你印证错误之后，我虽然无法从坟墓里爬出来杀你，但神难道不能让你踩到这颗地雷上么？这样一来，bug 就消失了。你回味一下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完成杀人，成功率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条里，并没有规定其它带罪者是死人还是活人对吧。”

王峰感觉汗水开始从鼻尖渗透出来。

“在阿西之前被选中的那轮，大家智商都达不到他的程度。神也无法让时间倒流，让死人去设置一颗地雷，所以阿西才会成功幸存。也就是说，上一轮中没有人做了自己死后也要解决其它人的准备。而现在我已经做了类似的事。也就是说，我现在人为地把这个 bug 给消除了。‘罪神’肯定是会感谢我才对，我帮了它老人家一个大忙呢。并且我丝毫不怀疑它的能力，它总是很善于自我修复。程序有 bug 是难免的，谁都不需要愧疚，但这次的补丁也很及时，不是么？”

“你这个畜生！！”王峰忍不住骂道。

“别激动嘛。”张离摆了摆手，“我刚才的说法其实也不严谨，也不能说完全把 bug 彻底消除了，其实它还是存在的哟。”

“那你就快说！”

王峰把枪口抵住了张离的脑袋，扣住扳机的食指因激动而发白，眼看着就要扣下扳机，在这种情况下，张离的嘴似乎天生无法合拢，仍然流露出一丝笑意：

“漏洞就是这 bug 对我本身仍然适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是我把你们都杀了，那颗地雷绝对炸不死我自己。因为根据规则七，罪会指导‘其它带罪者’来完成杀人，而非我自己。但现在的情况是这 bug 已经和你无关了。唯一和你有关的就是：如果现在杀了我，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我那颗‘地雷’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它有多恐怖。但它肯定会在某一天让你支离破碎的，我可以保证。怎么样，作为带罪者的滋味还不错吧？”

在手上有枪，瞄准赤手空拳的罪犯时竟体会到了一种由衷的绝望感，对于王峰而言这还是第一次，这就像心脏被一只强有力的手紧紧攥住的感觉，几乎让他难以呼吸。

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胜算。

我彻底输了。

那个戴着维尼熊面具的中年女人，不知为何一直站在那里，她已经很久没说话了，也没做过一个动作，就好像只是一切的看客。

不好的预感在四下蔓延着，他似乎回忆起了这个女人是谁。

于是另一个恐怖的真相也就在脑海中渐渐成形。

夏雪这时转过了身子，她的脸颊在淡淡的月光下显得温柔而憔悴。她定定地注视着王峰，眼神好像在述说着什么。

这时的她，显得有一点可怜。

3

回到警局后，沈翎径直来到了章局长办公室外，门闭着，先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老李。

“回来了？正等着你呢。”

老李的表情非常郑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沈翎转过脸，看见章局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就这几天的工夫，他似乎已苍老了好几岁，想来他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

“小沈啊，你来的正好，现在进展如何？”

“我在跟进费冰欣的案子，还在等法医出结果。”

“没别的线索了？这案子和王水明一案是同一人所为么？”

“费冰欣是被先奸后杀而死，确定凶手中至少有一人为男性，和王水明一案中凶手是男性的推测相符。并且两个案子的墙壁都用水泥涂遍，不可能没有联系。”

这不是废话嘛？

老李这时侧过脸看了她一眼，沈翎明白他的意思，局长对她的进展不满意，她咬了咬嘴唇：

“局长，关于费冰欣之死，涉及到比较私人的细节，我能不能向你单独汇报？”

章局长的表情诧异了一下，看了一眼老李，现在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她的意思很明显是想让老李出去。数据如果和侦破相关的话，老李是完全有资格站在这里的。可沈翎已经把话放出来了，章局长咳嗽了一下，老李倒是很爽快地出去了。局里人都知道沈翎对涉及性犯罪的案子太过于敏感。

门关好后，章局长疲倦地叹了一口气，看向沈翎，那意思是有什么事快说。沈翎先清了清嗓子：

“其实我让老李出去，是在做是一个冒险。”

这种语气不像是沈翎的，章局长不由愣了一下：

“什么冒险？”

“冒险地做出猜测，至少你不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

章局长听后面色一沉：“你在胡说什么，难道你怀疑是局里的人做的？”

沈翎点了点头，语气显得异常严肃：

“是的，因为我已经知道凶手离开密室的方法了，从中能直接推断出凶手应该是局里的人。这一点我很确定，只是希望那个人不是你。”

“你是不是美国片看多了？局长就是凶手？”章局长想舒缓一下气氛，但没有什么效果，沈翎的脸部肌肉仍旧绷得紧紧的。章局长一下子坐直了身子，问道：

“你真的知道凶手出入密室的方法了？”

“嗯，我敢肯定凶手绝对是那么做的。”

“是哪个密室？”

“这无所谓，用这方法能出入无限多个此类密室，只要内部涂满了水泥。”

“那快说来听听。”这下章局长也紧张起来。

“好，首先综合地说，这次连环杀人事件中的密室是利用了心理盲点来实现的。换个角度说，当我们站在水泥密室内部的时候，它是一个真正绝对封闭的空间，没有任何可以逃脱的密道和藏匿处，凶手也不可能借机逃走，同时也不存在任何帮凶。”

“那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当时也在密室里？可我们没有发现啊。”

“不，他已经走了。”

“哦？那是如何办到的？是在我们凿墙的时候他趁乱跑的么？那应该不会啊，当时我也在场的。”说完之后，他又摇了摇头。

“也不是在那时。”沈翎一口予以否定，“那时警备森严，凶手不会有离开。”

章局长用右手托起下巴，眯起了眼睛，等待她说下去。

“心理盲点是出现在我们进入密室之前，而不是之后。也就是说，进入之前的房间内部，与我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沈翎的表情像在述说一个天大的秘密，令她按捺不住的激动，“直接地说，在我们进入那房间之前，它的墙壁并没有被水泥严丝合缝，墙壁上至少有一块水泥没有涂抹匀称！而这里，恰恰就是我们进入房间时的开凿点！”

此言一出，章局长的表情瞬间呆住，沈翎继续说下去：

“房间内的所有墙壁当时都被涂上了水泥，包括门和窗，这是它和普通密室的唯一区别，心理盲点也正是从这里产生！凶手故意用水泥让门窗从房间里消失，就是为了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门和窗已经不存在了。可一扇门虽然消失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门都消失了，与此同时凶手也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新门，也就是此类密室所独有的水泥之门！他打通墙壁，从那里离开，然后只要保证警察仍然从那里进入的话，对于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而言，这就是一个没有门窗的绝对密室了！”

“我懂了！我懂了！”局长这时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妈的，竟然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心理盲点！”

“是的，在挖掘之前，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无论怎样的密室都存在着一个进入的过程，厉害之处就在于这过程本身，就是让这密室形成的关键条件！当挖掘结束之后，你们站在了房间内，这时的密室就已经真的无懈可击了！凶手在客厅也涂上水泥的作用，想必就是要让你们来进行这种‘挖掘’并隐藏他之前的“出口”！”

“你说的非常对！好样的！这下全都可以解释通了！”不知为何，说这句话的章局长脸上并没有露出欣喜之色。

先是犹豫了一下，沈翎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你们挖掘的时候我并不在场，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凶手的逃脱方法，那么当时提议从那里挖掘的人，应该就是凶手本人了。”

而她知道当时最先在场的警察只有三个人：

——章局长，王峰和老李。

所以一开始她才说“这是在做一个冒险”。

“嗯。”章局长摆了摆手，“我也不是老糊涂，你的意思我很明白，现在你可以叫老李进来了。”

沈翎没有动，用疑惑的眼神投向局长，与此同时心里产生不好的预感。

“老李也有了进展，让他自己和你说吧。呃，那个凶手不是他，当时提议从那里挖掘的人，正是王峰无疑。”

说完这句话的章局长和沈翎对视了一眼，两人的脸色都异常难看。

4

“原来你是黄依花。”王峰这时走上前一步，盯着戴着奇怪面具的中年女人，“所以我一直在奇怪在哪里见过你。”

中年女人明显吃了一惊，浑身颤了一下，但仍然没有开口。

“你怎么知道我妈的名字？”夏雪这时问道，张离这时也皱了下眉头，他可没把这个名字告诉过王峰，而王峰起先连夏雪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又怎么会知道她妈妈的名字。

“哼，原来王水明现场的密室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王峰这时像变了一个人，表情露出了几分狰狞，“好吧，我承认我现在灵魂上也被写下了罪，所以有些事谁都不能怪我了。张离，你终于还是成功了，我承认我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了，我帮你善后，帮你杀人，你放心吧。但你要帮我这轮幸存。”

“真是非常好的转变呢。”张离这时却冷笑了起来：“我真是欣慰死了……哎呦！我忽然忘了如果我这轮帮你幸存以后，我怎么确保你不会马上置我于死地呢？”

王峰说不出话来，他明白自己的想法都被张离看透了，简直无懈可击。

“嘿嘿，安啦，我已经有办法让你下一轮还被选中，这不就可以了么。”张离得意地看了夏雪一眼，这也是他故意让夏雪灵魂印证错误的原因之一。

这样她下一轮肯定优先会被选中，就可以继续逼迫王峰看“罪之源”让他再次被选中以听命于自己。

这就像是一个慢性毒药，要不停吃解药才行，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永绝后患。

王峰会永远成为他的傀儡。

在以后的游戏里，夏雪，王峰和他自己都是固定参与的三个人。

夏雪的作用是“继承”，确保其余两人会被选中。而王峰的作用则是警察调查方面的“善后”和“内应”。而自己才是游戏的“主角”。这样一切就都齐全了，真是太有趣了。

“佩服佩服。看来你真的计划很周全，我承认一开始是小看你了。”王峰的语气冷硬起来，“张离，我会和你合作，一起来玩这场游戏，但我很在意一件事，她之所以会戴着这可笑的面具，一定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吧？”

张离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在意黄依花，看了她一眼，黄依花这时终于开口了：

“你说的没错。”

“好，那我要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话音刚落，王峰就把手枪转向女人的胸口，扣下了扳机。

几乎所有人都对这变故反应不及，就连张离也没料到王峰突然会想杀死黄依花，他本来最想杀的人不是夏雪和自己么？

她本该是最无关紧要的路人甲才对啊。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枪响发出的瞬间，一个人突然冲过来推开了黄依花，黄依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

大家全都愣在那里，那个最后关头救了黄依花命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夏月！

这变故也让王峰呆住了。

然后就看见夏月的右肩膀靠近胸口的位置渗出了大量的血，迅速浸透了粉红色的袖子。子弹应该打到她肩骨上，打穿了手臂也有可能。夏月这时双眼一黑也倒在了地上。剧烈的疼痛感让她快要休克过去。

“你……你不是在后备箱里……么？”

没有人回答王峰发出的疑问，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情，他第一发子弹击中的是自己一直以来都想保护的夏月。

只见黄依花这时迅速地来到夏月身边并脱下自己的尼龙外套，稍微看了下夏月的伤口，就用衣服的袖子充当纱布把她胳膊包扎起来。血仍然渗出来，但流得没那么厉害了。

“我们这么害你，你怎么还……还舍身救她？”这时夏雪开口了，她脸上的表情茫然失措。王峰从中已经听出了大概。估计是他们在把自己放出后背箱之前，就已经先让夏月出来，并把她制服藏在某地。而夏月偷偷挣脱了，她刚才应该是藏在凯迪拉克车后，也许是想寻找另一把手枪，当自己朝黄依花开枪时，她竟然出来舍身想救。

“王……王峰……，当……当初你对我说的话，是骗我么？”夏月仍然闭着眼，但她费力地张开了嘴。她没有理会夏雪，而是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质问王峰。王峰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这时夏雪转过脸问王峰：

“你为什么要杀我妈，又对小月说了什么？！”

“我……我说，要放过你，没错，她只求我一件事，就是要让我放过你。”王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真是个天真的孩子。”

“其实我……”说到这里夏月停了下来，她闭紧嘴咬紧了牙关，似乎想让自己坐起来，可上半身只是弹了一下就痛得倒回原地。

“我们别再这样了好么……”血不断地流出来，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姐姐，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救所有人的……”

“小月……”夏雪这时轻轻地唤了声，却被张离狠狠地打断，“放屁，不要信口雌黄！”

王峰走上一步，就看见夏月此时已经眼窝深陷发黑，脸庞也失去了血色，浑身都是肮脏的泥土，只剩下微微起伏胸膛传递着仅存的生息。即使没有中枪她的身体也已经到达极限了，现在即使婴儿都能把她杀死。这时王峰听到背后传来了张离大声的命令：

“你快去把她杀死，这是我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王峰正在犹豫要不要做时，夏月睁开了眼睛。

“其实我……我知道了那扇‘犹大之窗’。”

“别听她胡说八道，她不可能知道！”看王峰没有马上执行自己的命令，张离暴躁了起来，“快杀死她！你不听我的话么？”

虽然是很可怜的女孩，但王峰还是伸出了手枪指着夏月的胸口，他已经被罪选中了。世界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夏月，你不要怪我，你想说的‘犹大之窗’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我已经知道了王水明和夏雪房间的密室解法，你是一个好女孩，也许只是生错了时代。”

这最后一句话就像是在说：“希望你来世投个好胎”。

背后传来了张离得意的冷笑，就在要扣下扳机的刹那，王峰忽然听到夏雪大吼了起来：

“不要！不要这么杀死我妹妹！”

“你这个婊子！想造反么？”张离马上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夏雪没有躲避，只是眼睛仍然看着夏月，在她还想说什么时候，脖子已经被张离掐住，夏雪挣扎了几下，身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下来。张离这时转过头向王峰怒吼：

“快动手！”

为什么无所不能的张离在害怕这个临终女孩即将讲出的话？王峰心念一动，不由放慢了扣动扳机的节奏。果然，夏月又开口了，这次声音又微弱了一些。

“我说的‘犹大之窗’，不是跑出王……王水明的密室的方法，而是‘罪之法则’本身的……‘犹大之窗’。”夏月表情痛苦地说了下去，“只要知道了这个，就根本不用惧怕什么了……你知道么？我们不用灵魂印证了，也不用惧怕什么了……”

就在这时，夏雪又发出了惨叫，王峰转过头去，就看见张离在猛烈地砸夏雪的胳膊，企图想把她的手活生生折断拔掉一样。王峰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张离脚前。张离怒视了王峰一眼，还是实现地放开了手，夏雪的胳膊那里已经红肿不堪。

“你知道么？我对你很失望噢。”张离的表情像在传递着这个信息。不过王峰这时已经不去顾及了，夏月刚才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她似乎有提到“我们可以不用灵魂印证了”，这可能么？

“这其实是……李富胜告诉我的……他生命垂危，但一直在装死……他救了我……”王峰把视线朝李富胜那边看去，他的身体好像

是移动过，估计夏月前面被塞在了那个坑下面。也许张离本身是打算要活埋她？这时夏月讲了下去：

“不止‘神’能在我们的……灵魂上写东西，其实人……也可以做到。不过人唯一能在别人的灵魂上……写的东西，那就是‘爱’……”

王峰愣了一下，“爱”和“罪之法则”以及“灵魂印证”又有什么关系。夏月是昏头了么？

“爱有什么用？规则二不是说‘罪会改变心灵，但本身的属性不会改变’么？”

“其实……这一条才是‘罪之法则’的关键……‘罪之法则’并不是邪恶的法则……完全在于你怎么看它……这条的意思其实是……‘罪’会改变心灵，但不会被自己的心灵改变……但并没有说‘罪’不会被别的心灵改变……我们人类只有一样东西能也只能写在别人的灵魂上……那是我们人类唯一可以写字的工具，那就是‘爱’啊……”说到这里夏月疼地狠狠咬了一下牙齿，“这份多出来的……别人赠与的爱，其实也是我们人类能延续至今的唯一秘密啊……我们的心就像是被‘罪’附着的水泥密室，但‘爱’一定可以穿透它的……不是么？它是天赐给我们，唯一实实在在存在，并且能在别人灵魂上书写的东西啊……”

王峰整个人完全楞在了那里，自案件发生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穿透犯罪现场的水泥密室，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可以破解一切的“犹大之窗”，而夏月却找到了另一扇么……

“所以，爱就是可以化解一切罪恶的‘犹大之窗’。”

说完这句话后，夏月略带满足地闭上了眼睛。她已经完成了李富胜临死前给她的嘱托，也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

因为漆黑一片的环境中，她又看见了姐姐在自己被子弹击中时悲伤的表情，她已经心满意足。

5

听完了沈翎的复述，老李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声“他妈的！”。

谁都不希望是王峰干的。

沈翎没有告诉他们的是：之所以想到这个解法，是和局里的那次“耻辱”有关。这次的密室和那起事件的性质从某种角度说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在警察进入房间的过程中，导致了某个结果发生了改变。

“耻辱”事件是警察在进入的过程中多了一个死人。

而这次的连环杀人事件是警察在进入的过程中制造了完美密室。

只是没有想到王峰会是凶手，是他的演技太好了么？

“我来说一下进展，技术科的找不到王峰，就给我来了电话，说在王水明的计算机里找到了点线索，我就去看了一下。”老李的嗓子变得有点沙哑，他突然转过头对章局长说，“我现在能先去厕所抽根烟么？憋得慌。”

“去吧。”

沈翎没想到章局长竟会答应，老李则面无表情地出去了。在搞什么？说到一半要抽烟，还非得去厕所？虽在心里这样想她也不好开口，只能焦急地等在一边。这时在她的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又加重了。好像是某种第六感在提醒她要小心。

过了一会儿，老李回来了，虽然已极力掩饰，但沈翎可以看出他眼角红红的。

“好，接下来我废话就不说了，直接讲重点。在王水明的计算机里找到了一些邮件，其中包括一封‘罪之源’信件以及他和夏月的邮件往来。”老李把邮件内容简明扼要地和沈翎说了一遍。

“竟会有这种事情。”沈翎惊讶地问，“这不会有人相信吧？”

“可受害人好像不这么看。”章局长这时叹了口气，“毕竟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说他们呢……”

“问题是这信是谁发的？”

大家先沉寂了一下，过了半晌老李开口了：“既然凶手是王峰，那么发信的人基本也是他了。”

“你是说他想冒充神，来主宰别人？”沈翎呆住了，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悲凉之色。不过以王峰的为人是有这种可能的。

“他妈的！这小子我绝不放过他！这是局里的耻辱！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老李突然大骂起来。

沈翎想去劝，只换来了老李剧烈的咳嗽，他又揉起了双眼。

“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准备走吧。大家一起去。”这句话章局长通常只用在捉拿罪犯的时候，而且很久他都没有“一起去”了。

“可是现在去哪儿找他？”

要去捉拿王峰么？沈翎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局长这时叹了一口气：“你们都知道，他是我的爱将，你们会任由自己爱将孤身涉险么？所以我偷偷叫人在他的车上装了一个追踪器。这件事谁都不知道，我也从不希望会使用。”

更不希望用在这种场合。这是他的潜台词，大家都心照不宣。

显然大家都还没有接受王峰就是凶手这个事实。

这里是 S 市的一个偏远城镇，叫惠南镇，离市区非常远。

一共两辆警车，开来的路上总共用了 3 小时 20 分钟。前面的车上坐的是充当司机的小郑，老李，章局长和沈翎四人。另一辆车上是局里的其它同事。他们还不知道王峰的事，只以为这是一次针对最近连环杀人案的紧急行动。

现在时间是晚上 9 点 25 分。

章局长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过这么晚的行动了，其意义不言自明，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做今晚能回家睡觉的奢望。并且章局长也没有联系当地警方。身为警察的王峰已经涉嫌杀人，又逃窜到如此偏僻的镇上，那么这个镇的同事已经靠不住了。

这完全是一次突袭行动。

大家当然也都有备而来。每个人都配有一把六四式手枪。单从枪法而论，一个一个上可能没人是王峰的对手，但好在双拳难敌四手，敌人又在明处。王峰一定想不到他们会来，也想不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夜色深沉，起到了很好的隐蔽作用，让他们能不被过往行人车辆过多注意。此次抓捕行动本身并不难，只是无法容忍王峰是凶手这个结果。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片空地上，远远地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一幢私房前。

“就是这里了！”老李激动地说了一句。

开到近处，那正是王峰的别克无疑，沈翎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紧张起来。

白色的月光铺洒下来，它要成为今晚的见证人。

沈翎攥紧了拳头，局长和老李也都神色凝重。

这时老李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是那辆车的同事韩斌打来的。事先章局长吩咐了不要使用对讲机，韩斌可能因为看到了王峰的车子而感到奇怪，想询问一下。可现在没工夫多说，老李把电话按掉，同时让小郑把车停下。

别克的车门敞开着，里面好像没人。

“发生什么事也不要出来，在车里保护好局长。”老李说完后看了一眼沈翎，两人同时打开了车门。

小郑在车内点了点头，把枪握在了手上。不止枪法可以，他的搏击术也在市里闻名，曾经多次勇擒歹徒。再看章局长，他就像一个顽固的老头，脸上写着“我不用保护”几个大字，但总算老老实实待在了车里。他也掏出了手枪，随意摆弄了几下，似乎想显示自己宝刀不老。

老李和沈翎走下了车，前者先打了个手势示意韩斌他们在车里待命。他们现在应该以为是王峰孤身涉险，或者被人劫持了。这都没有关系，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就只是保护局长。王峰是凶手这件事需暂时保密。

上前一看，车里果然空无一人。

那一定在附近。

沈翎向四周眺望了一下，只有一幢孤零零的小屋伫立在不远处，就像一个小仓库，周围有一片被砖头圈起来的地方长满了杂草，是这里唯一的生机。他们所在的是一片荒凉地带，一眼望去也没有几幢民房，没有一点灯光。

这里就像坟地一样。

沈翎和老李对看了一眼，互相点了点头，一起朝在附近兜了起来。像预见会有恐怖的事发生似的，月亮把自己藏在了云朵后面。

当走到不远处一个草丛附近时，老李看到地上有点异样。

“你看，这里的土有问题，似乎被挖过了。”

沈翎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一种异样的恐惧在她心里升起。

她猛然回过头，看王峰的轿车正孤零零地停在那里，分外扎眼，车门敞开着。

隐约中她似乎看到王峰正坐在里面。

她马上发现这是错觉，实际上车里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一股疹人的寒意从脚底传来，就像一个恶鬼躲在泥土之下轻轻吐息。沈翎不由浑身一颤，仓皇地后退了一步，双目圆睁地看着地面。

里面有一个死人。

她有这种直觉。

比起谁策划了一切，她现在更担心是谁死在里面。至于王峰是否凶手，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她忍不住蹲了下来，摸了一下泥土，能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微凉。与此同时有一股异样的恐惧在心底肆意滋长着。

这并非是因为胆怯。

而是觉得自己来晚了一步，也许在人生的旅途上，永远错失了什么。

6

当自己被捆住，丢在那个坑里无法动弹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会这样结束了。也不知是过了多久，她才听到头顶上方传来轻轻的声音：

“夏月……”

“哎？”夏月听出那好像是李富胜的声音，虽然很讨厌他，但还以为他早已死了，这时听到他叫自己，还是有几分喜悦的。然后这两个立场奇妙的人物竟然交谈了起来。

李富胜一直在坑边轻轻地说着，他的声音不大，就像是在教堂里对着牧师低语。而夏月一动不动地待在坑里，听着另一个“死人”的讲述，有一种自己已然归西的错觉。

而当夏月看到王峰和夏雪脸上最后的表情时，她就知道李富胜临死前的这最后一番话，完全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回想起李富胜说过的最讽刺的事，是他在最后关头才知道了自己的灵魂上被写下的罪，竟然是：“淫欲”。

他说他生前犯的所有大的罪过，都几乎和淫欲有关。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本身就已经非常淫欲的他，灵魂上被写下‘淫欲’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对女人变本加厉，而是失去了兴趣。这简直就像是老天的玩笑，他也是花了很久才想清楚了答案。

李富胜当时的话简直哭笑不得：

他说他一直在奇怪为什么越来越对女人没兴趣了。原来“淫欲”乘以“淫欲”的结果既不是“淫魔”也不是“伟哥”，这道数学题的答案竟然是改变了他的性取向，他其实开始对男人的……有了兴趣……

夏月当时也是被雷得不行。

老天真是最后摆了我一道啊……他说不乞求谁的原谅，也不会有人原谅他，但在那以后，他是说在灵魂上被写了“淫欲”以后，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好人……这是多讽刺的一件事啊。是在印证结束以后他才明白了这一点的。“淫欲”之罪是不会平白消失的，那肯定因为是他被写下的“罪”让它产生了某种改变，那只有是“淫欲的迭加效果了”了……他甚至还说，在受伤以后还做了一个和男人有关的春梦……这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慰藉了……

李富胜说他一直撑着没死，是因为一直想在最后关头能做点什么来帮助大家，他不是想挽回自己的罪恶，也知道乞求不到谁的可怜和同情。他只是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破解罪之法则。而当他越来越渴望得到那种“新的爱”之后，突然从中受到了启发。他发觉了“爱”是可以写在别人的灵魂上的东西，也是人类唯一可以用来去写的东西……我们

都需要别人的爱……它，能穿透任何被罪和鲜血封闭的密室，穿透每个人的灵魂。

李富胜最后说，原来“罪之源”所警示的不是“死亡”，而是要让我们对别人付出真正的爱……只要能这样，我们的灵魂就会被改写，“罪”也就会消亡了吧……

可是根据“罪之法则”，我们如果不灵魂印证不是就会死么？夏月当时问他。

这取决于你是用善意还是恶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法则了，你别忘了还有规则四是“如果不进行灵魂印证，在特定的时间内就会直接死亡”，至于特定的时间是多长，每个人是不固定的。如果你真的能收获爱的话，这个时间也可能会是一万年吧……

罪之法则原来也可以这样解释？夏月那时才恍然大悟，自己觉得这世界有多可怕，是因为一开始都用了不好的眼光去看待它。

虽然我是最后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我没有……没有后悔来这个世界……

这是李富胜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夏月只听见上面传来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就看见李富胜的身子像一只垂死的螃蟹一样，缓缓的，缓缓的挪到了坑边。他用同样缓慢的动作拔下了胸口沾满鲜血的匕首，也就在这一刻，李富胜全身顿了一下，失去了反应。

他虽然死了。但夏月还是可以看见他的手臂缓缓垂了下来，手掌渐渐地张开，然后将那把后来割开她绳索的匕首，放在了她的身旁。

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在她的胸膛里翻滚，泪水也不知为什么流出了眼眶。她以一种艰难的姿势握住了李富胜最后交给他的匕首，上面还可以感受到尚未消散的余温。也就在这一刻夏月突然坚信：

哪怕只是自己的微薄之力，也一定可以让这个世界做出哪怕一点点改变。一定可以做到。

她希望能用自己的爱，冲进姐姐被封闭的灵魂，她希望不论出现什么后果，只要姐姐能原谅自己就行了。

所以即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当听到王峰准备开枪的瞬间，她猛地冲了出去，推开了夏雪的妈妈抵挡住了子弹，然后也忘了说了什么就昏了过去。当再次醒来时，她张了一下眼，发觉自己现在是躺在婶婶黄依花的怀里。

胳膊那里传来剧烈的疼痛，丝毫都不能动，可她感到身子暖暖的，她开始缓过来了，至少已经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再坚持一会儿了。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又是哪儿，为什么四周看不见一点光亮……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时就听见婶婶以一种轻缓的声音对她开口了，恍然让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某个小时候：

“小月，你终于醒了，你很奇怪我会在这里吧，我正好想给你讲我的故事呢，可是你想从哪里听起呢？”

“姐姐怎么样了？”夏月问。

“这真是个漫长的故事呢，不过幸好她现在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归宿。”

话音未落，夏月就感觉婶婶的身子颤抖了起来。

## 第十一章 密室之门关闭

1

“子弹打在锁骨边上，从现在出血的情况来看，总算没伤到大动脉。”黄依花俯下身子做了初步检查之后说道，“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再加上过度劳累，所以暂时休克过去也是正常的，生命目前没有危险。”

“喂，你为什么要向我妈开枪？！”看到夏月的情况不是太糟以后，肃静的气氛被打破了，夏雪这时嚷了起来。

“你知道她是谁么？”王峰说话的时候，眼睛却看着张离，“她可是章局长的老朋友啊。”

此言一出，张离和夏雪都面色一变。

“我妈不就是整天画画图纸么？和章局长会有什么联系？”虽然是在问王峰，但目光却朝母亲转了过去。

黄依花这时大方地点了下头。

“没错，警局里别人不认得我，但你肯定是认得我的，我的确是和章局长私交颇好。但其实也仅限于此罢了。女儿，其实在你打电话给我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和他参与的案子会互有牵涉。”

黄依花指的是夏雪在李富胜家打电话给她那次。

“章局长让我去看过一个怪案子，那个胖子好像是叫王水明吧，但其实我只是被叫去勘测从哪里挖掘比较好罢了。只是如此。”

“你就少来了。其实王水明根本就是你杀的吧。这件事不是阿西做的，也不是张离做的，更不是别人做的，而是你，明知道会被局长叫去参谋的黄建筑专家。你把所有人都骗了！”

王峰此言一出，张离也皱起了眉头。黄依花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么？”

“因为能完成王水明密室的人，只有你一个！”说到这里，王峰简单地把水泥墙壁的进口其实也就是罪犯的出口的原理向大家讲述了一遍，“当时虽然是我提议从那里挖掘的，但最后能取得这个位置决

定权的人却是你！你只是看我正好选择了你设计的地方，才顺水推舟地没有异议吧。这样一来如果将来出了什么事，你也能很方便嫁祸到我身上。但这其实这也不是巧合，你既然是建筑专家，肯定对那里的房间结构都研究过。避开了门，选择从那里挖掘的概率其实至少有50%吧，结果是你赌赢了，毫无声息地就把密室制造成功。要不是你出现在这里，我想破头皮也想不到是你干的！”

“我什么要这么干？”

“这要问你自己才对吧？你现在站在这里，还能说和这起事件完全无关么？你的目的可能连他们也不知道，章局长就更不用说了！”

“哼，是你自己不知情又在一派胡言。”黄依花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有点生气。

“反正我绝对不会相信你，你如果心里没有鬼，又为何要一直戴着那个面具？也是生怕我认出来才一直不讲话的对吧？”

“确实在我不知不觉地在这整起事件中扮演了众多角色，但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所以我说你在一派胡言，我只是被迫地参与，默默地看着你们。去王水明现场，还有站在这里，都分别是章局长和女儿打电话给我我才会来的。其它任何事都和我无关。连我女儿在内，我和你们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牵连，没有害你们任何人的动机。”

“那你解释一下，为何李富胜到这时才会死？”张离这时也禁不住发问了。

“那只是因为夏雪杀了他之后没仔细检查。也可能是死了之后回光返照一下。”似乎憋了很久，黄依花这时话也多了起来，“我说过我不参与任何事，你们没把人杀死，我也没义务去帮助你们补上一刀。我帮你们做一些事，只是被挟持，别的都和我无关。”

张离听了之后默不作声起来，王峰又问道：

“那我想请问一下建筑专家同志，你既然不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你也知道我不是，那谁才是呢？”

黄依花听后只是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次没有再说什么。

“那么张离，我也打赌不是你做的对吧？”

“呵呵。”张离这时笑了一下，“确实不是我做的。”

“那么真相还不简单么？黄依花，凶手一共只有两个选择，既然不是我，那就只有是你了！”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夏雪突然嚷了起来，“小月刚才的话难道大家都没听到么？小月已经这样了，快想办法治疗啊……”

“治疗？她可能肩胛骨里嵌着我手枪里的子弹，难道还送进医院里去么？”

“你这个混蛋！我告诉你如果你让她死了，你自己也就死定了！”夏雪突然说道，“你现在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硬币法则’，这必须要有两个活的带罪者共同印证。小月死了你怎么办？”

“呵呵，原来如此。”王峰突然脸色一变，月色下他的眼神显得分外冷静，“演了半天戏，情急之下你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此言一出，夏雪愣住了。

“你似乎刚才只想着救夏月，而把该怎么幸存的方法讲出来了呢。”王峰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现在只要和夏月一起灵魂印证错误就行了，我们是最后的带罪者肯定会互相选为彼此制裁者，然后我杀了她就能幸存了，我说的没错吧？”

夏雪面色苍白的点了点头，张离第一次脸色难看了起来。

“那么我倒想听你说说看，我还有什么必要让你们两个活在这世上？”

在月色笼罩的夜空里，声音都像是被吞噬掉了。只有面色苍白的夏雪摇摇欲坠地站在那里。

王峰知道如果不是夏月的出现，他们是断然不会在还被铐住的情况下泄漏可以百分百幸存的方法的。

他知道夏月说的没错，她已经改变了夏雪。

“你这个婊子！”张离突然狠狠地掐住了夏雪的脖子，夏雪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不过她这次没有挣扎，只是眼睛定定地注视着躺在地上的夏月。那似乎是在不停诉说着：我已经原谅了你，你一定要代我活下去啊。

小月，你也要原谅姐姐的任信啊……

就在这么想的时候，一种温热的东西突然涌出了眼眶，她随之感觉什么东西永远地从她身体里失去了，这是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感觉。

小月说的果然是对的，“爱”可以化解掉心中的罪……

妈妈，小月，你们要替我活下去……因为……今天的月亮好漂亮呢……

想完这句话后，夏雪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身子朝后一软，倒了下去。

“不好意思，我把你想做的事代劳了。”在杀死了夏雪以后，张离的嘴角又浮现出了微笑，“拜这婊子所赐，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你杀我了。你开枪吧。”顿了一顿，他又说道，“虽然我敢肯定你以后会后悔，但是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很快乐。”

先是左小腿，张离身子一颤，再是右膝盖骨，王峰看着张离跪在了地上，再是左手，张离闭上了眼睛，打到右肩的时候，张离的嘴角边已经吐出血污，再是右手，张离咳嗽了一下，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然后右胸，张离失去了反应能力，只有血不停地从伤口汨汨地流出来。这时，王峰才停了下来。

“你有什么遗言么？”

“我……我总觉得……”张离依然在尽力做出笑容，“总要放弃生命……走上一段……人生……的旅程才……有意义……”

当张离垂下头后，最后一枪，王峰打在了他的头盖骨上，随着清脆的扑哧声响过，王峰看到有黄白色的脑浆迸了出来。没过一会儿，他的头发都被血污给染红了。

王峰真想走过去看一下他是否最后还保持着微笑，也就在这时，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微微一烫，他本身地捂住胸口，发觉那里并没有事。这时剧烈的枪响才从后方传进了耳里。

他知道自己的后心被打穿了，然后倒了下去。

2

夏月一直侧着身子听着，好让自己的手臂好受一点，可再难受，也比上心里彻头彻尾的悲伤。婶婶把自己不在时所发生的一切都讲了一遍，到这里时她停了下来，夏月不禁问道：

“他也死了么？”

“嗯。”婶婶点了点头。

“是谁开的枪？”

“是我。”这句话吐出之后，空气似乎凝固住了。过了很久黄依花才接下去说道：

“直到那之前我虽然以各种身份参与了这起事件，但我一直都没有做任何坏事，所以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要杀死王峰吧？”

“因为他要杀死你？”

“不是。”黄依花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因为你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

“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直到那时为止，我都没杀过人。”她似乎有点生气夏月没有在意她说的话。

“那.....我就知道了。”现在的气氛变得有点奇怪，而所有人都死了，夏月不禁有了种不好的预感，一定是被忽视的哪里出了错。

“我只是在为儿子报仇。”

夏月顿时脸色大变：“你儿子？.....难道张离是你儿子？！！”

“确切地说。”黄依花这时点了点头，“他只是我儿子的儿子。他因病去世了，把他托付给了我。但我从小就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孩子。”

“那他们自己知道这层关系么？”

“知道，他们一直就以兄妹相称。”顿了一顿，黄依花又说道，“其实也正因为张离的爸爸，夏雪她爸才把我们抛弃了。”

“你说叔叔抛弃了你们？”

“是啊，虽然说是去出海了，但我们做亲戚这么久，你有见过他一次么？难道你有听过夏雪描述过他一次么？”

夏月这才恍然发觉，所有关于小时候的回忆，都没有出现过夏雪爸爸这个人。所以她甚至有一次把阿西想成了叔叔。

“你看，我只是因为犯了一次错，结果就被永远抛弃了呢，他没有给我回头的机会，所以我在外面偷偷地收养了张离，一直错到如今。”

夏月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黄依花就接下去说道：

“我不是没有找过他，可是他本身就是出海的，我怎么找得到？想来早就另寻新欢了吧。人啊，有时真的一次错也不能犯，否则对方永远也不会原谅的呢。”

夏月本来想说“姐姐不是原谅我了么？”话到嘴边就忍住了，转而变成“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因为叔叔抛弃了你，你才对姐姐这么冷淡的？”

“是这样么？我冷淡么？我其实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我平时就忙于工作而对这孩子冷淡惯了吧。但只是想想这房子里抛弃了我们的人，就是这孩子的爸爸，也让我提不起兴趣不是么？我可是一个女人啊，就因为犯了一次错误，一生就被抛弃了，你能想象这种悲哀么？”

说到这里，黄依花突然哭了起来。先是小声地啜泣，然后声音越来越尖利，仿佛是想把多年的压抑和委屈一次性的发泄出来。夏月从没见过这样子的婶婶，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过了好一会儿，黄依花止住了哭声，用力地抹了几下眼泪，马上她就恢复了平稳的语调，仿佛前面什么都没发生过。过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说下去：

“也许是太孤独了，还是失去了太多的缘故，我非常地溺爱张离。有时我是加班，但更多时候我是去找这孩子玩。总之，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毕竟他是我情人的骨肉，虽然小时候他就很顽皮，但我一直就想，只要不断地对他好，他就不会抛弃我。只要这样不就行了么？”

夏月已经不知该说什么好，她看向四周，不知为什么是黑乎乎一片。

“对了，婶婶，这里是哪里？”

“噢，小月，婶婶对不起你，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你听着，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话都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听清楚，而最后怎么选择都看你自己。”

“好的。”夏月点了点头，即使只做这个动作，肩膀那里火辣辣地剧痛也会变本加厉。

“外面就是他们前面谈判和决斗的场所，现在你是在旁边的小屋里，之所以要到这里，是给你灵魂印证用的。这可能是他们本来自己打算灵魂印证的场所，可是他们已经用不到了。”

夏月眨了下眼睛，表明自己正在听。

“小月，虽然除了你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带罪者了，但前面你已经听我说过了，那个杀光所有人可以幸存的 bug 已经不存在了，也没有别的带罪者能和你进行‘硬币法则’，所以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要选择一宗罪灵魂印证成功才行。”

“可是我的线索实在太少了……”夏月心想最后还是此劫难逃，想活下去必定得过这一关才行，不过若真有其它带罪者来和她一起“硬币法则”，死的也一定是自己。

“婶婶明白，所以婶婶现在就会想办法帮你理一下线索，希望能帮到你。然后我就出去，你用推理的方法来灵魂印证，时间可能也要来不及了。”说到这里黄依花摸了一下夏月的脸蛋，夏月明白的确如她所说，不说别的，自己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

“李富胜是‘淫欲’，这我是可以确定的。”

“好的，另外你姐姐说过张离确实就是‘饕餮’，那现在一共分别是：王水明、阿西、夏雪、王峰四个人和你，所剩下的五宗罪分别为：贪婪、愤怒、嫉妒、懒惰和傲慢。你还有其它什么线索么？”

“我还知道王水明不是‘饕餮’，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不是‘贪婪’。”想到这里夏月叹了一口气，“我就仅知道这些了。”

这时黄依花也皱起了眉：“如果仅知道这几个线索，是完全推理不出你是什么罪的。”

夏月连叹气的力气也没有了。被命运追逐到这里，好不容易撑到了现在，可能到头来还是难逃厄运。

李富胜曾说过“爱”可以去除“罪”。可那肯定是需要一种至深的爱才行啊。现在姐姐已经死了，而讽刺的是自己一直讨厌男人，没交过一个男友，没有付出过，又叫谁来突然很深很深地爱自己呢？如果打电话给父母，说到让他们相信自己早就死了吧……而且一旦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来到了这里，自己也一定会被抓进监狱里去的。想到这里，夏月感觉到了绝望。

“爱”这种东西无法具体去衡量，并且李富胜说的方法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法保证一定能奏效。

“对了！小月，在你昏过去的时候，我已经帮你砌了点砖头，现在仅有的水泥已经快干了，你必须赶紧自己在里面完成最后的工作。婶婶也得先出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在外面跟你隔一道墙说话你也听得见。”

夏月心想也是，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她必须赶快灵魂印证完毕才行，至于其它什么麻烦只有以后再想了。

她的身子被婶婶慢慢地撑了起来，她看向四周，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环境。果然是在那片荒地旁的小屋里，屋子很小，里面没有灯泡也没有灯光，空荡荡的，似乎什么也没有。

门口已经被堆砌了很多砖头，只留下一个容人钻出去的小洞。

“你一定要撑住。”看她已经能自己坐着，婶婶拍了下她另一个肩膀，然后快步走向那个洞口，动作有点狼狈地钻了出去。等她出去之后，指了指旁边的地方，夏月看过去，那里摆着砖头、铁铲和搅拌过的水泥。

婶婶是学建筑的，会这些也理所当然。

夏月刚想站起来又感到了一阵剧痛，这时婶婶把脑袋探进来摆了摆手说：

“你先别起来，我还可以帮你完成一些。”

水泥和砖头就在洞口附近，婶婶弯腰拣起几块砖头，从外面帮夏月糊起来。就在这时，一种极为恐怖的情绪突然席卷夏月的全身，夏月不禁颤抖了一下。

“怎么了？”婶婶抬起脸问。也许是光从她背后照进来的缘故，还有那姿势也很别扭，夏月只是条件反射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我只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是正常的，不过小月你放心，婶婶一直都会在外面陪你的。”

夏月点了点头，可这恐惧感并未有任何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婶婶，而是想到了以往的几个密室，凶手都是像婶婶现在做的事一样，从外面弯腰进来糊上了水泥，处理完所有步骤，然后把死者封闭在里面。

那种死者的恐惧，像某种感应般流传进了夏月的心里。

婶婶在不停地忙碌着，光在房间里越来越少。

夏月想起了姐姐房间的密室是怎么形成的，当时是张离在墙壁外做完了一切的事，还强迫阿西的尸体完成了最后的密室步骤，对于当时的阿西而言，肯定也体会到了带有绝望的恐惧啊。

似乎在这种时候，在这种被越来越封闭的环境里，对人性黑暗一面的感应能力就会越强，夏月感觉自己好像被永远禁锢在了黑暗之中。

这墙壁只是形式，在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内心。

每一个灵魂印证者都要经过这种步骤，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

可为什么会这样恐惧？

就在这时，夏月恍然抬起头，就看见婶婶已经把大部分她能涂的砖头都铺好了。这时她把手对着夏月招了两下：

“来一下，帮婶婶把这最后几块也补上。”

3

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场合，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密闭的没有光的小屋里。但自己必须要完成。

夏月一边想着，一边忍住剧痛用一只手把砖头一块块地垒上去，在婶婶的注视下均匀地涂上了水泥。

也不知是汗水还是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夏月努力地闭了几下眼睛，然后继续垒着砖头。她很想跟自己说：

没事的！不会有事的！已经走到了这里，姐姐已经原谅了自己，所以一定要活下去！

但自己也觉得没有说服力。

能否印证成功这种事，和别的都没关系，自己到了现在也只搜集到了这么几条可怜的线索，难道真要靠猜来搏命么？即使真的幸存了，接下来自己该如何面对警察和家人，有这么多人死了，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会被别人怎么看？自己又该如何来解释？

夏月定了定神，决定先不想这些。这时婶婶说道：

“好了，就最后两块砖了。”

夏月看了一眼，没错，就最后两块砖了，在婶婶的殷切的目光下，夏月又放上了一块，在横切面上抹了水泥。

这时，婶婶的目光看着她，好像在说“快，把最后一块放上就行了。”而这时，不知为什么夏月的手停在了半空。

“对了婶婶，我一直在奇怪王水明的密室是怎么形成的，你有什么想法么？”

这潜藏心头已久的问题终于在最后关头问了出来。用王峰说的方法的确能解开密室，可是能做到这种事的只有两个人：王峰和婶婶。

现在两个人都说不是自己做的，她该相信谁，或者说还有其它解开密室的方法么？

“这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王峰吧。”婶婶语气有点生硬地回答，似乎有点不高兴自己被怀疑了。夏月连忙转移了话题：

“你觉得姐姐会被写上了什么罪？”

“我觉得是‘懒惰’。”婶婶摸了一下嘴唇，这是姐姐的惯用动作，“你看她，在杀了李富胜之后居然都没去检查他的生死，你说是不是很‘懒惰’呢？”

婶婶的口吻像在说一个笑话，但夏月不禁心中一动。

按照她的理解，一般在杀人的时候会更直接面对自己的罪，而姐姐真的一直没有去检查李富胜的生死，也许正被婶婶说中了也有可能呢。

这时肩膀又传来剧痛，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多想什么了，决定先把姐姐想成是“懒惰”再说，自见面以来，她的确身上有一种慵懒的感觉。

“小月，我还能告诉你最后一个线索：王峰不是‘贪婪’。别的婶婶也帮不了你什么了，你快糊上最后一块砖吧。”

“为什么王峰不是‘贪婪’呢？”

对这个问题婶婶没有回答，她只是不停示意夏月放上最后一块砖头。夏月只好不再多问。在砖头即将把婶婶脸庞完全遮住的最后瞬间，也许只是错觉，她看见婶婶的嘴角似乎弯起，露出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也就是在这时，夏月处在了一个完全失去光亮的世界里。

#### 4

在黑暗的环境里夏月开始进行最后的推理。

她听信婶婶的判断，在排除了李富胜的“淫欲”、张离的“饕餮”和姐姐的“懒惰”以后，现在是四个人分别具有四宗罪。她的生存概率近似于 1/4。还是没有多大把握。反正四周都是无止尽的黑暗，夏月索性闭上了眼睛。

四周也没有任何声音，但她知道婶婶正安静地等在外面。虽然感觉她怪怪的，但应该不会害自己。如果她真想要害自己，早就可以把她杀了，不用等到现在。

自己的伤口也是她帮着包扎着，自己还多想什么。这种事也许就与如何看待“罪之法则”是一个道理吧。用恶意的眼光看，会看到无尽的邪恶，用善意的眼光看，会看到爱。

夏月把注意力收回，集中到最紧迫的事上。她闭上眼睛思索了有好一会儿，加上婶婶最后告诉自己的，一共整理出了额外的三条线索：

在所剩下的四宗罪里：

- 1, 王水明不是“饕餮”;
- 2, 王峰不是“贪婪”;
- 3, 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不是“贪婪”。

也就在这时，夏月才醒悟过来婶婶最后对她说的话的含义，她最后是想告诉她的是：

——王峰就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

因为那个密室的手法只有婶婶和王峰两个人可能完成，婶婶也知道这一点，前面一直在问婶婶这是怎么回事，她一直默不作声，但心里应该在生气。所以最后用另一种方式再说你不应该怀疑我。

可王峰真的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么？

夏月又感觉不像，虽然后来她也知道了王峰有很多话是在骗她，可有些地方他还是想相信王峰的，也不知是因为什么。

不过现在回想起王水明那个案子的确是有很多疑点。自己最先联系到的人就是王水明，可是他突然就死掉了，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凶手，但他却死得那样惨，还留下了一个至今也没法解答的密室——如果那两个人都不是凶手的话。

只要把这最初的密室之谜化解，并推出杀死王水明案件的真凶，就至少会多一条关于“罪”的线索了。

这可以说是自己全程参与的案件，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突然就在这时，一道灵光在夏月脑海乍现，她想起了王水明发给自己邮件中的一句话：

——“老实说，在看到你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也会被选中。坦诚地说，我为此感到了心理平衡。”

这说明了王水明在遇到自己之前，并没有见过姐姐。

而他早已对灵魂印证的方法了如指掌，并早早地去进行了灵魂印证，这又是谁告诉他的？他肯定事先认识了一个熟知法则的人，这个人肯定是李富胜、阿西或张离的其中之一。凶手在其中的概率非常高。

而李富胜最后和她说过“他所犯下的罪基本都是和淫欲有关”，并且罪在他身上的改变是把他变为了一个好人（只是性取向与常人不同），那么他应该不会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

这样一来凶手就只剩下两个人选了，也就是阿西和张离。

阿西也是被关在密室中杀死的。可是张离的那个方法对王水明的密室并不适用。他们两个人都有杀死王水明的嫌疑。而张离和王峰说过自己不是凶手，他杀人如麻根本就没必要骗人吧？所以阿西就是凶手么？

这时右肩又传来了此骨的剧痛，让她的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弹，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可能是因为失血过多，头脑也开始发昏。她甚至都无法知道等会儿自己是否还有力气起来进行灵魂印证。

但必须得把最后的推理做完。

阿西是凶手又意味着什么？

夏月用尽了全力勉强集中注意力，开始回想起了自介入这起事件开始的一幕幕经历：收到了“罪之源”（现在想来是姐姐故意寄给自己的），认识了王水明，和姐姐商量之后决定去王水明的现场找寻线索……

这些事情现在想来都已经恍如隔世。

突然，夏月想起了王峰的那个电话，当时自己正在去费冰欣现场的电梯里，而王峰叫自己马上去警局一趟，并说有危险，因为王水明的尸体遭受了残忍的虐待。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谁也没有给出解答啊。

现在想来这是本起事件中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疑点，而对于现在的夏月来说，它可说是珍贵的救命稻草……

因为任何无法解释的疑点，都可能会带来新的发现。

夏月也想起了费冰欣的死。她一定是遭姐姐嫉恨的无辜受害者。她想起了被子下那无法被刺着匕首的心脏，和露在外面的两个脚丫。

然后的经历就是自己被关在姐姐的房间里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虽然也在封闭的房子里，但处境毕竟比那时要好多了。

就在这时，夏月忽然呆住了，她想起阿西曾说过一句看似不经意又有点奇怪的话，她当时一心以为阿西就是杀死费冰欣的凶手，阿西那时好像回了句：

——我没有杀死费冰欣，更没有那个时间。

他当时为什么要特地对她说没有这个时间呢？难道那个时间让他感触很深么？而那也正好是王峰告诉他尸体被虐待的前夕。也就是说，王水明的尸体很可能就是阿西虐待的！

快！就顺着这条路想下去！夏月发现自己似乎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她记得费冰欣好像是那天上午死的，如果那时阿西先杀死了她，再去警局袭击了法医和王水明的尸体，最后回到了夏雪的房间。也不能说阿西完全没有杀死费冰欣的时间，所以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

——阿西如果一直都没有时间，他又可能会在哪里呢？！

夏月突然激动地几乎要叫起来，她已经如醍醐灌顶般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她突然明白了凶手是怎么从王水明的房间里消失的！这真相就是凶手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凶手一直就待在了那个房间里，他是躲在王水明的身体里！！

夏月突然开始大口喘起了粗气。她自己也很惊愕会跑出这个念头，可这应该就是当时唯一的解释！阿西真的是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他最后是通过藏在死者肚子里的方法离开了密室！这种事，不是只有阿西这样的侏儒才能做得到么？！

这种豁然开朗所产生的喜悦感令她无法形容。

与其说阿西是故意去袭击法医，再对王水明进行二次虐尸，倒不如说当时的情景是他一直就待在死者肚子里，被迫袭击法医离开警局！

在警察看来王水明的尸体在警局里遭受了很大的虐待，这至少有一部分是阿西在之前就完成的杰作！他肯定事先就把他的肠子和内脏

掏空了，或许只是肠子，阿西只要挖掉一部分就能躲在里面了吧？他一直就躲在里面，包括我去看那具尸体的时候！

还有那些匕首，王水明背上的那五把匕首，可能根本就没有别的含义，阿西在杀死了王水明和涂上水泥之后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让警察把尸体翻过来罢了！因为一旦翻转过来，可能就会暴露了他藏在王水明肚子里的窘境！为了以防万一，阿西还特地砍下了王水明的手指穿在匕首上。这样看起来就更具有宗教意味，让法医不敢对尸体轻举妄动。至于王水明身上的那么多的伤口，也是为了让法医决定回去验尸才特地弄出来的吧？

警局反而是警察最容易松懈的场所啊！所以阿西能顺利击倒法医离开也并不奇怪。当时不会有谁搞得清状况。

一口气地想到这里，夏月发觉自己连膝盖也在微微颤抖，这是因过度激动导致的。

那么说那里的水泥是王水明自己涂的，阿西就是教他灵魂印证的人。

他们一起被关在密室里，难道说是阿西想使用“硬币法则”么？

不会，以阿西的性格不会做这种危险的事，藏在尸体肚子里离开密室的方法真的具有很大的风险。

阿西这么做一定有其它迫不得已的理由。

这时，夏月就想到了自己被关在姐姐房间里的情形。如果在那种情形下……

对了！阿西和自己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肯定是被逼无奈地和一具尸体同处于一个密室，他不知道如何离开那个房间，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深陷囹圄的小丑。以他之力无法凿开被水泥封死的墙壁，要么死在房间里，要么就是等警察从外面破墙而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他会被认定为凶手束手就擒。和那时的她完全一样！

在那种迫不得已的情势下，阿西才想到可以躲在王水明的肚子里。这纯粹是被逼无奈之举。

在当时那种紧急的情况下虽然这样很可能会被抓住，但也只能试一试了。

这样一来动机也就解释通了。

夏月终于看到被深埋的真相开始渐渐浮出了水面。

可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阿西因何会遇到那种处境？

张离不会禁锢他，只会直接杀了他。

那种时候找代罪羔羊还为时过早，并且阿西肯定不是这种人选。他知道太多的秘密，告诉警察后会让张离很困扰。

同样凶手也不会是王峰和婶婶，他们即使和阿西有仇，也不会利用杀死王水明来陷害他，还弄得这么复杂。

鉴于王水明的灵魂印证方法是从阿西那里得来的，他们之前应该是一种“合作者”的关系。可能是王水明不放心自己灵魂印证的方法是否正确，才拜托阿西一起在里面指导的吧。这样阿西也能从中多得到一些信息和线索，于是就答应了。这样乍看很合乎逻辑，可那之后王水明又怎么会突然在房间中暴毙，阿西也陷入了无法离开的窘境呢？

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才对。

难道是王水明灵魂印证失败之后，阿西被选为了制裁者么？这虽然也是一种可能，但阿西只要还存在一丝理智，应该就不会让自己落入那种狼狈的窘境，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离开现场啊。

那如果不从制裁者的角度考虑，而是从王水明的角度来逆向考虑呢？他应该也会很提防阿西，不会死得这么惨吧。

那为什么结果会是那样呢？

对了！夏月突然想到：

——面对死亡也就是在最直接地面对“罪”。

可那不一定是制裁者面对别人的死亡，也可能是灵魂印证者面对自己的死亡！

李富胜也正是在被刺杀成重伤的情况下才明白了自己的罪。也就是说，那时王水明的“罪”一定也发挥了某种作用。

很可能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和意外的人不是阿西，而是因“罪”而失控的王水明！

想来想去，夏月也只想到一个“罪”会出现这种效果，那就是“愤怒”！

是王水明因印证失败而恼羞成怒，“愤怒”之罪在当时完全主宰了他，他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希望，怒不可遏之下，是他率先对阿西动手来宣泄心中的愤怒！也正是阿西教他灵魂印证的。

只有不顾一切的愤怒，才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

然后回溯下去，阿西在接下来的自卫中杀死了王水明，才被逼到了不得不通过他肚子逃离密室的绝境。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于是也就有了新的结论：王水明的灵魂上被写下的“罪”是“愤怒”！

夏月知道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这样一来，已经有四个人的罪可以厘清，分别是：

李富胜——淫欲；

夏雪——懒惰；

张离——饕餮；

王水明——愤怒。

在剩下的三宗罪里，根据之前的线索，杀死王水明的凶手不是“贪婪”，也就是说阿西不是“贪婪”。

而婶婶又明确说了王峰也不是“贪婪”，在这最后三个人对应的三宗罪里，已经有两个人确定不是“贪婪”了，不用管他们分别是什么罪，已经可以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

自己才是“贪婪”之罪！

Oh Yeah!! ~~

这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喜悦感受，自己终于明确灵魂上被写下的“罪”了！

没有想到这种好事竟然也会落在自己身上。

现在来回过头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贪婪的表现么？

虽然不是很明显，夏月忽然发觉不想付出一切，又想在这样的世界很好地生存下去，即是贪婪的一种吧。

她发觉这世上也许每个人都是贪婪的，不论是快乐，还是爱，或者是邪恶，还是恨，每个人都在无止境的索取着，她只是一个普通人，每一个普通人都很贪婪。

也正是因为贪婪着“生”，才能让她活到了现在。

不管结果怎样，夏月已经决定就这样进行灵魂印证了。

她知道，之前的每一步推理并不是牢不可催，但对于她而言，在这种条件下她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她的唯一出路，也是她最后的极限了。

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夏月决定就这样躺着。

顾不得钻心的疼痛，她在黑暗中把双手握在了一起以示虔诚。在深呼吸之后，她终于说出了用无数艰难、悲痛、汗水和鲜血才能换来的话语：

“不知该怎么称呼……您才好，跟随我以久的‘罪神’，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之后，我想虔诚地向你忏悔我的‘贪婪’之罪，你在我灵魂写下的罪正是‘贪婪’！”

因紧张导致手臂肌肉过于用力的缘故，疼痛瞬间席卷了全身，她紧咬着牙关也不松手，就这样过了很久之后。她突然感觉有两道泪水从自己的眼眶滑了出来，顺着脸颊钻进了头发里，或者落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这种感觉非常奇特，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哭，这并不是自己的眼泪，似乎是神在用自己的眼睛流泪，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跑了出来。

真的是神在用自己的眼睛而流泪么？

夏月这样问自己。

总之这种感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定是神，用我的眼睛流出了眼泪。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能确切感受到的解脱，就像是一道枷锁自动从心里脱落了。虽然身体的疼痛让她继续呲牙咧嘴，但心里却感受

到了一种真实存在的轻松和畅快。就像有美好的气味被吹进了胸膛，包裹住了心脏。

她想一直体会这种快感。可这种感觉就像风儿一样从心头掠过之后，就被吹散，幻化为了无形。

不管怎么说，夏月现在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自己灵魂印证成功了！

尝试过这种喜悦的她，觉得今后的人生不论再遇到什么挫折和打击，都可以很好地面对。

不用管心里曾有过多少罪恶，曾有过多少次想死的念头，也不用管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因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 最终章 传播者

警察篇

“哼，看来这里不止一具尸体呢。”老沈的脸色极其难看。

“那找找看还有没有吧。”沈翎一边说着，目光只是待待地盯着地上。

老沈把这具女尸摆到了王峰的边上，默默摇了摇头。

“咦，那儿有个东西。”老李发现了什么，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那个取了出来。

这是一个翻盖手机。老李打了开来。

“你看，这里有一个未看短信。”

“打开看看。”在沈翎的授意下，老李有点紧张地按下了大拇指。只见屏幕上只出现了一行奇怪的话。

“你知道这短信是什么意思么？”老李问。

沈翎摇了摇头。

“谁发的？”过了半晌沈翎问。

“是陌生的号码，不过那句话旁边有一个署名叫‘传播者’，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先不管这个了。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么？”沈翎指了指那个洞口。

“你问我……那你真的问错人了。”老李说完了这句之后，两人一起把目光投向王峰的尸体。

过了半晌，老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望着黑黢黢的土坑发呆。

“我知道你挺喜欢王峰的。”过了半晌，老李掏出了一支烟，点上了火，“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你不好去勉强。”

“你们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沈翎这时背过了身子，好像用手擦了一下脸颊，“只是我今天真的好累，我从来没有这样累过。”

“如果真的很累，就也来抽一根烟吧。”老李说着就去掏烟，“年轻人永远不会懂，一烟解千愁。”

他突然感觉后背被什么东西撞到，耳边传来了痛彻心扉的哭泣声。  
老李手一个没拿稳烟掉在了地上。

他叹了一口气，不知这哭声何时才会停止。

夏月篇

“婶婶~~婶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夏月大声呼喊起来，现在她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部位就只有嘴巴了。

“不用这么大声，我在。”

“我灵魂印证成功啦，你知道吗？我灵魂印证竟然硬碰硬成功啦~~”

“那真的太好了。”

“你是认定为王峰是凶手，再根据我给你的线索来推出他不是‘贪婪’么？还是有其它什么理由？”

“这并不重要吧。”

“对啊，对啊，这已经不重要啦，哈哈，反正我能印证成功就行啦，我的运气实在太好啦~”

“是呢。”

这时，夏月从满心的喜悦中觉察到了婶婶的态度似乎有点不对劲。

“婶婶，你快帮我弄开水泥让我出去吧。”

“我不会这么做的。”

声音从里面听起来很轻，就在被砖头覆盖的洞口那里，她一定就蹲在那里讲话。

“婶婶？你在说什么？”

一种无法抑制的焦急和恐惧在夏月心底升起。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么？我想杀了你。”

在这漆黑的房间里，从一墙之隔的地方传来的低语就像恶魔的声音。夏月从心底泛起一阵寒意。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戴维尼熊面具么？”黄依花这时问。

“为什么？”

“看来你真的健忘了，夏雪最喜欢维尼熊了。”

经这么一说，夏月也想起了姐姐房间里的确有好几个维尼熊布绒玩具。

“可是……姐姐已经原谅我了啊……”夏月的声音已经抑制不住哽咽，“你知道么，她真的原谅我了啊！~~这是真的啊，我看到了她那时的表情，不会错的~她真的原谅我了啊！”

“你知道么？我本来是想救你的，因为你救过我的命。”黄依花压着嗓子说话，让声音听来更加恐怖，“可就在你印证的时候，我发觉了一个真相，是谁也没有察觉的真相。”

“你在说什么？你是说王水明那个密室的解法么？我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是阿西藏在为什么肚子里逃出去的，阿西才是凶手啊。”

“不，我是说我女儿的死，我明白了原来我和你都是杀死她的凶手，她不应该原谅你的，她只是被你骗了。”

“你在说什么？！”

“当我以各种身份参与你们的事，本身又不是带罪者时，就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这只是我自己随便起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想说，其实每个普通的人类都是罪的传播者，我们不是罪之源，只是罪的载体，我们不会犯任何罪，但我们会忍不住传递你们心里的罪恶。不过我这么说你也不会真正地明白。”

“你是说你们在传递仇恨？”

“有一点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这个道理。罪的主体怎么看是一回事情，但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传播者才是主体，源头根本不是关键。火药发明者从来制止不了战争，耶稣也拯救不了世人。你们被选中的人可以互相原谅和忏悔，但即使我女儿真的原谅了你，你也无法换取我的原谅。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们可以互相爱，但没人会爱我。我们一直都被你们忽视了。却默默地接受你们的罪恶。你们彼此之间忏悔，又与我们何干！”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说是我和你杀死姐姐的？”

“你知道夏雪和李富胜‘硬币法则’的事吧？”

“我知道。”

“其实把你丢在那个坑里跟李富胜说话，是他安排我这样做的。我知道他的确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好人，就像之前说的，我只是传播者，不止传播罪也会传播善。在我儿子死之前，我没有杀任何人，也没有揭露李富胜并没有死的事实。我听从了他的话，让你们对话，然后李富胜就改变了你，你在之后挺身而出救了我。这也可以说是我善有善报。因为你舍身相救下我才活到了现在，所以我决定帮你印证成功。”

“那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我。”

“让我说完吧。你救了我这件事，在之后也唤醒了女儿的良知，她才会在之后为了救你而说出了‘硬币法则’的秘密，从而被张离杀死。本来她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我也为此很难过。”说这句话的时候，夏月的眼泪真的流了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倒推一下，如果她没有被唤醒良知，也就不会为了救你而说出‘硬币法则’的秘密，也就不会被张离杀死。好，让我们再倒推下去，如果你没有去和李富胜谈话，也就不会对我挺身而出，我就会死掉。而我女儿的良知也就不会被唤醒。”说到这里黄依花顿了一下，“难道你还没发觉么？这样的话我女儿也就不会死了。如果从头开始回溯，如果李富胜没有变成好人，就不会去找你说话，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所有悲剧。”

虽然在完全没有光的黑暗里，夏月的双眼却像看到了极度恐怖的东西而扭曲了表情。

“你难道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发觉么？规则三“除了改变被选者的心灵，罪不具有其它任何能力”是带罪者杀死别人的唯一方法，这并没有说一定是让带罪者变坏，而让带罪者变好，同样也是杀死别人的有效手段之一。”

这恐怖的每个字，就像蠕动的蛆一样钻进了夏月的脑海，不停地噬咬。夏月拼命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其实我女儿的‘硬币法则’失败了。她可能是因为‘懒惰’没有完全杀死李富胜，或者是因为李富胜要完成杀死我女儿的使命而被“罪”强撑了很久。而与此同时‘淫欲’之罪也让他变成了好人，可这正是李富胜的“罪”用来杀死我女儿的高明手段。和张离逆转‘罪之法则’的bug同理，这也是李富胜死后埋下的炸弹，通过你的心死了我的女儿。”黄依花的声音沙哑了起来，“其实你们都被神骗了，神并没有拯救李富胜，之所以把他变成了好人，其实这才是唯一可以杀死我女儿的手段。李富胜自己也对此浑然不觉，你更是无意中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你传递了李富胜的‘善’，感染了我女儿，女儿才会为了救你而被杀死，这样也就完成了李富胜的‘制裁使命’，其实你们自以为找到了bug，其实一切仍然在遵循‘罪之法则’，这才是一切的真相！我最爱的儿子被杀了，现在女儿也死了。既然你也是帮凶，就像王峰一样，所以你也该死。”

夏月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

李富胜最后垂下的手滑落了匕首，落在她身边的画面在她脑海中重演。难道自己接过匕首的刹那，是在帮助他向姐姐捅去最后一刀么？

难道自己的内心，成为了李富胜死后杀死姐姐“炸弹”？

“罪之法则”真的如此残酷么？

——“她不应该原谅你的，她只是被你骗了。”这句话在夏月的脑海里回响，突然就在这时，夏月感觉到了呼吸困难。她情愿相信刚才所有话都只是婶婶的胡乱猜测，可是她依然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为什么“罪之法则”不论从善意的角度理解（比如最后变成好人的李富胜和她自己），还是恶意的角度（比如婶婶、王峰和张离他们），让带罪者们所做的事都是一样的？结局也完全一样？

“哼，可能你也察觉了，‘罪之法则’并不是绝对的‘恶’，也不是李富胜那可笑的‘爱’，那既不是‘罪神’，也不是‘爱神’，它只是我们所谓的‘人性’！‘罪之法则’你从哪个角度理解它都行，而结果也都是一样

的！不管你怎么理解，真相都是李富胜按照规则被选为了‘制裁者’，利用法则杀死了我的女儿而已！”

“啊……婶婶……”夏月突然喘起了粗气，“我好难受……”

“你也差不多应该发觉了。这个地方我早已仔细检查过……只要糊上那些砖头，就是这世界上最绝对的密室，房间里真的没有任何缝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快要死了……”

“你知道其它水泥密室，和这里有什么不同么？”

“我……我……我突然好难受……”

“我告诉你吧，其实在之前的每个房间里，比如所有的居民楼总归会有各种各样的缝隙，比如空调孔、电话线孔、有线电视孔之类的，人们才一直忽略了真正密室的可怕之处。而建筑可是我的专业，这里我进行过彻底的‘修护’，连水泥都是特制的。我可以保证，你现在是在一间绝对封闭的房间里，是这世上最绝对的密室。”

夏月突然开始大口喘气，可不管如何用力，都感觉身体里的血管都要剥离似的难受。她这才恍然发觉：原来房间里的氧气要耗尽了。自己一开始的头晕也可能是缺氧所导致的。

“婶婶……你……为……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狠……”

“虽然空气进不来，但房间里讯号应该还是有的，我担心警察会来，现在得马上走了，这个原因我过一会儿会通过短信告诉你。”

短信？

夏月这时把手摸向牛仔裤口袋，那里鼓鼓的，原来自己的手机在昏倒时被放了回来。

在彻底的黑暗里她用最后的力气坚持着，不让自己昏迷过去。

已经分不清是为了要活下去，还只是为了收到那条短信。

她知道自己就快要死在这个密室里了。却突然很好奇如果当时自己灵魂印证失败的话，又会怎么死法？

会比现在还难受么？

又是谁来杀她？

也不知过了多久，手机终于响了一下。

这就好像是期待已久的福音一样，顾不上钻心的疼痛也会让她更快地消耗氧气，她用尽全力打开了翻盖。

果然有一条新短信。

她用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了它。

上面出现了一一行字：

“我是温柔的空气，没有形状的彩虹，你找不到我的~~”，旁边有一个署名“传播者”。

力气完全丧失之后，手机也拿捏不住了，和她垂落的手臂分别落在了地上。

在这没有光的环境里，她突然感觉自己幻化成了一只白色小鸟，在无止境的深渊里潜行。它越飞越低，然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坠落下去。沿途它不论多么睁大眼睛也看不到任何风景，只有无边的黑暗。于是它就在脑海里幻想着最美丽的景色。有豪迈而蔚蓝的海洋，茂密的绿丛，红彤彤的夕阳和七种颜色的彩虹。它们都象征了无尽希望，一一在脑海中掠过，直到白色的翅膀和坚硬的峭壁进行了最后的碰撞，所产生冲击让它整个身体顿时血肉横飞。

而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些美妙的风景，它却为能感受到那片刻的真实疼痛而满足。而比起那满足，它却为最后没有听到一个虚假的肯定的回答而遗憾。它是这么问的：

“姐姐，我想问你哦，你在那边过得还好么？”